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内容简介
- 作者介绍
- 图书卖点
- 编辑推荐
- 媒体书评
- 目录（1）
- 目录（2）
- 序言（1）
- 序言（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美貌（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美貌（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碧翠丝•里克特（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碧翠丝•里克特（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碧翠丝•里克特（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碧翠丝•里克特（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友情（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友情（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友情（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苏珊娜•罗森（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苏珊娜•罗森（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苏珊娜•罗森（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苏珊娜•罗森（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我的工作表（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我的工作表（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我的工作表（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6）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2）
- 《与猫共舞?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6）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6）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6）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7）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8）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6）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7）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8）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4）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5）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3）
-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4）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中年危机的自传小说，读来有点令人心酸，作者在关注自身情感归宿和生活意义的同时，也不忘积极寻找快乐和希望。虽然仍是单身，只有两只猫陪伴，但她对将来的生活满怀期待，期待“和某人或某物谈点恋爱”。全书以循环连续的方式，巧妙地将对家庭、工作、爱情、友情、生死、音乐和猫的描述组合在一起，是一本充满光彩而又富有深意的书。

作者介绍

斯泰西•霍恩，1956年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在长岛长大，毕业于塔夫斯大学的美术馆学院，并在纽约大学取得了交互电信学的硕士学位，现为专职作家、商人和兼职记者。2001年，出版自传性质的《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其他作品还有《难以置信》等，拥有网站“echo”。

图书卖点

1．《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是一个关于单身女性的富有光彩的书。2.本书在内容上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情感、家庭还有她的两只猫，而对于死亡的特别看法是本书亮点之一。3．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虽然不时陷于惶恐和不安的情绪，但是对于单身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排斥，她会自己寻找一些排解的方式，比如打鼓、在自己的网站与人聊天，还有与自己的猫对话，在文章的结尾，她对未来充满期待，期待会有惊喜。

编辑推荐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了独立而有点让人伤感的单身生活，在很多时候，这些女性都对这种状态经常会感到惶恐和不安，并且会因此怀疑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生活意义。拿霍恩来说，她年近中年，只有两只猫陪着生活，有自己的网站，着迷于寻找家族历史和探寻死亡背后的真相，她采访老人们对老年生活和死亡的看法，这些琐碎的事让她重新认识自己的单身生活和中年危机，单身生活所带来的危机感和不安，在死亡面前微不足道，将来会如何？只要满怀期待，就不怕孤单。

媒体书评

“是琐碎？是自我放纵？不，这是同道中人在机智地面对死亡。”——大卫•盖茨，《新闻周刊》“一个遥控器超人和猫的古怪迷人故事。”——玛丽•盖特斯齐尔 “这是对一个古老而有意义的主题：死亡，展开的独特沉思。霍恩痴迷于对必死命运的沉思。同时她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个故事中有时候会让你被心碎包围。也有时候——而且不止一些——会让你因为自己惊喜的笑声猝不及防。”——米卡尔•吉尔摩，《杀手悲歌》作者“霍恩的直率，无法对读者撒谎的性格，词句有趣的运用，和那对于未知无从避免的癖好，使得本书更有意义，更深沉。斯泰西•霍恩把本书称为“不健全的传记”，但我认为它是一本以勇敢、独特方式阐述冒险和失败经历及期望每天都能活在完全的光芒中的书。”——嘉娜•西西莉亚诺“确实，阅读这些感人、令人吃惊的有趣短文意味着以霍恩的智慧，关爱，对死亡的迷恋及双眼去看世界和欣赏其风景。作为一个不能停止谈论死亡的人，霍恩有力而可爱地讲述了生命的快乐。”——纽约作家珍•内瑟

目录（1）

序言 3音乐 4猫 6罗曼史 7死亡 8乡愁 9投票 11罗曼史 12猫 14工作 15音乐 16幻想 17美貌 17碧翠丝•里克特 19猫 22死亡 23家庭 24乡愁 26幻想 27猫 29友情 30工作 32音乐 33猫 33苏珊娜•罗森 34死亡 37我的工作表 38罗曼史 40猫 43家庭 44幻想 45死亡 46工作 50投票 51猫 52工作 54投票 55死亡 55死亡 58工作 60死亡 61音乐 63死亡 63猫 64乡愁 65

目录（2）

罗曼史 66死亡 67音乐 68投票 69猫 70死亡 70瑞克•卡里奥 72投票 75工作 76家庭 78猫 81幻想 82罗曼史 84死亡 85猫 88死亡 91猫 95乡愁 96猫 100音乐 103死亡 104投票 105猫 106工作 108罗曼史 110乡愁 111投票 112猫 113露丝•亨特 113工作 116美貌 117死亡 118幻想 119投票 122尾声 123致谢 127

序言（1）

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以同样的方式看电视，每隔几秒就按遥控器，无情地转台。我把电视机当幻灯机用，起居室里的亮光不停地闪烁——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太少节目值得认真去看，或者值得连着看几分钟。我的生活怎么样呢？没有什么不同，我从不在同一件事情上停留太长时间。所以呢，如果觉得无聊了，也不会无聊太久。我的问题是：第一，我看太多电视。举个例子，我在艾柯（艾柯是由我建立的网上服务网站）上现在有了点麻烦，在那里，人们登录然后随便说些什么。我一般会说："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已经这么晚了？天知道我已经读啊写啊多少小时了，我应该要看《西方之翼》的！帮我个忙吧？如果你们看到我在有重要电视节目的时候登录，请你们提醒我退出。"第二，我42岁，单身，虽然已经宣布想安定下来了，但我还是像16岁时那样，觉得婚姻或者其他离我还很远。我孤独，但是却不会用我花在生活其他方面十分之一的力气去搞浪漫。我每天至少工作8小时，我为什么不花上那一半的时间去找真爱呢？我是个胆小鬼？不是，我只是就想这样。我的朋友史蒂文说，如果我愿意， 一年之内我就能结婚。由此可见，主要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男人，而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这样。唉，我害怕这样。我认识的单身女性流行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我们不是像神一般，不是那么强大，所有的事都会更好的——这有点太抬举我了，不过我们很具威胁力的想法又让人觉得很受鼓舞。对，疯狂的人总能找到真爱，监狱里的囚犯都能结婚。我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我跟我朋友说："我一定是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但是又没人能告诉我我是什么地方不对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第三，就像我说的，我的生意——网上服务，有了麻烦。不过我不在意，真的。我已经对我的新媒体极其厌倦，我宁愿看电视。现在是时候继续看了，但是我拿什么来给我现在正在用着的笔记本电脑付款呢？我的第一本书卖得不好，没人愿意买我的小说。

哦，我还有两只患糖尿病的猫：维茨和毕默茨。我每十二个小时就必须给它们注射胰岛素。更糟的是，毕默茨还患有肾形矿脉，所以必须每隔一天接受皮下注射。它甚至还有一个我都说不出口的恶心的病症。当我碰到新认识的人，告诉他们有关我那两只猫的情况时，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不人道毁灭了他们？"朋友们啊，那是因为我可以倚靠着它们，用力闻它们的头，闻那泥土、树木和叶片的味道——那是一种充满沼泽气息的味道，仿如来世的味道，完全打破苍白的味道。也许，这是一种在所有工作结束后的小小安慰，但那已经几乎囊括了所有。

序言（2）

最后的问题，我花太多时间在与死亡有关的东西上。我买所有有关死亡的书，我看所有有关死亡的电影。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做徘徊于俱乐部与俱乐部之间的派对女孩，而是把我所有的空闲时间花在寻找废弃的地下室和阁楼里的盒子；在葡蔓蜿蜒、荆棘横生的荒墓中寻找出路。我想挖掘，我想找出那些被人遗忘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能复兴这些遗失的历史，我就赢了。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认为。现在说我的中年转折——或者说，是我早期的中年转折。我总是很急，如果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我宁愿它马上发生，然后做个了结。我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写下我正经历着什么，因为写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让我觉得：我离解脱只一步之遥。如果可以，我想阅读中年生活，除非写中年生活的什么都没说，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可读的著作。盖尔•希伊让我有想打人的冲动。我承认我根本没读过她的书，但她在《通道》一书中的想法让我很难过。我觉得生活的主基调应该是糟糕的。这是从我朋友莉斯•麦高希斯那里学来的，她说："生活本质上烂透了。"（我必须赞成也应该赞成。）变老没那么好。人们是怎么了？我讨厌劳伦•巴考尔和那些该死的抱持"有皱纹是健康的"观点的人。劳伦，变老以后会是什么？谢谢，是死亡！如果盖尔•希伊把她的《通道》取名为《你准备做什么？》，她会让我成为她的读者。几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名叫"希望"的讨论会。我所听到最充满希望的一句话是："生活是艰难的，但中间夹杂着一些荣耀的瞬间。"我不记得是谁说的，所以我没能在该赞赏的时候赞赏他。我只是想起了那些有自杀想法的人，一些荣耀的瞬间，就已经足够了。我们都已经反反复复读过人们是怎么上演他们的中年转折的了。是啊，是啊。女人们是怎么做的呢？这本书会告诉你。我差不多想出了所有可能的情况。我的痛苦会成为你的消遣。我会回首生活中不同的道路，也许更多地回到其中的一些，因为在那些

道路上，发生了更多的事情，或者因为我对这些道路更感到困惑，又或者我无法控制地犯下一遍又一遍同样的错误——不要和做音乐的睡觉，不要和做音乐的睡觉——这是我对自己的新规定。不过我一有机会就会马上忘记，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出现，像我20多岁时的周末奖励一样。你猜猜这样怎么着？结果是情况更糟。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想放弃一切去流浪，去那些让人感觉所有事情都能一直继续到永远的地方。现在，我就一直等着我的猫死去，然后就离开出发。但是离开就是解脱了吗？又或者只是逃避？我这是在骗谁呢？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就好像我的痛苦生活都是我那两只猫的过错，只有等它们死了，我才能解脱。所以，我的猫必须永远活着。这些很难，变老很难。我很孤独，而且我还有两只病猫，我很恐惧。但幸好我并不经常如此。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1）

我不曾看见死亡的来临。这一秒，我还拥有无尽的未来，下一秒，我就有了肚腩，生命只剩下最后很短很短的时光，最恐怖的是——我知道我会死。我读了舍温•纽兰德在《我们怎样死亡》一书中提到的“平和—死亡—幻想—粉碎”，这让我我感觉更糟。我正好在40岁生日之前读完这本书，一想到40岁以后的生活，我就陷入了逃避和道德恐慌之中。现在你要干什么，现在你要干什么？哦，天啊！哦，天啊！我的思想开始奔驰，就像一只开着的奔涌着的水龙头。然后，我想：总会有摇滚明星这个选项，那么所有的事情就又能正常了。就像所有美国人一样，甚至可能是像所有西方人一样，我幻想成为一名摇滚明星，摇滚明星可以解救我，它会给我的道德恐慌一个指引。你现在就要成为一名摇滚明星了，好了，所有事都能恢复正常了。我除了没有一副好嗓子之外，还不会弹吉他——摇滚明星最重要的乐器，我只有相当于学习了一年钢琴课的音乐水平。我想，我是如此地缺乏准备，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二十年前，我坐在曼哈顿西面一个村庄的角落里，那是我住的地方，也就是我成年前生活的地方，我坐在那里看万圣节游行，一队鼓手恰巧经过，他们一定不止五十人。我站起来，开始跟着他们在街上跳舞。我一直跟着他们，跳过了大概二十个街区那么远，直到他们停下了我才停下来。现在，我已经不是那种可以在街上跳舞的小女孩了。我想我大概是那种每天早上洗澡的时候还会唱着“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的那种人，而不是那种过度自觉、陷入绝境或者麻痹的人。为什么我不像朋友阿利的女朋友玛丽亚那样，漂亮活泼，还是意大利人？当然，最重要的是她还来自罗马。我遇到玛丽亚和第一次听到鼓声是差不多时候，都是在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轻盈可爱、无忧无虑的玛丽亚旁边就像一个弱小、灰暗的怪物一样，看着她都会让我觉得痛苦。玛丽亚会在街上跳舞，而且可以不用想第二遍就去做。我不行，我会想

第二遍。甚至在那以后的二十年，我还会想着这件事。不过，这不是因为我忘不了那时的舞蹈，我忘不了的是那时的鼓声。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2）

接着，就在我快四十岁前，我知道有一个叫做“曼哈顿桑巴组合”的打鼓队，我确定那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群人，我去找了他们。六个月以后，我在万圣节游行中打鼓。我很怕我会搞砸，在任何城市、任何时间，在千千万万穿得奇奇怪怪，从这个街区那个街区对着我们尖叫喝彩的人面前出丑。我所能做的就是集中精神把鼓点敲对。一定！（咚咚）不能！（咚咚）弄出！（咚咚）一点！（咚咚）差池！（咚咚）我这样想着，低着头，开始猛烈地击鼓，简直就是一个愤怒的鼓手。我想我的视线一次也没有从鼓上移开。那之后的夏天，我又遇到了玛丽亚，我有二十多年没见过她了。“放过我吧，玛丽亚。”在我刚刚成年的时候我遇到了她，后来她回罗马去了；现在我刚刚进入中年，她又出现了。不过，现在的她简直一团糟：她的嘴巴有点滑稽。她还以为自己依然活泼可爱，可是她就像被谁扔了块毛毯盖住了头，蒙蔽了她对生活的判断。那些对二十岁的姑娘来说是迷人的东西放在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身上却有点奇怪又混乱。我逃开了，我不能去和她说话。二十岁的时候我不和她说话是因为只要去和她说话，所有我能想到的都是我是一个怎样的失败者；四十岁的时候我不和她说话是因为她还以为她是个派对女王，显然她已经不是了。她的嘴巴真的有点滑稽。这是我所能想起的第一次在人的脸上看到死亡，好吧，我宁愿感觉像个失败者。现在我是曼哈顿桑巴组合的积极分子。我们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去巴西之声打鼓，从下午2点到凌晨4点，这让我星期天一整天都搭进去了。不过我不在乎，反正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喜欢过星期天。星期天应该是安宁的，是一个休息天，而我在星期天感觉到的却只有恐惧。我不是一个摇滚明星，不过也差不多。有时候我们穿过人群，拿着鼓上台的时候，一些人会举起他们的手，欢呼“曼哈顿桑巴”！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猫的名字。我可能会因为这些名字丢脸。两只猫中大一点的是维茨。那是VTAM（vee-tam）的缩写形式，表示虚拟电讯接入手段，是个过时的用在IBM电脑上的东西，过时到都没必要去解释。是的，这是一个愚蠢的名字，而且和“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的那一类正契合。不过关于这个名字的故事，本身是很美好的。维茨这个名字是十四年前唐取的，那个和我订婚的男人。唐是从动物收容所领回维茨的，动物收容所是个收集弃养宠物的地方，如果没有人领养他们，他们就会被人道毁灭。唐教会我虚拟电讯接入手段，一个我很想得到的工作要求有这个技能。后来我得到了工作，就把那只猫取名为VTAM，然后我的生活进入了大萧条时期。我和唐以分手收场，他搬去了加利福尼亚。这就是我和维茨非自然亲密关系的开端。我们就这样把我们共同沮丧孤独但自然的生活状态结合在了一起。一年以后，经历完了那个借酒消愁愁更愁的阶段，我重新整顿自己，然后就有了我的第二只猫——毕茨或者毕默茨。毕茨这个名字是从“西摩(Seymour)”来的。西摩(Seymour)——毕摩(Bemore)——毕默茨(Beamers)——毕茨(Beams)。我在重新整顿完自己几星期后，领养了毕茨。我用塞林格的书和故事中的西摩•格拉斯为他起名。一个奇怪的选择，我感到如此充满希望，然而却用一个最后自杀的角色来为他起名。从动物收容所回来的路上，毕默茨开始在那个收容所提供的方便我把他带回家的棕色小纸盒里颤抖呕吐。“它还没有断奶。”兽医告诉我。后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不得不一手抱着它，一手用一个点眼药水的滴管喂它牛奶，这就是我和毕默茨非自然亲密关系的开端。当它自己吃第一口食物时，我得意地把它那小小的、毛茸茸的身体抛向空中，就像孩子刚刚学会走出第一步的父母。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现在，我要说真正的非自然亲密关系了。前些年，我的公寓楼着火了。我急疯了，只有一个猫笼，装了毕茨，就没地方装维茨了。我拿了一个枕头套，一个小行李箱还有钱包。整个屋子充满了烟雾，我很怕，但是我不能扔下维茨。我走出去到安全梯，呼吸点空气，再想清楚自己的处境。我意识到我不能让它呆在那里等死，那样也就意味着我也要死了，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就像舍温•纽兰德说的那样。我、维茨、毕茨都快要死了。我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两分钟：我们快要死了。我试着逃出去，试着从安全梯走下去，但是刚走到第二个台阶，我就哭了。然后又坐下来。我真的要死了。幸运的是，我们被一个消防员救了，他上来告诉我火已经灭了，我们根本都不用走出大楼。我差点为他们而死的猫就是这样子的：维茨，全身乌黑，超重，头皮屑严重，糖尿病严重；毕默茨，黑白色，体重没那么超标，但它也有糖尿病，还有肾衰竭和我前面提过的胃的毛病。为了让它们活着，并且无痛苦地活着，我给它们每十二小时注射一次胰岛素。毕默茨因为肾衰竭每隔一天打一次0.9%钠溶液点滴，因为胃的关系，每餐前还得吃四分之一片法莫替丁。我知道听上去我很像一个铁杆猫迷，不然这些都没法解释。但是就像一个名字忘了很久的人曾经告诉我的那样——虽然她说的是人，不是猫——“爱是没有逻辑的。”爱也许是理性的。几个月前，在艾柯上，我和几个朋友想了些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各种恐怖的事。我们想到了些可怕的事情，然后开始讨论这些事情使生活“值得过下去”还是“不值得过下去”。比如说，如果没有腿或者没有手了，你还愿意继续活下去吗？靠人工呼吸器过活呢？有人描述了一个骨质疏松症的例子，如此严重以致当你蹒跚着穿过拥挤的马路时，你会驼背佝偻到下巴离人行道只有几英寸。我投了“依然值得活下去”，因为“我想和世界上所有的猫更加亲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1）

莫罗再也不会取回这件T恤了。莫罗和我一起在曼哈顿桑巴组合里打鼓。我们在巴西之声表演完以后经常一起睡觉，我们上星期六就一起睡了。我这样写好像我对这种事情很随便似的，但事实上并不是，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这样。他可爱、年轻，我应该是很高兴的，而不是把它说成一件严重的事情，只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当然，性是美好的，我应该始终抱持一种为今天而活的态度，而不是拥有的态度，那么我就能告诉自己：和莫罗在一起是一个可以引以为豪的时刻。他把T恤落在了我的卧室，昨天晚上打鼓时穿的那件。那个中午，我回到家刚刚进门，就有种晕眩的感觉，那是他的味道。事实上，一半是他的味道，一半是谁都可以买到的香水味道，当我走在街上时，那迎面袭来的香水味一遍又一遍地欺骗了我。莫罗不在我身边了，但是当我抬起头，用力闻使劲想，就会看到莫罗俯视着我，开始回忆我闻那味道时是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不打算去感觉了，我用渴望结束了感觉。我和莫罗发生关系前的几个小时，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家伙发生了关系。这并不像这件事听上去那么低俗。前面的这个家伙，霍华德，本来应该可以成为我的唯一的，除非他不想，但是我想我不会再和他发生关系了，即使他主动提出，何况他没有并且也不太可能这么做。他已经是第二次抛弃我了——不，我想是第三次——和我睡完以后的第二天晚上马上就回到他那个交往了三年的女朋友那里。所以我回到了莫罗那儿，虽然他不是可以成为唯一的人。这是完全绝望的人让自己感觉好一点的最后尝试。现在，我只想沉浸在莫罗那可爱又容易让人遗忘的气味中。当然，我并没有立刻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的T恤在我的卧室里，开始时，我只有在有正当理由时才会去那里，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我自己会想象有人可能会问我。当我在卧室的时候，就飞快地闻一下他的T恤，然后感觉很尴尬，好像我可能会被发现一样。不过应该不会有人能够发现，除非我

自己告诉别人。我的确告诉别人了。我对三个不同的人说了三段同样的话，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乔和克丽丝，我还要告诉另外一个人——霍华德。当被问到一些生活中小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比如“梳起头发好还是披着头发好？”或者“穿运动鞋可能比穿高跟鞋更性感吗？”我会做民意调查。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2）

我：我在卧室里闻莫罗的T恤。这很怪异吗？克丽丝：不。乔：是的。霍华德：不。过了一会儿，我回家去了，想象着自己很难过，就像想象霍华德不是我的唯一那样难过。接着，他妈的！因为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客厅里，我就把莫罗的T恤直接放在了沙发上。现在我闻着这气味也不用感到羞愧了，就在莫罗的味道陪伴下读书、写作、看电视、上网、睡觉。我已经想过了，如果莫罗问起他的T恤我就这么跟他说。我：这个是我给你买的新T恤，原来那件我留着了。莫罗：为什么？我：我不想说。别再问了。莫罗：你很奇怪。（莫罗可能会这么说。）这是可能出现的我和莫罗对话的情形。我到底是想骗谁呢？我是想告诉自己没事，他不喜欢我，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没有理性的一面吧？那不正是我想要的，对吗？除了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唱一个钟头的歌的时候，这时我会骗自己说：去他妈的理性。莫罗比我小十二岁，他是巴西人，他很美，最不想做的事是安定下来。我却想安定下来，不过不是和他，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反正还有T恤衫。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我又一次回到了死亡的话题，我忍不住用舌头舔舔正疼着的牙齿，看看是不是还那么疼。死亡，依然令人恐惧？是的。现在呢？是的。再往后呢？是的。死亡是中年转折的中心。“不，不是的。”每个人都那么坚持。“中年转折的中心是关于你在生命中正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年转折的中心是你即将美貌不再。”也许是的。那么处于这些想法底部的是什么呢？中年生活中的什么问题才是最让人害怕的，在所有之中，是不是关于那无法避免的开头已经结束，正在来的正是尾声的结论最让人害怕？我正在翻着一本记录着死者照片的书，名字叫：《睡美人——美国悼念摄影集》，作者是斯坦利•伯恩斯，第37张照片是一个男人躺在棺材里，拍摄于1858年。我们当然不认识这个男人，但是这张照片有很多线索都暗示有人很在乎他。不过这张照片是个噩梦，没有意义，这就是这张照片所传达出的所有。他躺在棺材里，雪白精致的纱质布围绕着他的脸庞，让人感觉像是婚纱似的。看得出来有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白纱铺成那样的。也许摄影师正是趁着他们弄这纱的时候架起了照相机，在1858年，摄影是件相当耗时的工序。他们帮那男人穿上最好的衣服：你能看到他穿着古典式的挺括白衬衫，脖子里系着一根起码得花二十分钟才能系好的领带——好吧，如果是系领带专家的话也许只要花五到十分钟。重点是，让领带与脖子正好垂直肯定是花了时间去弄的。就像他的衬衫一样，漂成了纯白，还熨得笔挺。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他们选了口棺材，花了很大心思为他穿衣裳，再把他放进棺材里，放得妥妥帖帖。他们把他放到安置的地方时，很可能又要把所有事都重新做一遍：衣服，领带，还有棺材旁装饰的纱。他们帮他梳了头发，做了所有的事。摄像师把摄像机架在三脚架上，拿出他的反光板，准备妥当。我猜在这个过程中起码有四个人在场，可能有更多。时间肯定飞一般过去。这几乎让我窒息。在最后一张照片中，他穿着白衬衫，系着白领带，穿着白外套，唯美地躺在那里，四股血流和其他液体却从他的鼻孔里、还有嘴的中间和右边流出，把领带也弄脏了。因为他死了，所以他的血不会流得很快。那血污一定得要好几个小时才会从四五英寸变成那个大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机会，就没人擦去那血迹？天知道那血是怎么慢慢从尸体的鼻子和嘴里流出来的，难道1858年就没人带一块手帕吗？为什么把所有事都弄好了却在那么长时间都不把那一根搭在衣服上的手指挪开？他们是不是就站在那边，在照相机摄下这恐怖而充满爱的瞬间时，被催眠了……什么？害怕？他们不是很熟悉他吗？我猜想，如果我继续看这张照片，我大概就会成为那个最不被我的去世吓到的人了吧？我不在意我的害怕有多么少，因为我会找到让我感到更害怕的方法。我只是想知道这有没有帮助，还是在没必要的惊慌而富于攻击性的白日梦中乱撞，浪费我那仅剩的可怜的一点时间。我必须知道我不是在浪费那剩下不多的中年时光。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1）

回忆就像死亡一样。乡愁不仅是一道自己造成的伤口，还是一种能治愈疼痛的吗啡——它是对阴冷残酷的日子最好的缓解剂。它会让人受伤，但是是一种有用的伤。加布里尔•加西亚•马科斯在他的一本小说中称乡愁是一种病。我呢，我可以在长岛我上小学的菲利普•内里街道的操场上站一个小时，就那么站在那儿回忆，虽然我也不知道能回忆起些什么。什么能让你沉醉？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真正的满足。事实上，我永远也不会满足，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永远也不会像第一次吸毒时那样满足，我总是回到以前的学校，盯着两个地方看：一个是教室的窗户，一个是以前我和朋友们坐着聊天的路边台阶。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披头士。有人把收音机的一个耳塞塞进了我的耳朵，然后我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加布里尔•加西亚•马科斯告诉我们，我们会因为这种乡愁病而死，他是对的。乡愁是有限的意识和遗憾，那是一种不会让你变好或者变年轻的毒品。这次，我不是乘着去长岛的火车回到菲利普•内里街道，而是和维茨还有毕茨——它刚刚咳出一团毛球——坐在宽大的红色天鹅绒沙发上，看着亨廷顿高级中学的校友录回忆：我1974年从那里毕业。校友录上列了所有1862年到1995年在校的学生，1995年是我买它的那年。你可能觉得这不会是本值得看的书，但它的确是。从一年又一年的学生名单中，你会知道谁活着，谁死了；谁和他高中时的女朋友结婚了；谁搬去了哪儿；谁继续住在亨廷顿，谁失踪了——看这本校友录就像在整个镇的阁楼上翻着整个镇子的大橱柜一样。如果名字旁边有两个星号就表示“已故”，一个星号表示“地址未查实”。1899年以前毕业的人都“已故”了。活着的最老的毕业生是弗洛伦斯•托马斯，现在则是韦尔奇太太，毕业于1918年，她依然住在亨廷顿，她没有和高中时的男朋友结婚。我查过，亨廷顿高级中学没有人姓韦尔奇。我还发现，韦尔奇要么是死了，要么是和弗罗伦斯离

婚了，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像其他配偶那样被列在她的个人简历上。接着是1922年毕业、住在洛克威的爱德华•阿伦，我猜他的妹妹，毕业于1924年的凯思琳•阿伦，也就是现在的布勒太太，也没有和高中时的男朋友结婚，而且，和韦尔奇太太一样，也还住在亨廷顿。和高中时的初恋结婚在亨廷顿已经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事情就减少很多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2）

第一年，亨廷顿有6个毕业生，最后一年有304个，巧的是，我毕业的那年是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有651个人在1974年毕业。有些家族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亨廷顿上学。康克林家族从1862年到1968年一直有人从亨廷顿毕业，贝里斯家族是从1878年到1981年，吉尔德斯利夫家族一直持续到1949年（现在还有人姓吉尔德斯利夫吗？）还有萨米斯家族。在亨廷顿，萨米斯家族的毕业生比任何其他家族都多。他们肯定统治着这个小镇。从1870年到1977年，每年都有两三个萨米斯家族的毕业生。他们哪儿来的？他们怎么有那么多。你想，亨廷顿肯定永远都会有萨米斯家族的毕业生了。他们互相认识吗？他们曾在万圣节的街上碰到过吗，他们曾路过同一堆树叶吗，他们曾在同一个门口上演不招待就捣蛋的游戏吗，他们又曾互相提醒哪一家会给些无聊的东西，像苹果什么的；哪一家会给些好东西，好像士力架、仙女棒什么的吗？斯卡德家族也没有了，不过那是因为最后他们都生了女孩子，然后这些女孩子都结婚了——她们很幸运——用了她们丈夫的姓。这张名单上也透露了一些小悲剧。在几个不同的班级名单上，过一会儿就会有一个看到过的名字旁边标了“已故”，你就可以猜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一起发生了不幸，可能是一次车祸，可能是一场火灾。就像70年代的莫罗兄弟，50年代的艾佛烈•古姆，琼•古姆和鲁迪•古姆。我记得在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唐•赖克贝奇死了。人家告诉我在葬礼上他的女朋友梅兰妮•西格尔一头撞向了他的棺材。我还特意查找了梅兰妮•西格尔的名字，她也死了。这张名单也闪烁着神秘色彩。为什么1922年只有3个毕业生？而1921年有51个，1923届有49个。爆发了昏睡病？所有人都被感染了？为什么所有班级都消失了？1900年的17个毕业生全部都被注明为“地址未查实”。谁把这整个班拐走了？也没有人知道1906年的毕业生在哪里。1910年和1912年的毕业生呢？都找不到了。这都是在很早以前，

找不到还是可以理解的。你可能会问：那后面的几年怎样呢？从1938年的毕业生一直持续到1956年的毕业生，几乎所有人都找得到。然后，突然，到处都是单星号。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3）

1957年，35%的毕业生消失不见，找不到踪影；在1960年，这种情况被逆转了；到1967年，362个人中只有4个人找不到。接着，1968年的班级上演了最戏剧性的失踪——58%的毕业生好像从这个地球上人间蒸发了。1968年的毕业生都怎么了？他们走了，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去哪儿，也没再回来。不只是他们，还有那些生养他们的人。他们的父母，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的毕业生，他们肯定也都不安宁，不然他们会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的孩子都怎么样了。这种失踪的趋势一直持续到70年代才结束。距现在最近的“已故”毕业生是碧翠丝•斯威齐，她来自1994年的毕业班。很不幸，碧翠丝是90年代中最早去世的孩子。80年代的毕业生有8个去世。70年代，53个人已经被证实去世。他们肯定都在很年轻时就匆匆走了，在和以前的同班同学失去联系前就离开了。如果不算1963年毕业生去世的21个人，60年代的毕业生去世了67个，并不比70年代去世的多多少。1963届经历了什么灾难？越南战争？你不得不回到1937年，你会发现另一个灾难年。班里的一半的人都死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让人欣慰的是，在大多数年代里，亨廷顿高级中学的毕业生都不喜欢背井离乡。差不多有8200个上亨廷顿高级中学的人还是住在亨廷顿或者周边的城镇，对我来说这样很好，我不喜欢改变，我希望回去的时候发现所有都像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我的兄弟，皮特和道格拉斯还有他们的妻子孩子也住在亨廷顿。不过我忍不住想知道萨米斯家族的情况。他们只有一部分仍然在亨廷顿，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超过了生孩子的岁数。有一个1970年毕业的斯科特•.萨米斯。如果他结婚得晚，他会生些亨廷顿毕业生来继承萨米斯家族，拜托你晚点结婚吧。萨米斯家族，请不要从亨廷顿消失。我不想要另一件事来提醒我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即使是你们，在亨廷顿无处不在的萨米斯家族——然后，有一

天，我的名字旁，也将出现两个顽固无情又冷漠的星号，吓到其他什么人。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艾柯上186人参与的投票：你觉得中年从几岁开始？（“我希望不是35岁。”我35岁的朋友丹尼回答说。加戈说：“差不多是……差不多是……差不多是……现在！”）27%的人说是40岁。22%的人说是43岁。19%的人说是50岁或更老。16%的人说是39岁或更早。有一个人说：“当你发现你的窗帘无可救药的粗糙，甚至可能还是格子花纹的时候，你都不再觉得讽刺，那么中年开始了。”另一个人，和我是同一类人，说：“当想到死亡变成平常事的时候。”很多人给我这样的回答：“五年以后，不管我现在几岁。”还有一群人说“你觉得你多年轻你就多年轻”，但我发现这个回答真是太讨厌了，我对所有这样类似的回答都按了删除键。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1）

我去参加了一个晚餐会，希望找到梦中情人，然而，我却找到了我梦中的房子，最后晚餐会变成了我在那儿的地下室，在一个88岁去世的女人留下的盒子、书本、橱柜和瓶子间穿梭。每星期我都试着去参加一次活动——那种可能会让我遇到另一半的活动。只要我多出去我就可能会找到他，这种想法让人很舒服——就好像他就在我手边，有理由去希望。我告诉自己只要我在正确的地方出现，打扮得体，所有事就没问题了。所以每个星期我都会找个朋友一起去布鲁克林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办的图书会、首映式、艺术节开幕式和露天鸡尾酒会。我们只有一个原则：我们只去那些我们本来就愿意去的地方。不然，你想，如果在橄榄球比赛上，你可能会碰到一个要你在下半辈子都去看橄榄球赛的人。不是我不喜欢运动，只是橄榄球——除非是英式足球——不包括在我的运动项目之内。这次，我上紧发条一个人去参加图书会，却没碰到一个人。相反地，在一个堆满书的桌子和另一个放满饮料的桌子中间，我碰到了亨利，一个我好几年没见的老朋友了。他离婚了，手腕骨折了。“你怎么把手腕弄骨折了？”“我在玩马球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了。”我大笑起来，这个时代，还会有谁玩马球？亨利看起来生气了。不过，一周以后，我被邀请去亨利家参加一个晚餐会，他和他的管家还有厨师住在那里。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我的那个他可能是亨利，也可能是在那儿出现的那类玩马球的人，又或者可能在那些有朋友玩马球的人之中。从另一个老朋友，巴里那儿我知道了亨利买的是一个一辈子没结婚的奥利弗•休伯的产业，她1905出生在2楼她父母亲的卧室里，从那之后她就一直住在这座房子里。她的家人带走了一些她的东西，但是剩下的就都留在这儿了。现在亨利坐她的椅子，睡她的床，用她的盘子吃饭，用她的水杯喝水，看她挂在墙上的画，把她的记事本留在地下室的一个广口瓶里，也就是她自己放的地方，在一瓶哈维•布里斯托奶油和一夸脱老泰

勒肯塔基直接生产的波旁威士忌中间。从标签上的字迹判断，我可以说她的记事本在这个屋子里至少躺了70年了。亨利在这里住了3年。他根本不知道那记事本在那儿。我在地下室呆了15分钟才找到它。它看上去像一条死了的小比目鱼在瓶子边缘漂浮。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2）

晚餐会不错，但是后来我还是叫了亨利，问他我能不能再看看奥利弗留下的东西。两个星期后，我又回到了那个地下室，那个储存奥利弗大多数私人物件的地方。看着这个大半生一人孤独度过的辞世女人的物件时，我想着：我会孤独地死去吗，没有足够的钱去养活至少两只猫？（为什么一只猫就可以折磨我整个命运，而我却没有一个同类可以一起生活说说话？）还是我会在西班牙一个干燥满是灰尘又灯光昏暗的院子里度过？（我对自由的想象就是坐在一个西班牙的院子里什么也不做。）又或者我会找到梦中情人，那个只要我一害怕惊叫就会回答“我就在这儿”的人？你没必要告诉我我这是向往活在浪漫的小说中，我发誓，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活在我读过的任何小说里。不过，在奥利弗和亨利的房子里确实让我好受多了。这座房子在1851年由建筑师罗伯特•沃利斯建造，在奥利弗的父亲弗朗西斯•休伯先生在1890年以23000美元购买它时，它已经经历了3个主人了。弗朗西斯和妻子维奥拉，一个钢琴家——不过只演奏流行乐曲和小歌剧——搬进了这座房子。在这里，他们抚养大了奥利弗和她的三个兄弟，弗雷德里克，亨利和约瑟夫。当奥利弗在上高中的时候，她打破了奥运会跳高记录，她跳了4英尺7.5英寸。在1927年她参加了奥运会田径队，不过没说她后来是否成功了。我猜她没有，不然应该会有很多剪报。这里有很多米尔德里德•威利的剪报，她是一个波斯顿游泳队队员，同时也是一名跳高运动员。这里还有相当数量20年代的文章，写的是一位名叫梅布尔•伯克的女演员，她被描述为“高挑美丽，拥有琥珀色的头发和闪烁的棕色眼镜”。在奥利弗笔记本上面的架子上，有几瓶叫Dubonay补药的东西（上面是这么拼写着的）。它看上去像是旧时代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怀疑这烈酒里可能含有可卡因。它是由草莓种植销售公司制造的，标签上写着：对健康有益。剂量：早中晚饭后各一酒杯，一天三次。酒精含量：

20%。净含量：16盎司。自然的美味补药，可用作可依赖的兴奋剂和保健品。旁边还有另一个老旧的球状广口瓶，里面有个我一直以为是灰色新土豆的东西——直到我发现了那记事本，现在我想那应该不是新土豆。奥利弗把什么都存起来。我找到了做帽子的和能工巧匠的电话号码、一堆属于他哥哥亨利的旧杂志，这些杂志可以追溯到1895年，并且只能被定义为色情杂志，名字叫做《萨罗尼的生活写真》。在67岁时，奥利弗从亨特学院退休，她在亨特学院担任了40年的教授和生理健康系主任。她死于1993年5月14日。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3）

奥利弗住在这里时并没有对这屋子做太多的改变，亨利也没有。我找到了一系列在奥利弗父亲时代完成的改造计划，还在客人们走动的房间里找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改造计划，连同奥利弗还有他父亲和亲戚的照片。依我所见，这房子并没有怎么改变，只是重建和维持了原状。奥利弗、亨利和我是同一种人，都是那种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看着地板、石膏线，抚摸着壁画和椅子，想着：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还在这儿。拉开抽屉，看到一样的拉锁、火柴、保险丝、旧生日贺卡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时，我会觉得它们都被保护得好好的，而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感觉是入土为安了。用一个有30年历史的杯子喝水，那是怎样一种藐视死亡的感受。我感受到了永恒并且不可征服。我会好的，我想，所有事都会好的，只要没有事情改变，只要我能在这里并且用这个杯子喝水。奥利弗和亨利的房子中，每一间屋子都是可爱深邃并且没有改变的梦：落地窗对着一棵枫树和一个布满常春藤的花园，取暖器管子深埋在树叶和藤蔓间，毛玻璃把主卧隔开，原木和石膏板包着门框和天花板。每层楼都有两个壁炉，不过亨利从来不用它们。“这壁炉太小了。”他说。奥利弗妈妈的钢琴放在那边三年都没人弹过了，直到我拉来一个凳子，弹奏了我能弹的最好的曲子（我弹得不怎么好，因为去年圣诞期间我把钢琴卖掉了，从那以后我都没怎么弹过钢琴了）。当我问亨利我能不能再来的时候，他问我：“你定日子吗？”他想知道我是不是固定时间见别人。“是的，我定日子。”我告诉他，“不过，我不固定时间。”住在亨利家的厨师准备了饭（要是我赚到100万，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雇个厨师），吃饭的时候，亨利问我：“你觉得上次在你那桌坐着的那个女的怎么样？”他说的是上个星期晚餐会上的那个银行家。“亨利，”我说，“她是个银行家。”后面的一个星期，亨利和那个银行家出去了。“一点都没意思，”他后来告诉我，“我想我不会再和她出去了。你明天晚上想过来

玩大冒险吗？”“不想。”我回答说。他的重点是什么？我怀疑他甚至考虑要和我试试，但是我不能想象和一个曾经选择银行家的家伙在一起。然后，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克丽丝，她在我们都是14岁的时候教了我一个爱情符咒。把你喜欢的男孩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把它折起来，然后用暗红色的蜡烛把它烧毁。如果你每件事都做对了，那么这个你喜欢的男孩子就会喜欢上你。从那以后，我看着好多名字在那些小小的、蓝橘色的火焰中变黑、变卷。有一天，我改变了老规矩。我写了“我放弃了。你们来选我吧。只要让我在看到他的时候认出他就行了”，而不是写下名字。所以我一直担心我的梦中情人就在我眼前，而我却把他错过了。于是我现在会想：会不会我的那个他也不知道我就是他的她呢？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早上6：30 毕默茨跳到我胸前把我弄醒。早上6：33 维茨用脚爪抓我的脸，爪子里的指甲都露出来了。早上6：38 毕茨坐在我脑袋后面，开始用前爪不停拍我。早上6：43 毕默茨又跳到了我胸前。早上6：44 毕默茨在我手臂上流口水。早上6：49 它们中的一只在凯蒂猫垃圾桶里挖了足足5分钟。早上6：49 我闻到了垃圾桶的味道。早上6：50 毕默茨跳上咖啡桌，跳在一本杂志上，然后从另一边滑下去。早上6：52 维茨在经过客厅的时候，跳到了我胸前。早上6：53 我想我睡着了1分钟。早上6：54 维茨跳到我胸前，没抓稳，就用它的爪子抓住我的胸口，以防滑下去，但是还是往下滑，于是它继续用爪子拽着我胸口。早上6：55 维茨在垃圾里找吃的，我努力回想我有没有扔过什么有毒的东西。早上6：56 毕茨捡了个乒乓球，嘴巴被乒乓球卡住了大叫，我想可能是乒乓球对它的嘴巴来说太大了，它大叫是想我在他窒息前帮它把球拿出来，不然我就得送它去医院了，不过没一会那球自己掉出来了。早上6：57 维茨和毕茨爬上了我的书桌（窗前停了只鸽子）。早上6：57 我看着他们，如果它们为了抓那鸽子，撞到了窗户，我是不是得送他们去医院？早上6：59 维茨开始呕吐。我看着它，看看它吐的只是一团毛球还是其他什么更糟的东西，如果是别的东西，我就要送它去医院。不过它吐出来的还是一团毛球。“咳。咳。咳。“（这是它们呕出毛球的声音。）早上6：59 毕茨开始吃一盆植物的叶子以致呕吐。早上6：59 现在维茨在吃叶子了。早上7：00 什么时候才不是猫而是人来爱我？早上7：01 我起床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十年前，在我还没到中年、并且银行里还有点钱的时候，我建立了艾柯网。从那以后，它耗光了我之前所有的积蓄，还让我负债越来越多，每次想到我都感到忧虑。我常常幻想——银行不良记录为零，银行不良记录为零，银行不良记录为零（那是我所梦想的）。我担心我的老年生活，可是我还是喜欢艾柯。我喜欢艾柯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那些我不是真的很喜欢的人。我来解释一下：每天几千个受了过多教育的激进的——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多激进——而且过于敏感的纽约人会登录艾柯，然后谈论书籍、电影、电视、政治和其他，他们所有人都曾经或者不时地接受心理治疗，这是官方背景。他们登录谈论他们自己，或者谈论其他艾柯上的人，这是除了谈自己外他们最喜欢的话题。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谈话知道别人的生活，不管那谈话起初是要讨论什么，真正的主题总是“我怎么打发了今天的时间”，或者是“我一团糟地过去”，再或者就是“真的没人能比得上你了”，又或者是“我恨我自己”。这些都是潜台词。就好像当你恋爱了，你可能会谈到马尔罗、萨特、加缪，但是无论你说的是什么，你真正想说的却总是“我爱你”。这是在纽约，关于自身的话题在我们谈论的所有事情中暗藏，我们对自身感到悲惨、暴躁，却又骄傲。虽然自我责备和自暴自弃都是真的，但是了解别人的生活是另一种乐趣。“那比电视有意思。”我经常听人这样说。我们并没有夸大网络对于窥视乐趣的满足。在艾柯上，你能看到每个人每天都很倒霉——或者有的人每分钟都很倒霉——根据这个，你可以找到自己在失败者曲线上的位置。“哦，我没他那么白痴，”或者“哦，天啊，我更糟。”而且，不像电视那样，在艾柯上，你可以反驳，这就是乐趣真正所在。那就像停下来分析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不是减速伸长脖子看。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比如说，几个星期前，在艾柯上有一个以前是餐厅老板娘的女人，承认想把肥胖的人安排在餐厅最里面的地方用餐，那样他们的列席就不会影响到其他食客。天啊，所有在艾柯上的人都攻击这个想法。“我只是开玩笑，”她辩护说——这是个明显的谎言，结果把事情搞得更糟。她在想什么？你想。艾柯上有很多讨论，都是“承认起来很尴尬，但是……”这种形式的变形。每个人都愿意坦白，因为平常我们难以启齿的事情变得如此平常，像是“什么如果不去上班或出去约会，我们可以多长时间不洗澡”？或者是“为什么我一次也没读完《万有引力之虹》（除了那些吹嘘读了好多遍的人）？”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么多人认为帕特里奇一家的《我想我爱你》是首了不起的歌，坦白承认才能得到解决。前面的餐厅老板娘肯定明白这其中的真理，我们和她一样，很多人都想在下面回复说“我也是！”她肯定也觉得我们全都很瘦。然而，这次，艾柯上的人团结起来不同意她。邮件愤怒而快速地来来回回：“你看到她刚刚说什么了吗？”“你想怎么反驳她？”每个登录的人都来看最新发展情况。她羞愧了，他们拉起椅子开始吃爆米花，他们并不是恨她。如果她走了，他们会想念她。艾柯就像一个小社区，我们都有自己的失败，而他们只是我们中的失败者而已。如果只要有矛盾误会，人们就离开，激烈的争论就没有了。那哪儿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当前面的餐厅老板娘发邮件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时，我以为艾柯上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讨论，名叫“玛丽会怎么做？”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会试着想象《玛丽•泰勒•摩尔秀》中的玛丽•理查德会怎么处理。我们觉得，玛丽会告诉她坚持。“顶住！”我们建议说，“别逃避问题。”她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我们继续讨论。这就是我们——功能紊乱的艾柯家族。我同意朋友玛丽安的说法：人们有时候很小气是因为他们失望了。至少艾柯还有娱乐

的价值。要是它有更多利润就好了！我要想想我的老年生活要怎么办。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1）

拥有天赋的人做什么都那么容易。飞跃彩虹，成功就那么顺利地来到你面前，不用经历那没有止境的尝试—失败—尝试—失败—尝试—失败的循环，最后却只得到悲哀的那么一点点小成功。我不是人们说的那种天生的鼓手，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差劲。如果你去问伊沃，那个经营曼哈顿桑巴组合的家伙，他会说我现在还是很差劲。谢天谢地，我发现天赋并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一直坚持到痛苦结束，我就会擅长所有了——嗯，不是擅长，是极其擅长。所以我倾向于不放弃，从不，我要成为最优秀的追逐者。虽然刚刚开始学打鼓时，我就希望每个星期六都能登上巴西之声那个热烈的红黄绿舞台，立刻就被巴西人喜爱和期望，立刻马上！可是我必须等，伊沃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才算准备充分，但是我不能等。他看不到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吗？我一定要快点登台。所以我自己买了一个鼓，好在每周课程之外的时间练习。巴西人把这鼓叫作卡西亚，我们叫它斯内尔。可以用绳子挂在胸前，用鼓槌敲，而不是手。我回到公寓里打鼓，但是那声音听上去像是开枪似的，确切地说，是敲大酒瓶，我不得不承认这样是行不通的。我得贿赂这幢楼里的所有人让他们忍受这声音，首先从隔壁这家开始。看来我得找另一个地方练习。我想，得是很吵的地方，那种没人会说我破坏了安静的地方，选来打鼓的地方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平和的气氛。我出去找，半小时后我找到了，是哈德逊河边的一个施工点。到处是手提钻、卡车和反向铲——这是个一直很吵的地方。不幸的是，那里有一个完整的河流社团，他们关系很亲密：跑步的、散步的、遛狗的和在沙滩上溜达的人。他们接受施工的噪音，但他们不打算还要忍受不停敲打酒瓶的噪音。并且，还有一个我前面提到过的问题，我敲得很差劲。“你真差劲。”他们在跑过我身边时对我大叫。闭嘴！当然我并没有回嘴，因为我很胆小。作为一个纽约人，我惭愧我如此失败，我觉得堪萨斯州的人都把

我踩在脚下。建筑工人却站在我这一边。“嘿，勇敢的女孩，”他们大叫着鼓励我，“听上去不错。”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2）

然而，当我真正开始打鼓的时候，一个人在河边，并没有人让我停下来。我的世界空无一人，只有鼓声。我记得那时的阳光，因为它让我眯起了眼睛；记得那时的风，因为它把我的头发吹进了嘴巴里；记得那含盐的河水发出的细微的味道，我喜欢那味道。我像一个在长岛湾长大的孩子那样喜欢闻那味道。我会蹲在沙滩上，看着退潮后留在小水坑里的小鱼，那是多么甜蜜的孤单。让河流社团的音乐批评家们见鬼去吧！游客们在闲逛路过的时候还把我摄进了相机。经过几个月的练习，哈德逊河的所有人都不在意我了。有一天，一阵惊人的纷扰——难以置信的是，这噪声不是我弄出来的——打破了我的自我陶醉。我不知道这噪声已经持续了多久，但对我来说如此突然，就像是用乒乒乓乓、叮叮当当的声音把一个昏迷的人弄醒，醒来后发现面对的是一个太过光明灿烂的世界。我抬起头。哦，天哪！现在，才是真正的幸福，我的建筑工朋友在为我伴奏。用任何可以找到的管子、工具，脸上挂着大大的、热切的、充满深情的笑容，他们在卡车上、滚筒上打鼓，用他们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叫喊，他们试着努力配合我在卡西亚上敲出的凌乱的绝望的桑巴调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的脸庞，他们给了我最好的礼物，他们知道，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我觉得我就像在巴西之声的舞台上感觉那么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舞台。万圣节的早上，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个半圆形，问我是不是要在万圣节游行上打鼓。我很惊奇：首先，他们怎么知道会有一个游行；第二，他们甚至知道打鼓是游行的一个重头戏。“我这几个月就是在为这个练习。”我告诉他们。他们会来看我，他们已经全力支持我几个月了，他们当然会去。“干得好！”我回答。（这是我在长岛度过的童年时代里一个流行的措辞，我改不了这口头禅。）我刚刚获得一个全胜的光辉岁月。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

我幻想着去见正在乡间露天餐厅用餐的鲁本•布莱茨。我们发生了以下对话。我：20年前我为路透社拍了你的照片，你把我弄得心烦意乱，所以照片没拍好，以致他们后来再也没有雇佣我。唉，我后来再也没能成为一个职业摄影师。鲁本：是你自己搞砸的。我：不，不是。文章作者是我的朋友阿利•肖周，他让我在他采访你的时候拍照。鲁本：但是你现在看上去像20岁。什么？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为我拍照？我：（脸红。有点结巴。）哦，谢谢你。不过，我已经42岁了。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我从来没忘记那件事，还有你。对不起，打扰您用餐了。我走开，他追上我，随即我们坠入爱河然后结婚，我穿的是薇拉•王的结婚礼服。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美貌（1）

如果你已经人到中年，美貌就会流逝。有时候我不能不在意化妆品，这很好——很自由！一点都不用化妆品会让我感到低落，那样我都不能出门。粉底、腮红、眼影、眼线、睫毛膏、眉笔、口红，工程浩大。事实上，我不是不能出门，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没化过妆的脸看起来怎样，我真的不敢出门。然而，那些确实让我觉得麻烦的事快结束了，它们成了不太重要的事，因为我苦苦纠缠的那些事情都变成了大事情，变成了大到除了做整容手术外没什么别的可做的事情。就像我的小肚子。我有小肚子，就像一个怀孕6个月孕妇的肚子那样突出。“你没有肚腩，”我朋友告诉我，“你有女人味。”但是后来我在衣帽间的镜子里瞥到了自己。（百货商店的镜子是怎么照出假象的？）我看到的不是女人味，我很伤心。走到每个地方，我都要比肚子。如果走在街上，我会看其他女人的肚子。我一定要看看她们的肚子是不是和我的一样突出。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试了书上介绍的所有运动来减……减这东西。我低下头看我的小肚子，它就像不是我的一样。拿掉这肚腩！我每天做500次仰卧起坐，但是没看到有什么不同。有人告诉我不是因为仰卧起坐没效果，而是我没有按“正确的方法”做。所以我学了“正确的方法”，然后我马上感觉到了不同。你用“正确的方法”做仰卧起坐，脂肪下的肌肉一点也不会减少，只会变得和石头一样硬。我对我的牙齿也很头疼。这些牙齿在20年前没给我带来什么困扰。当所有别的东西都整洁、轻快、具有向上势头时，几颗不整齐的牙齿算什么？然而，我现在开始头疼它们了，现在什么事都有关系。就拿穿鞋子来说，我成年以后大多数时间都穿运动鞋，在款式和舒适中做选择的时候，我选择舒适。因为就算我选择舒适，也不会看起来很糟；我不考虑款式怎样，因为根本不用考虑。我年轻可爱，运动鞋还是高跟鞋，根本没什么区别，我不在意因为不必在意。但现在我觉得得好好想一想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美貌（2）

去年夏天，我给艾柯上的人看这几年我所收集的朋友莉斯的照片。我找到了一张我自己十年前的照片，我看了又看，看了10分钟。不过10年前，才那么短的时光。在我恍惚回神以后，莉斯说：“好了，说一下你刚在想什么。”“我以前看上去好多了。”我告诉她。她马上发起了“你看上去还是很好吗？”的讨论。不过那不是因为我看上去不好了，而是我看上去不那么好了。坐在沙发上，看一张有10年历史的照片，我会记住，我会一直记住：你不能把那种年轻的感觉找回来。32——看上去很好，42——看上去还好，52——52还会是不错？62——什么！最好不要想这个。我的容颜正在褪去，并且它还会一直褪去，直到再也没有人会用那种看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的那种表情来看我。我知道，美貌是只在旁观者眼中，内在美才是真正的美。胡说！胡说！胡说！旁观者会花那么长时间去找出内在美是怎么回事？别告诉我外貌代表所有，我知道，但外貌也并非什么都不是。我想知道的是，我会一直这么在意吗？也许就像戒烟一样，再往后就不在意了。我记得我曾想过我宁愿因为抽烟抽得得癌症死掉，也不想下半辈子每天每天都受渴望再抽一口烟的折磨，不过后来那渴望真的就那么消失了。我打算下半辈子一直受折磨吗？做千千万万次整容手术只是为了得到一张永远好看的脸？是的，我愿意。不，美貌无极限。现在我要决定（因为我负担不起两个）：我应该花几千块美元镶牙，然后祈祷我那迷人的微笑会把人的注意力从那像卡通人物一样突出的肚子上转移？还是应该去做个抽脂手术，因为如果有平坦、可爱的小腹，谁还会去看我的牙齿？我还是不能做出选择。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碧翠丝•里克特（1）

上了年纪的人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我想在他们只留下些斑驳的史前文物盒子和一本躺在不知谁家阁楼或地下室的记事本之前，了解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事。如果什么都没有怎么办？我在《电视导报》上看到了一句了不起的引文，是在一篇介绍黄昏恋纪录片的文章上，一个手术成功的人说：“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似乎比原来更重要。”我觉得又害怕又欣慰。我的生活就是打鼓、猫、看死人照片，不比别人的更有意义。所以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上了年纪的人。老了的话漂亮不漂亮还有关系吗，比如说牙齿、肚子？死亡的想法会变得不那么吓人吗？我想他们会帮我总结。在最后我想问一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碧翠丝•巴克特在1915年10月1日生于纽约。我们第一次在电话里交谈时，碧翠丝说到她的特殊教育学生时，哭了。她曾经从医学院转到商学院，为罗斯福的竞选做西奈山的总组织者，不过她不想说这些，她只想说她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亲在我退休20多年后还会打电话给我。”“那是很有意义的生活。”我说。在沙发旁边的桌子上，保存着一尊她为以前学生做的泥塑。那是个11岁左右的男孩子，他的眼睛闭着，我想那是因为用泥雕睁着的眼睛比较难。1939年，尽管碧翠丝得了一场波状热——这么命名是因为它的典型症状是下午体温上升——使她留下了粘稠的头发、蜡黄的皮肤，5英尺8英寸高的身高，体重骤降到112磅，她还是和弗兰克•里克特在宾夕凡尼亚酒店一起为汤米•多尔西乐队伴舞时，一见钟情。他们在1942年12月20日结婚，因为弗兰克应征入伍，直接去军营训练，碧翠丝不得不一个人过蜜月。他们有3个孩子和一段快乐的婚姻，直到1993年弗兰克去世。我和碧翠丝谈话的时候，她的哥哥刚死了几个星期。他95岁，是碧翠丝的引路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教碧翠丝跳舞、游泳、吹萨克斯风；他死了的时候，碧翠丝不能自持地哭泣。“那是我唯一真正悲痛哭泣的葬礼，”她告诉我，“我丈夫的葬礼我都没有这么

哭。”现在，她要搬出她住了45年的房子，搬去位于宾夕凡尼亚州艾伦镇的一个路德教会经营的老人之家。她很害怕，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害怕。你老吗？我只是开始觉得老了。我过了82岁，突然发现购物、做饭都很难。在那以前，我还没老，现在我还不是真的老，我以前从不在意一个人吃饭。我大多数时间都一个人吃饭，而且我不在意。听了碧翠丝的话，我这么想：当我老了的时候，这个想法也会改变吗？年轻时的你和现在的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碧翠丝•里克特（2）

我都不记得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我妈妈在我5岁时送我去上一年级，然后告诉我我已经6岁了。其他人发现问题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出教室。那时我5岁，我穿过了列克星敦大道，穿过了派克大街，接着再从108号街走到111号街，回去对我妈妈说：“你骗我。”一直到第二年，我真正6岁了，才肯回学校去。你有过中年转折吗？没有。我太忙了。当你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身体时，你有什么感觉？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看上去很好，我刚刚减了30磅，我对自己很满意。不过我缩了一点，我们都会缩。她从从前的5英尺8英寸变成了现在的5英尺4英寸。她很漂亮，不过有点不太稳，她的头有点颤抖。什么让你害怕？ 所有事。以前我什么都不怕，但是当我看见所有的家具从这里搬出去的时候，我的心也跟着走了。死心是让我保持不哭的唯一理由。妈妈的传家宝，妈妈的起居室家具，它们都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整座房子都会从我生命中消失。听着她的话，我的心飘走了。有没有什么不再会让你害怕的东西？动物。在9岁的时候，我被一条警犬咬了，它给我留下了一道两三英寸宽的疤。我21岁时的工作是为老鼠注射，那让我害怕，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做，不过我还是做了。只要在动物旁边，我就不能完全放轻松。有没有什么你不再在意的东西？我从不会渴望那些不可能的东西。我可以对很多事发牢骚，但那对我没任何好处。我依然在意所有事。假设你现在在对一个年轻的、你在意的人说话。请完成这个句子：“如果你知道……”……生活可以非常精彩，不要害怕。现在我有点害怕。我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害怕？我做错了。我做错了什么呢？你应该让生命的每分钟都有意义。我为什么要对未知的东西如此害怕呢？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碧翠丝•里克特（3）

她哭了，又问了我一遍：“我做错了什么呢？”我想让她觉得好点，“你没有做错什么，”我说，“没有，你以前从没有那么害怕真是太好了。”快速前进到你临终时，你在向你的朋友和所爱的人道别。在你还有机会说时，会不会说什么你想说但还没说的话？我爱他们所有人，一直。我为我的孩子骄傲：他们一个是法官，一个是教授，还有一个是知名报社的编辑，他们都过得很好。还有，不要害怕，你们都太害怕了。她又一次哭了。她问我是不是害怕。“一直都害怕。”我回答。你希望你的什么东西不要被扔掉？没有。我努力摆脱所有。我把我留着的所有东西都扔出去，那些东西让我害怕。在最后的时刻，你想干什么？我想看看孙子孙女们怎么样。你看着你的孩子，你看着他们都是怎么长大的。最后时刻，我想和我的孙子孙女一起度过。但是应该不会，我想知道那时候我能走多远。回想过去，你最想念的是什么？这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每天每天，什么东西让你快乐？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到怎么回答。她不知道什么能让她快乐。保持床单的干净，只要那个洗床单的人不是我。经常锻炼，我对自己还有精力下楼、然后到处走动感到很开心。还有公共电台、我的杰克孙玫瑰、巧克力。我再也不能吃我最喜欢的食物了，我的食道有点问题。我不再放音乐了。我喜欢英国喜剧，《故作镇定》是我最喜欢的。我不喜欢系列幽默剧，不喜欢《宋飞正传》，那里面的人什么都不做。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碧翠丝•里克特（4）

你会最想念谁？我的孩子。我的丈夫。他是个可爱美妙的人，他气质高雅，长得像吉米•斯图尔特。我为他疯狂。我陪他一起变老，但现在他却不陪我了。我不知道我会变得怎么样，有谁知道商店里有没有死亡卖，它长什么样？你的一生值得吗？为什么？值得。我做得很好。我教养的孩子都还活着，依然还会说起我。但是他们现在得了老年痴呆症，他们不过五十几岁。他们也许不习惯活那么长，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活得更长，而且正在加重老年痴呆的症状，没人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很多人死去。我有点担心自己会活到九十几岁，然后才死去，我不习惯感觉老了。第一次挂上碧翠丝的电话，我都坐不住了，我想去见她，我希望她好好的。多亏了舍温•纽兰德，我现在知道没什么人在最后还会好好的。但是我告诉她会没事的，我但愿那不是一个彻底的谎言。如果碧翠丝能挺过来，也许，我也可以。我说“挺过来”，意思是在最后的几年里，不会在完全的恐慌中度过，就好像感觉死亡并不是很坏。在她搬去艾伦镇三个礼拜后，我打电话给她。她似乎开心一点了。不过她说：“你会看到很多走路的人和坐轮椅的人。我现在才明白坐轮椅是没办法的。”她听上去有点沮丧。上个星期，我和她的女儿一起驾车去看她。她告诉我她喜欢在路德教会做事。“吃完饭一定要去换正装。”她的手臂摆了摆，暗示她的衣服。“我不能就这么去。”她穿着橄榄绿色丝质运动裤和一件绣花的T恤衫，这被我算作便服。“没有一个人是下属。”下属？“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没有一个人是副手。”碧翠丝被一个犹太教家庭抚养长大，并不是最明显的一个，不过她还是希望能找到更多犹太人，除了她现在已经找到了的3个。“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我问。她说，20年来，她一直到艾伦镇来看她做教授的儿子，他和他的一家住在这儿，所以她熟悉这儿。我去看碧翠丝的时候，她没有哭过。不管我怎么试着让她抱怨，她都没有，我真的试了。因为我觉得这是应

该做的：把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说出来。但是碧翠丝决定要勇敢。她是位亲切的主人，她和我一起走过墓地，又走过艾伦镇的主街道。她让我帮她读读墓碑上写着什么，我想她只是想表现得礼貌。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不久之前，我走进兽医的办公室，我在那儿领了维茨和毕茨。服务台后的人叫道：“女士们先生们，请看好你们的猫！靠近这位女士的所有猫都会得糖尿病。”即使很明显他是在开玩笑——不管怎样，人们怎么会知道你有糖尿病呢？——每个人都明显地缩了一下。他们把猫笼关上，然后看着我。我成为了没止境的抱怨承受者，看上去大概很内疚。先是毕默茨。毕默茨几乎是住在兽医那儿。在他刚生下来的前几年，我必须每两三个月就要带它来一次。我是个健康受损的人，我们都是——我，维茨还有毕茨。在毕茨被诊断出糖尿病前的一年左右，他们告诉我医院必须让毕茨留夜观察。我刚刚把它弄丢过，所以，猫不在家时让我很不安，这让被独自留下的猫也不安，而我也不安。当兽医开始斥责我，我有点颤抖，就快哭了。“听着”——如果是电影里，他应该会扇我个巴掌——“你必须冷静。你吓着你的猫了。”我看着颤抖的毕茨——它还那么小——我意识到了兽医是对的。我镇定了一下，这对毕茨马上有了安抚的效果，它惶恐是因为我惶恐。那以后，我不必一直让自己镇定了。因为他们诊断出毕茨患糖尿病后，它看兽医的次数降低到了一年两次。猫糖尿病的控制方法和人的差不多。你用一根特殊的塑料棒插入他们的尿液中，检查胰岛素水平，等待30秒让它变色，然后用图表对比颜色。几个月后，毕茨的检验棒呈现深棕色，意味着葡萄糖含量很高。其他方面他看起来都没事，但是检验棒持续变深，所以我提高了他的胰岛素水平，可这并没什么帮助。检验棒还是在15秒内就呈深棕色，都快变黑色了。我觉得可能是检验棒的关系，一定是检验棒不好。于是我做了个测试，我把一支检验棒插入维茨的尿液，如果它呈阳性，那么我的假设就是对的。维茨的测试呈阳性，我就知道是这样。我打电话给兽医，“检验棒是坏的吗？”他说，“把维茨带来。”维茨也被诊断为糖尿病。我：怎么

可能？兽医：我不知道。我：他和毕默茨没血缘关系。他们怎么会都得糖尿病？兽医：很惊人，不是吗？（暂时的沉默。）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我：几个月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毕茨有糖尿病，现在你告诉我，我一下子有了两只患糖尿病的猫？兽医：是的。我还没觉得我应该受到足够的同情，该死！因为我低估了做糖尿病猫主人的难度。这是我们要做的事：首先，你要把猫留在兽医那几天，让他们做各种胰岛素测试，以测量出注射胰岛素准确的种类、剂量以及次数。他们做完这些，你要付1000美元。这还没完。有时候胰岛素注射没有效果了，他们就必须再重新测试：用不同的胰岛素，不同的量，不同的注射频度。又是一张千元大钞。接着是葡萄糖检测棒。最好用他们新鲜的中流尿液测试，而不能把检测棒插入有点时间并且不太新鲜的尿液中，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在猫撒尿的时候把检测棒放在他屁股底下。看在上帝的份上，猫和你一样不喜欢这样，所以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在你出去或者睡觉的时候去撒尿。你的生活就在抓着猫撒尿中循环。不管你在做什么——看电视，看书——你必须一只眼睛盯着猫，因为你必须在任何时刻准备好跳起来在它屁股底下放一根葡萄糖检测棒。有时候你跳起来，但是却是错误的警报：它们只是换个姿势睡觉；有时候你惊慌失措，笨手笨脚地拿出盒子却没及时拿出检测棒。有时候，我深信，它们只是想看看它们能让你跳起来多少次。我肯定，在我去睡觉以后，维茨和毕茨大笑、大笑、大笑——当然，还一边撒着尿——笑今天我被它们骗了多少次。在任何情况下，这两只猫的余生——如果你够警惕的话，它们可以活很久——将围绕着注射和尿检。有时候你需要检测它们的血液，尿检是粗略的。人类甚至都不用尿检了，因为血检更精确。抽猫的血时，你一定要让猫坐着不动，刺破耳朵的静脉，接着你要保证流着血的猫不会移动，那么你才能按着它的头，让血流到一根和尿检棒不太一样的、极细的塑料棒上，用一张不同的颜色对比表比较分析结果。现在我要做所有这些工作，而且是两次。我看着兽医提高了声音。我：为什么那么奇怪，在两个不同时间领养的

猫会都有糖尿病？他知道他应该表现出一点同情，他尝试了。兽医：的确很神奇。但是我不能接受，我肯定一定是兽医弄错了。哈，我想，我要测试自己的尿液，如果测出来是阳性，就表示检测棒是坏的，兽医的诊断是错的，那么我就没有两只患糖尿病的猫了。我回家，然后上厕所，结果是阴性，我清醒了。所以我躺着等着两只——两只——猫——撒尿。虽然我觉得这些都不大可能，但这段经历却让我和维茨还有毕茨更亲密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

哪个年龄段的男人自杀比例比较高？75岁或更老。对女人来说，自杀的高峰年龄段则是在45岁到54岁之间。我猜想是因为中年生活对女人来说更艰难。在向着这不可避免的岁月进发的过程中，我好像并不孤单。虽然死亡是一件我不想急着来的事情，我还是想在这里、在此时宣布：让我活着，我希望用尽全力活下去。即使我苍白，受褥疮折磨，四肢、手指、脚趾都不能自由弯曲，我还是想成为千千万万人中能醒过来的那一个，所以，请让我活着。当女人——对不起，是中年女人——想寻死的话，她们会用枪：正确地说，40.5%的人会用枪。毒药居第二位，26.1%；接着是上吊，然后再是跳楼。中年女人最可能选择在星期一打爆自己的脑门，一般在中午和下午6点之间，最不可能在星期六这么做，而且，如果她们没有结婚，她们会选择在一个春天的星期一结束生命。纽约，很幸运地是这个国家自杀率最低的城市之一。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阿肯色州和亚利桑那州位列于“我受够了”图表的顶端。顺便说一下，专家都不能确定猫会不会自杀。有的说它们不会自杀因为它们对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者诸如此类；有的说“自杀动机可以以许多间接的、隐蔽的、无意识的方式显露，因此，动物可以自杀。”我不知道猫沮丧了会不会自杀。我看了看维茨和毕茨，哦，天啊，我恨我自己。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我为了让它们活着花了几千块钱。“最好不会自杀。”我对他们说。“喂饱我们。”我肯定他们这么回答。我？只要有电视，我就能坚持。如果节目好看，我光看电视就能像做别的事情那样感到满足。我就是那么肤浅，我承认。所以，我可以看到我自己在90岁时还快乐地看着电视，虽然只有我和我的猫。很悲凉，我知道。我想起了童年，我一直生病，所以5岁前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结果是我很享受孤独。我可以自娱自乐很久很久，只要我自己和我的脑袋就够了。我没有说这是理想的生活，但是我会把看电视称为一种生活方式。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1）

我怎么会对死亡着迷的？是因为我的母亲。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唯一她会对着热情、钟爱地说话的，都是死了的人。活着的人很好，不过死去的更好，死去的人总是更亲切、更有意思、更漂亮。因为我是个没想象力的孩子，我就有了所有最好的人都是已经去世的人这种想法。我母亲的母亲，格特鲁德•尤金尼亚•阿姆斯特朗（别人都叫她戴西），是其中最好的。戴西死于1951年8月6日早上6：40，终年47岁，那是母亲17岁生日的前7天，我出生的前5年。死因是冠状动脉血栓症。我曾经读过些故事，关于那些从未从父母去世阴影中恢复过来的孩子。母亲深信我也从未从戴西的死中恢复过来，我很想念她。只不过我想念的是一个人的影像，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成为了我人生的一个故事。戴西死后，母亲搬去和她的父亲沃尔特一起住，她的父亲在她3岁时离开了。两年以后，在他去爱迪生电力公司上班的路上，因为和戴西一样的病而去世。沃尔特一生中从没上班缺勤过。他去世的那天，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哦，沃尔特今天没来，他一定是死了！”是母亲去停尸房认的尸，虽然本来有很多成年的亲戚可以做这件事。沃尔特是母亲直系亲属中最后走的一个，母亲的祖母珍妮在母亲11岁时因为心脏问题去世。我起居室的墙上，有一幅戴西穿着婚纱的照片，就在我的书桌旁。我把它挂在那儿是因为受了上天、地狱和天使的指示，尽管我一个都不相信。有时候，我祈求戴西帮助我：（1）提醒我不要做错，因为我经常犯错。（2）她在意我。（3）她有责任这么做。我还有一张曾祖父“克劳德”——克劳迪亚斯•丹尼斯•考克的照片，我也向他寻求帮助。我长得像克劳德，我希望这种相似会让他更同情我的困苦。戴西很美很优雅。从她的结婚照上就能看出这点，虽然不能看得很清楚。她心脏不太好，不能爬楼梯。不光优雅，戴西还很坚强。我给戴西过世时住的医院写信，他们告诉我，她年纪很小就从高中毕业了，尽管她还是孩子

的时候就因为心脏病而卧床，3年没有上学。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但是经过3次怀孕未果后（两个儿子生下来就死了，还有一个只活了一个星期），她在30岁时生了我的母亲珍妮•罗琳。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2）

当母亲10岁时，她的一个阿姨带走了她的狗，因为她的哥哥想把斯诺伊送给他追求的那个女孩子，戴西没有阻止那个阿姨这么做。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万人崇拜的戴西唯一一件处理得不怎么完美的事情。我不确定一个不阻止阿姨把斯诺伊带走的女人可以为我和我的困苦做些什么。我母亲坚称没有人能抵抗那位阿姨。我想我母亲从小就会保护优柔寡断而细致优雅的戴西，而且我觉得她现在还是会保护她的母亲。虽然被沃尔特抛弃了，戴西却没有再结婚。她又一次坠入了爱河，可是教堂没有废除她原来的婚姻。她的余生一直与我的母亲一起度过，从事一个又一个秘书职业，一直到1951年7月13日，她死前的一个月，被送入了位于长岛的朝圣者精神病中心(Pligrim，诊断为更年期精神病，重度的。她的病历写着“产生幻觉，孤僻，轻度攻击性”。“轻度攻击性”，我的朋友马特跟我解释，说这些诊断意思是说当她不喜欢某个地方时会挣扎。我很高兴听到她抵抗，但也很伤心，因为那说明她很害怕，很想回家。她的病历没写别的，没人写下她的想法和感受，没人说过她的幻觉是什么。已经快50年了，母亲依然不想谈论这些。我希望能看看戴西的卧室，还有那些陪她走过最后日子的人——他们什么样？在精神不能受控的打击过后，我的祖母是否想过她很长时间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和依托？还是她一直到死前都很害怕，一直没能接受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我一直都觉得我和戴西有一种关联，因为我一出生，心脏就有一个小洞。跟现在相比，1956年心脏上有个洞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医生告诉母亲，我可能活不了，想想这对母亲的打击有多大。她一直因为心脏病而失去亲人，正确地说是五年一个，那时她21岁，是时候又要失去一个了。洞被填补了，我活了下来。但是在那些重要的关键年月里，我相信母亲告诉过我我很快就会死，所以很自然地，我很好奇那是什么意思。后来，她跟我讲了失去的亲人的故事，还有心脏衰竭但了不起的戴西，我逐渐把死亡浪漫化

了。我有了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我——我错过了一些东西，所有美好的都已经死了，在我出生前就死了。这种感觉一直拉着我回到过去，至于我自己的生活，我从没有向未来展望超过一年或两年。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3）

母亲一向都告诉我，比起任何事，她都更关注我的独立问题。她说，她这么做是因为她从没觉得自己独立，我从不觉得她曾经拥有奢侈到可以依赖的时刻。她的父亲在3岁时就离开她了，她的母亲甚至都不能爬楼梯。戴西和珍妮从来都没有机会依靠别人。戴西不够坚强，去抵抗教堂和那个阿姨，所以她更应该努力工作，对她的梦中情人不再抱任何希望。那个小女孩——我的母亲，必须为了戴西而坚强，没有任何人能帮她告诉那阿姨应该自己去弄条该死的狗。事实上，我的确成长得很独立，但是有些奇异的副作用。我会向死去的人祈求，这让我觉得好一些，不管有没有帮助，我喜欢死去亲人的照片就在我身边。打字的时候，戴西和克劳德的照片就挂在我旁边。我看了又看，试着把他们看成活着的人，想象他们像我一样，觉得所知的唯一永远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戴西——我最希望得到她的帮助，也许，是因为她如此长时间的生活中都没有爱，她可能能明白我正经历着什么——但是她是最难想象成活着的一个。在那张婚纱照中，她没有看着相机。照片的色彩也不像生活中的色彩，那是旧照片的色彩，那么简单的信息不够召唤她。不过如果我能把她召唤出来，我想，她也不会完全消失。那是小小的复活，但是，如果把它们串联起来，也许能加起来成为什么。我决定去戴西的坟墓看看，那会有帮助。“妈妈，戴西葬在哪里？”“我不记得了。”“她在什么地方去世的呢？”“皇后区的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你问我这个干嘛？”我不想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因为我希望戴西能解救我，妈妈。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

最后我还是赶上了老兵节的游行。天还下着毛毛雨，但是暴风雨停了，最后的游行者走到拐角处，停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前。我注意到所有鼓手中只有一个不是女人。我忍不住反复跟自己说，即使这并不是我要去的原因，我还是觉得花时间来这儿的感觉很差。去游行时，我总是迟到，但是总能赶得上对着路过的老兵微笑，他们大多数看上去茫然若失。一个苍白的、站不稳的老兵在离我5英尺远的地方，在队列中跌倒了。“我们正在撤离。”当老兵被他们安置在一个椅子上带走时，他的一个战友说。我为他们介绍的每一个人鼓掌，即使是少校，因为我不希望因为失礼而得到一个不雅的手势。我穿了条裙子，平时我几乎不穿裙子，我觉得那样可能显得更礼貌。有些士兵看起来太年轻了，都不像老兵。我还想起了海湾战争。一群衣服和帽子上印着“越南”的老兵站在我的右边。我想：他们是骗子，因为他们看起来也太年轻了，不像老兵。但紧接着，我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很难过。如果我是错的呢？我问了一个看起来老一些的人，问他是否能看看他的节目单，他签了名，要把它送给我。后来我感到后悔，因为几个小时后我才意识到他肯定也是个老兵，即使没穿军装。那个时候，我只对他要给我单子的举动感到尴尬和狼狈，我本应该说是的，我本应该说谢谢你。早上11点，一阵沉寂后，空军第177师做了一次交叉飞行，那就像一颗炸弹从天空的这一头飞到那一头。（后来我在艾柯上读了人们发布的帖子，想着他们说的爆炸是什么。）老兵开始在旗杆边献花圈，主持人读着每一个花圈捐赠人的名字。一个站得离麦克风很近的人告诉主持人快点。主持人照做了，那些献花圈的老兵不得不跑着去。他们为什么不让老兵们慢慢来？那过程差不多在30秒内结束。接着一个名叫瑞克•卡里奥的老兵走上前，他穿着一件漂亮的、保存完好的棕色羊毛军装，叫我们上台唱歌。我爱上了他的微笑，我努力想象他40年前的样子。他一定参加过朝鲜战争，因为他看上去不超过60

岁。我想知道哪个军队有棕色的军装？有人递给我一本印着“你爱唱的101首歌”标题的印刷册子。这时，几乎所有人都走了。我留下来和十几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女士们唱歌，还有瑞克。执勤的警察和在街上抽烟的人看着我们。我们唱了《美丽的美利坚》、《老朋友》、《涂鸦的美国男孩》和《伟大的旧旗帜》。我不得不在唱《喜悦之后》时停下来，我唱得太多了。我走到放花圈的那里，那个刚刚给我签名的人在那里，我还是没意识到他是个老兵，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们一起沉默地站着，看着从公园管理部门出来的人把巨大的美国国旗从树上解开，在旗降到一半的时候抓住了它。喜悦结束以后，黎明破晓以后，舞者离开以后，星星落幕以后，许多回忆心痛了，如果你能把它们都读懂；许多希望消失了，喜悦以后。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1）

乔治•巴兰钦曾经说过：“男人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他的理想伴侣。”最近，我的录音电话坏了，我查出了问题出在电话基座的红色电线上，我想，我的理想伴侣应该为我能做这个感到高兴。他会喜欢巴西音乐，并为我能演奏而感到兴奋，他会同意一个电影院最重要的是音响系统这一观点，并会为我知道曼哈顿哪个剧院拥有最好的音响而感到感激。在我的幻想中，我对我的理想伴侣来说也是理想的。我有一个特别尴尬但却珍贵的幻想，那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想。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大礼堂发表过一次关于网络空间的演说，那里坐满了来自另一个叫做“维尔”在线服务网的人，那些人恨我。事实上，许多维尔网站的人都很恨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真实的或是幻想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在维尔网站的人甚至从没听说过我。然而，在我的幻想中，大多数听众席上的人听说过我，他们在那里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骂我一顿。我开始演讲，但是马上被带有敌意的问题打断了。我发现了坐在前排的一个老人，他坐在轮椅上，连接着某种精密的生命维持系统。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去，他看上去很不安。一个亲切的，看上去很绅士的四五十岁男人在帮他，可能是他儿子。“怎么了？”我问老人。他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这些人都恨你。对我来说，你似乎是个好女孩。我来这里是想看一场《潘赞斯的海盗》的表演，我一定是搞错时间了。你看，我就快死了，我总会有这样乱糟糟的幻想。”在我的幻想中，每个人都有珍贵的想象。“我坐在听众席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要演唱《一次可怜的流浪》。她看着我，顿了顿，和我做了个眼神交流，然后转向我，对着我唱了整首歌，就好像我是大厅里唯一的听众。”“当我听到他们今晚要在这里上演《潘赞斯的海盗》时，我想，我就快死了，我还能失去什么呢？也许奇迹会发生的。生活是如此艰难，我没时间让我的幻想成为现实——管他呢，这是个愚蠢的幻想，也许生活会让我失望，但你永远不

会知道到底会不会失望。”“所以我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了你，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对他来说，我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我希望自己的幻想会成真，但是我错了。不过这只是件小事，也许，只是也许，在我死之前，我的一个幻想，总有一个会成真的。”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2）

“但是，当然，它没有成真。因为那是个愚蠢的幻想，我是个愚蠢的人，而且就快死了。”他开始哭。和他一起的那个年轻点的那个男人给了我一个抱歉的表情，收拾好了东西要离开。我走到对着老人方向的舞台，摘掉眼镜，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开始唱歌。一次可怜的流浪！可是一定全然迷失，带着慈悲的心，你的脚步重回，一次可怜的流浪！一次可怜的流浪！如果你的爱情像我的一样悲凉，能不能帮你找到真正平和的内心，为什么，猜想，这是你的。我停下了，因为这些是我记得的所有歌词。不管怎样，我的幻想理论上有可能发生，如果不发生或许是因为幻想得还不够。我喜欢那老人，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的幻想是有可能成为现实。所以，它们必须受现实约束，这加深了我的奇怪想法。我歌唱得并不咋样，但是对老人和我来说，这不是关键。那个帮助老人的男子真的是他儿子。当然，他也是我的理想情人。我走下去，牵起老人的手，吻了他。他儿子轻轻地说：“谢谢你。”然后拿走了印着我名字的传单，因为他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们会相爱。他们离开了。我走回去，想继续演讲，但是我哭了，因为那老人就快死了，我们都快要死了，但是至少我们有一刻沉浸在灿烂之中。观众席上的敌对分子消失了——不是因为他们不恨我了（现实又一次约束了），而是因为老人就快死了，他们就快死了，所以，即使他们恨我，当看到这灿烂一刻，他们也不想破坏。我知道这幻想有多么感伤，但是我从没有厌倦它。我把它告诉我的朋友玛丽安。“维尔网站那些恨你的人后来怎么了？”她问，“在你唱歌或做别的什么时，他们能放火吗？”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维茨和毕茨——“猫”格剖析维茨友好、外向，维茨喜欢人，它会走到任何人面前。我猜它在被扔到动物收容所给人领养或人道毁灭之前，一定被照顾得很好。我甚至把维茨放在一个大袋里，带着它和我一起坐在朋友的摩托车后座上，它都没表现出任何异议。维茨很聪明，它会开冰箱，还有房子里的任何抽屉或者橱柜。当它躲进冰箱时，它会用一只爪子把纸箱撕成一半一半，挖出一个洞，接着欣然享受。我不得不装一个钩扣保证门关上，不过有时我会忘记用。每次它躲进冰箱，我都会说：“坏猫。”不过我不是真的这么认为，我为有它的陪伴而感到骄傲。维茨害怕改变，我觉得它是从我这儿学的。有一次，当我对它从来没有到外面去玩过的事实感到很抱歉时，我把他带到斯坦顿岛的一个公园，我为自己摊开了一条毛毯和一本书，然后把维茨放在草地上。那就像把磁铁的同极放在一起一样。它马上从草上跳开，回到毛毯上，害怕得发抖。我抓起它，把它卡在树枝上，它又从树上跳下来，然后再从草上跳起来，回到毛毯上。我放弃了，自然和维茨是相斥的。维茨一直听从于毕茨，尽管它是先来的。如果维茨和我一起蜷缩在沙发上，然后毕默茨也跳了上来，维茨就会离开。我总会说：“别让毕默茨抢了你的地盘。”但是我的话不会让它回来，它总会放弃和毕茨抢地盘。维茨还是只更适合和你一起蜷缩着的猫。只要维茨找好了地方，它就会一直陪你躺在那里——只要毕默茨不来。维茨平和、让人安心，还很可靠。在我晚上回家时，它总是第一个在门口迎接我。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毕默茨毕默茨从不在一个地方呆很久。它会跳到沙发上和我一起躺着，可是5分钟以后，它会跳到椅子上，然后是地板，接着又是床。不过它比维茨柔软，也更热情。有时候它会用头顶着我的头，然后不动，冲着我的脖子呼吸喘气。不管什么时候和我在一起，它都会发出呜呜声，再用鼻子蹭蹭我，用爪子拍拍我。但是只有和我一起时，毕默茨才会这样。它是只胆小的猫。每当有人来，毕默茨会躲起来。在被抛弃前，它一定没被好好对待。它比维茨更需要我，需要我更多的关心。不管我走到哪儿，它都跟着我，它一定要和我在同一个房间，一定要坐在我正在写着字的纸头上，一定要坐在我正看着的书上，一定要在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坐在我的头上。回头想来，它很性急。但是——我知道我会为此下地狱——毕默茨是我的最爱，它是我的孩子。我就像一个不愿意承认有偏爱的家长，但我想这偏爱是因为它早期的健康问题带来的，我刚带它回家的整个星期，都不得不用点眼药水的滴管喂它，我们之间有不可磨灭的回忆。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说猫不喜欢你一直盯着它们看，但是如果你看着它们，慢慢眨眼的话，它们会喜欢。如果我看着毕默茨慢慢眨眼，它也会对我慢慢眨眼。维茨也喜欢这样，不过毕默茨会爬到我身上，加入我们的眨眼活动，而且不管我在做什么，我都忍不住把事情放一边，和毕茨眨眼。毕茨和维茨分别是13岁和14岁，它们正步入老年。行动正在变慢。它们原来在走廊里可以跑来跑去500个来回，现在却只能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毕默茨，比维茨年轻一岁，依然可以跳上橱柜；年长一些的维茨却不行。以前，我扔出乒乓球时，它们会飞快地去追逐；现在它们甚至连看都不看。然而，它们似乎并没有对此完全绝望。毕茨还是会跳到我身上眨眼，维茨和我躺在沙发上不被打扰时，还是会发出呜呜声，它们和从前一样快乐。我的猫在处理年龄问题时做得比我好。我的朋友乔，同样不对年届40岁感到兴奋，他说问题在于是我们还不成

熟。我们不断从《宋飞正传》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从未长大，所以我们不知道怎样变老。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友情（1）

我和乔一直等待我们的友情变成电影《当哈利遇上莎莉》那样，我们之间就存在着这种水平的舒服关系。比如说，我在为自己的小肚子感到困扰时，就会和乔比比身上的肥肉。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和别人一起比肥肉时感觉也一样自然？乔和我忍不住想，既然我们这么亲密，如果我们能设法变成比朋友更进一步的关系，那么事情也许会变得更好。那就像看着命运之轮滴答、滴答、滴答地转，你屏住呼吸，希望滴答声能在转到爱人那格时停下来，它就真的转过了所有代表朋友的格子，在爱人那格停下来，直接命中，直达我们的心愿。我在1987年认识了乔，我们还都是研究生时就遇见了对方。今天，乔在电话里说："我们结婚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问题是：我们之间没有两性的那种吸引力。我们几乎比喜欢任何人都更喜欢对方，但是却不能想象我们俩接吻的情形。如果我不能想象吻一个人，那么我就不能想象嫁给他。因为一些我不明白的原因，乔觉得这并不是问题。"乔，我们必须解决性的问题。""为什么？"他大声抱怨，"瑞德说性不是问题，她说那不是原因。"他说的瑞德是指我们共同的朋友——瑞德•伯恩斯。她是我们上大学的学校——也就是我现在教书的那个地方的项目主席。我们之间的争论基本就在这些事情上。最初的陶醉过后，性的重要性慢慢褪去，能让你们继续在一起和保持快乐的，是像比比肥肉这一类的事情，很多人相信这点。我看过公共广播公司的一集纪录片，名叫《媒人》，媒人也持与这相似的观点，那些只持续5到10分钟的事情（我想知道，她是和谁发生的关系？）并不重要。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友情（2）

历史上，婚姻既不关乎性也不关乎爱，它与经济和政治有关。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把基本要素改变了，改成了性和爱，因为经济和政治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也许基本原理还会再变，在将来，也许人们会为友情结婚，乔只是超前了。我不得不说，乔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电视中断时间，这是件多么让人欣慰的事。电视中断时间就是那些没什么好节目放的时段，那时适合打电话。这个默契到可以结婚的程度吗？别人好像都觉得可以，瑞德坚信乔和我终究会走到一起。我们之间只有朋友的感情这点似乎只烦扰着我一个人。我想告诉他们，如果我能对乔有不止朋友的感情，那么就没什么能让我更高兴的了。我希望我对乔的感觉能够改变。但是瑞德和《媒人》都忘了，尽管行为本身可能相对简单，但是欲望的强烈程度会减弱。和谁有性关系，并不只意味着和谁发生关系，那会改变你们一起做的所有事，所有所有的事，那是一种浪漫。和爱人一起散步与和朋友一起散步感觉大不一样；和爱人一起看电视与和朋友一起看电视也大不一样。你和朋友不会有一首“我们的歌”，而我也不会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会比那个更好。我和老朋友克丽丝有一场正在进行着的辩论：单身和结婚，哪个更好？朋友和爱人，哪个更好？没结果，辩论处于僵局状态。它们都有好的地方，两个我都想要，我受不了生活中没有浪漫。我知道斯图亚特•斯莫利的一般说法是：爱情不能拯救你，只有自己才可以拯救自己。但我不指望被拯救，所以没什么能拯救我的，我也不能拯救我自己。但是与此同时，有爱总是比没爱好。没有爱的生活，是处于最底线的，是令人震惊的，不可接受的。我依然过着快乐的生活吗？是的。但是我不觉得现在这样没有浪漫爱情的状态还过得去，任何方面都过不去，不管是形式还是心理状态。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友情（3）

前天晚上，一个刚刚升级为爸爸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他很明显想吻我。我们站在他车子旁边一个长满常春藤和紫藤的石阶上，找了一个又一个借口站在一起继续说话，却无法确认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感觉。身旁银杏的枝叶一直贪婪地伸展到天上，就像是在渴望着天上的星星。我坚持着，努力想找出如果我们接吻也没有关系的理由。我们都在指望着对方，思索，也许……也许……也许……你觉得？不行。除非……？不行。我先放弃了，因为他的儿子刚刚出生，但是有那么几分钟，我被那种如果没孩子的渴望所包围。那些写诸如“我不需要任何人，我是个快乐的单身女人”之类书的女人，统统可以见鬼去了。我承认，没有爱比拥有那些虚假的爱要好。那只会让你感觉更糟，因虚假的爱而在一起比一个人还要孤独。如果是那样，我宁愿马上回到一个人的状态，或者和朋友混在一起。所以，我告诉乔，我们应该变成隔壁邻居。我们应该天天一起出去，坐在一起喝咖啡，聊朋友八卦，还有比比肚子上的肥肉。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的友情比我拥有过的任何爱情都要持久，也给了我更多的快乐。这对我所有朋友来说似乎也都适用。我不是说我不想找到我的梦中情人，谁会希望一生没有爱情呢？但是，为什么陪着我们一辈子的大多是朋友而不是爱人，这中间肯定是有原因的。“嫁给我。”乔又一次在网上求我。也许我会的，乔。如果我爱上你更多一点点，也许我会的。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

有时候，一涉及到钱，就很难把一个危险的精神错乱分子和一个基本正常的人区别开来。面对账单，完全正常的人也可能发狂。就说这个家伙吧，他在艾柯上混了好几个月了，可是从来没有付过钱。我最近寄给他的清单被他又寄了回来，还用铅笔在封面上写着：去死吧。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你的俱乐部，所以我不欠你任何东西。你的威胁不会吓到我。如果你不肯罢休，有一天你会后悔你没有（相信我/听我的。）我不想再收到你的回信，或者其他任何关于这琐碎的荒唐的烦人的鸟事的东西。我强烈建议，请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并且相信，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这64.35美元对你来说都值了。如果你把这封信给其他人看，也不会免除你与我之间要开始的一场对决。请明白，如果我亲自要做一件事，就拿撒尿来说，我就能比任何活着的人尿得更用力，尿得更远、更长。而且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现在要开始亲自做这件事情了。你真诚的（姓名省略）（电话省略）我当然相信你能尿得更用力，尿得更远、更长。那是因为至少活着的一部分人，有比用力撒尿然后大叫“看到嘛，看到嘛”这种事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接着我想，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的？因为这个工作，让我和这样的人发生冲突？我查了查这家伙的账号，他没有用很多服务，所以这事我就这么算了。碰到这种人，我会败下阵来。我会就那样站在那儿，因为震惊而僵住，世界上竟还有这种人，而他们的注意力就那么直直对准了我。如果他拿着一把枪或者一个气炮来找我，我会死的。不过事情是，如果我在鸡尾酒会上碰到这么一个奇异的撒尿男人，我大概不会怀疑他会写出这种话。我觉得那些少数会说“哦，天哪，对不起，我不是真的想要用我的账号，我打算注销它的”的人才会那么写。不。他们不止欠你钱，他们还一定会臭骂你。然后，还一定会找到些为他们的恶意辩护的理由，就像“这个月艾柯太慢了，电话线老是断开。”任何什么可以证明你是混蛋而不是他们错的东

西都会被拿出来。但是最终，我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解释，这是人们处于欠钱状态时采用的自我防护方式，这就是他们应付的办法。好吧，我是个人，但我不是圣人。所以我还是少为他们考虑了些，我想我应该要做得更好，而这些正是所有人想的。我的下一个职业一定不要和给人开账单有关系，不然我宁愿死。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

她把关，她评分。“1点钟在巴西之声，穿一身白。”伊沃最后这么告诉我。哦，这简直太好了，我终于登上巴西之声的舞台了。这里就像圣诞节来了一样：所有地方都是灯光，闪烁着，变换着颜色。每个人都和我握手，祝我好运。后面的40分钟我都糊里糊涂的，不过还好，没有敲出什么大错，我记得这是伊沃第一次对我笑。不幸的是，我的欢欣和胜利只持续了一会儿，就像人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那个舞台并不和想象的一样。就在伊沃宣布我们10分钟后回去以后，这个家伙跑到了我面前，上下打量我。他：你是那个在最边上打鼓的女孩吗？我：是的。（我是乐队里唯一的左撇子，因为我要使劲敲，所以所有人都站在我左边，于是我总是在最边上打鼓。)他：我朋友想见见你，不过他太害羞了，不敢自己来找你。（他凑近了看看我）你确定你是最边上的那个吗？我：是的。他：把眼镜拿下来。我：但是我打鼓的时候戴着眼镜。他：你确实是最边上那个？我：我确实是最边上那个，言归正传吧。他往边上看了看，“是她！”他指着站在我右边的一个女孩。现在你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听说过的最有名的隐身术。她很高，非常可爱，只有20岁左右，就是他们所说的“最边上的那个”。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对那些抱有“我很好，我对得起我的皱纹”这种态度的人说“滚蛋”的理由。他们说得好像我不应该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试着鼓励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一直持续，这是有坏事发生时我的标准说辞。当然，这也同样意味着，没什么好事可以一直持续。中年生活不会一直持续，因为你进入了老年生活；当然，老年生活也不会一直持续，因为最后你总会死。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几年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戴着随身听在街上走路，走在我前面的人突然震惊地回头看我，有时还带着害怕或责备的表情。当他们看见我时，立刻就放松了，然后继续向前走，我想可能是我唱出声了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我对自己的音量很了解，就算在我最自信的时候，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在街上唱得很大声，大到别人都听得到的地步。除此之外，唱得太难听也不能解释人们看我时的表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那么震惊。在所有人转过来看我以后，可能我发出的声响就没有了，因为我闭上了嘴巴。我一直觉得去问他们怎么了太尴尬。所以，直到我随身听坏掉的那天，这一直都是个谜。第一次在街上不听音乐，突然地，我大叫——我是说，真的很大声——“曼基”（曼基康猫的简称，那是我对维茨还有毕茨无数昵称中的一个）！我前面的女人转过来头诧异地看着我。我对她说：“对不起。”然后开始想，我这几年可能把什么喊了出来。对着一只猫说话——本来应该是活泼甜蜜的亲昵字眼，但被一个塞着耳机的女人在街上叫出来后就完全变成了神经病。我不能想象走在我前面的女人会觉得“曼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还叫了些什么？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还叫了以下名字：“肚肚。”（这是毕默茨的一个名字，他有个大大的肚子。）“普。“（布特•普的简称。）“宝贝猫”或者“宝贝仔”或者有时候就是“仔”。（再或者，依然很糟，拼起来变成肚肚仔。）“呸呸。”（这是从“呸呸猫”来的，再或者“呸呸仔”。）这吓到我了：我是那种会在街上跟自己说话的人，是那种会让你想知道她从哪里来，怎么会落到如此可怜境地的人。好极了……我怎么会到这种可怜境地，对着并不在场的猫叫唤？我想到它们就会忍不住叫了出来。大多数人拥有的内部疯狂监控系统在我身上失控了，没有什么可以克制这种冲动。我爱我的猫，所以我会大声叫出它们的名字。它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从想到它们，到和它们说话，只需要很短很短的时间。我大概

面对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不过就是太爱我的猫。所以你永远也不会看见我的邻居站在我们公寓楼外面，拿着麦克风告诉本地新闻记者说：“她似乎很正常。”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苏珊娜•罗森（1）

苏生于1923年11月12日，纽约布鲁克林，是那个想和我结婚的朋友——乔的母亲。因为我现在决心让他看看我把我的猫照顾得多好，他开始考虑他的老年生活了。苏•罗森的图画和水彩画让她进入了享有盛名的音乐艺术高中，但是那学校在郊区，而苏害怕乘地铁，所以她没去上。她上大学学了教育专业以后就不再画画了，她怀孕以后，就不再做代课老师。圣诞节期间，她在吉尔区的格罗西星格酒店遇到了她的丈夫——马克斯(Max)。那时她25岁，他34岁。他坐在沙发上看《纽约时报》，苏问他看完后能不能借给她看一下。他说好，但是加了句请她看完以后记得还给他，然后她回答说好的，我会帮你放在这个靠枕底下。马克斯想她怎么这么可爱，居然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我要娶她。”他对朋友说。两个月以后的情人节，他求婚了，然后，他们在接下来的六月结了婚。他们的两个孩子，利亚和乔，是随马克斯父母的名字取的。乔是个电脑程序员，利亚则跟随了她母亲的脚步——拿到了教师资格，但是在她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不教书了。苏•罗森从来没有离开过布鲁克林。她一直想去欧洲，但是从来没有去成。她的丈夫马克斯——她一直叫他马克，去年过世了。苏足足用了两天，来清理他的壁橱，可现在还是满的。“他什么都不舍得丢掉。”虽然我和乔做了10多年朋友，苏的住所也只需要乘D路车1小时就到了，但是我们从没见过面。在我访问苏的时候，乔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不接电话时，他就试着用电邮和网上聊天找我。你老吗？我开始觉得老了。公共汽车停在我面前时，他们会放下梯子。我不觉得我看上去很老，但是乔说我看上去很困惑。他说人们都是因为我看上去很困惑，所以对我好。我有一点老人痴呆的症状，行动越来越缓慢了。我现在比从前更容易累。我现在也一直都会说到死亡，我正准备着。我马上觉得和苏在一起就像和乔一起那样舒服。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苏珊娜•罗森（2）

年轻时的你和现在的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以前起床后都感觉很好，但是现在我有种不想起床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还有更多的东西，前面总是有更多更多。现在我再也不那么觉得了，我不觉得我还有更多机会。我开始感觉到不自在。你有过中年转折吗？没有，我太忙了，我的一生就是要为我的家庭和别人做些什么。当我不再需要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空虚。我一直想去博物馆，现在我可以去了，却不想去了。当你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身体时，你有什么感觉？以前我很喜欢，我丈夫总说我有好身材。但是最近我在萎缩，我的身体看上去不好看了。以前我往下看，可以一直看到漂亮的脚趾。现在，我往下看看到的是凹陷而不是笔直漂亮的身体，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事。我想看上去好一点。我不明白她说的凹陷是什么，在她试着给我解释时，我也没能更明白。我想她是不是像朋友们坚持说我会想象自己有肚腩一样，想象她自己的身体已经凹陷。什么让你害怕？我不喜欢我的房子里有别人，我不喜欢人们到这里来为我打扫。你会看到那些生病的人，助理们会进去帮他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从来不想那样。我害怕生病依赖别人，或者进医院，没办法自己照顾自己。我也不想用特别的措施来保证我活着。有没有什么不再会让你害怕的东西？我变得更好斗了。我以前很胆小害羞，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丈夫，我变得更好斗了，我要照顾他。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苏珊娜•罗森（3）

有没有什么你不再在意的东西？我不想再画画了，我没有欲望。你在变老的想法会让你害怕。我只希望感觉很好，那我就能做我想做的所有事了。我看很多电视，我觉得那很糟糕。“我也看很多电视”，我告诉她。然后我也开始想我再也不会做的事情。假设你现在在对一个年轻的、你在意的人说话。请完成这个句子：“如果你知道……”无论你说什么，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人必须自己经历。我可以说“珍惜每一天”，但是那不会有用。总会有一段时间，你很年轻，你拥有面前的整个世界，每个人都梦想他们会变成一个特别的人，我们都有过那样的梦。然后你会有一些失望，你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那些梦。一天早上，你醒来，然后意识到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要去任何地方，我就在我要去的地方，那就是你真正长大的时候。哦，天啊。快速前进到你临终时，你在对你的朋友和所爱的人道别。在你还有机会说时，会不会说什么你想说但还没说的话？乔不是那种伤感的人。我会告诉他我多么爱他，无论他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的情感。这些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每次他来看完我离开时，他都不让我下楼到车子那儿跟他说再见，其实我想下去和他道别。你希望你的什么东西不要被扔掉？我的相册、我的高中年鉴、我年轻时候的照片、我父母的照片、战争时期，我父亲写给母亲的信、漂亮的信、我母亲的成绩单、我父亲1912年来这个国家时的护照，还有父亲和丈夫的军队退役证。在最后的时刻，你想干什么？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苏珊娜•罗森（4）

一个大型家庭聚会。当我丈夫快要去世时，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说起这个。我们不能透露任何私人感情的信息。我可以说邮件，可以说孩子，但我不能说自己是什么感觉。我很想告诉我的孩子和孙子孙女们我是什么感觉。我能受得了我的姐妹和女儿哭泣，但我受不了乔和马克哭泣。马克很少的那几次哭泣，都让人很不安。我有个孩子米歇尔，一出生就死了，马克来告诉我时哭了。但是通常他不安时就会变得安静。不管我们谁生病，他都会不安，然后就变得安静。回想过去，你最想念的是什么？食物、巧克力冰淇淋、热水淋浴、阅读。以前，我会读些经典的作品，但是现在，我更喜欢消遣的阅读，一些浪漫故事，我喜欢浪漫的电影。我喜欢在M大道上散步，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都在M大道上：美容院、药店、自助肉摊、还有超棒家庭用品集市，里面有书、衣服，那是家百货店。你会最想念谁？现在我想念马克。我想念看着他走过桌子的样子，我想念和他一起去餐馆的日子。所以晚饭总是我感觉最糟的时候。除了马克，我还想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孙女。你的一生值得吗？为什么？有时候，明天永远也不会来，我希望的事也不会来。我想生活中应该有比我发现的更多的浪漫，我应该有一段更刺激的恋爱。哦，天啊！哦，天啊！哦，天啊！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

苏让我记起了我害怕的是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然后发现没有时间了，我们最想的那些事情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了。我不停地思考着这些。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都以为事情会变得不一样。我看着站在地铁站台上的人，所有人，他们的渴望和我的一样。“每个人都梦想他们会变成一个特别的人。”苏曾经说过。摇滚明星、电影明星、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特别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有宏大的梦想，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中只有几个会成功。几百万人只有几百个是摇滚明星，甚至更少。有时候你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事却会发生。有的人乘飞机，总是害怕飞机会失事，然后机头真的向前倾斜了，他大叫：“哦，天啊，这次真的发生了！不，不，不，不！”黛安•基顿最近出了一本四五十年代旧新闻照片的书——书里有被殴妻子的照片，走丢小孩的照片，判刑杀人犯的照片以及被他们杀害的被害者尸体照片。“这些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而且他们没有机会去找出他们究竟是谁。”基顿写道。大多数你能想象得到的恐怖事情并不一定很戏剧化，你的小噩梦可能真的发生。乔告诉我他不知道他的母亲曾给她死产的孩子取过名字。然后他告诉我一件我很想知道的事情。米歇尔•罗森葬在哈特岛上——那个位于长岛湾、在布朗克斯和长岛之间的岛。哈特岛是纽约的窑户地（“窑户地”这个词出自《马太福音》，犹大出卖耶稣是个悲剧，他受不了因为出卖耶稣而得到的30个银币，所以就把它们放在了神庙里。神父不想把沾着鲜血的钱放进金库，拿了那些钱以后，他们用这笔钱向一个本地的窑户买了块地，用作外来者的墓地）。窑户地一向是穷人、无人认领者和未经确认者的安息之所。哈特岛就是苏•罗森42年来的小噩梦。乔急于告诉我关于米歇尔的事，因为他知道我对公墓着迷。他也知道我几年来一直想去哈特岛，那里是被纽约遗忘的人最后的安息之所。如果我能记得那些在哈特岛上的逝者，那么我就

赢了。我去过的离哈特岛最近的地方，那是一个朋友带我坐船去西海岸，我们没法靠岸，看到沙滩上一块大牌子上写着：“监狱，请勿靠近。”哈特岛归纽约市容整改部门管，基本上不可能得到参观的许可。我要给他们什么样的理由呢？当乔告诉我他的妹妹葬在那儿时，我终于意识到，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能走下船，走上那些被石头、蚌壳覆盖的哈特岛海滩了。几个星期后，当我被邀和一些人一起去哈特岛时，我正在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再也工作不下去，马上开始做白日梦。我想，那里会有强烈的风刮着，长岛湾一定有像亨廷顿岸边一样的气味。我会听到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吗？哈特岛上有足够的树叶作响吗？“我知道她在那儿，你母亲应该不会介意吧？”我问乔，我指的是米歇尔。“当然。你可以打电话给她，她是个坚强的寡妇。”乔称他母亲为寡妇。但是我没马上打电话给她，我能说什么？“你觉得你的孩子葬在窑户地这件事情怎么样？”我决定，先去那里，然后再打电话告诉她。我相信哈特岛能变成一个可爱的小噩梦，那是个比任何公墓陵墓更好的地方，我不想在没有了解实情前就这么告诉苏。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我的工作表（1）

•更新艾柯的备份磁带•缴清电话账单•回复邮件我有421条信息没回，所以最后一项在工作表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不过我没有回复，而是登录了艾柯的秘密空间——秘密空间是艾柯上我和一帮朋友聊天的一个私人空间，我们会着迷般地聊上一整天。现在，每个人都在聊食物。特别的是，他们想知道葡萄干是不是有害，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把葡萄干放在百吉饼里。接着我回复了差不多一百封邮件，首先回复那些用“为什么你还没有回复我的邮件”开头的人。然后我登上秘密空间，看看在我回邮件的时候错过了些什么。他们在描述梦想中的家。•叫安格斯修复记账程序的漏洞•写3篇关于猫的新文章，然后传真给贝琪贝琪是我的代理人。我写了一篇关于猫的文章，然后又把另外一篇文章上传到我的秘密空间，让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过于抑郁和绝望，他们不那么觉得。•打电话给那些使用无效信用卡卡号的人，拿到正确的号码•打电话给兽医询问毕默茨昨天晚上发出的怪声音•打电话给乔和克丽丝，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该剪短发•让杰更新我们的设备清单•打电话给妈妈一个星期前，我回了电话给母亲，我问她大家都怎么样——我的兄弟道格拉斯和皮特，还有他们的家人；我的继姐妹珍妮特和她的孩子。他们都很好。我也很好，我告诉母亲说，她告诉我她也很好。然后我打了电话给我继母，得知她和我父亲也都很好。•查看语音信箱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我的工作表（2）

7个人的调制解调器有些问题，20个人对账单有疑问。贝琪喜欢上个星期的新文章。克丽丝想知道我是不是要去长岛看她。回到秘密空间时，他们在讨论更喜欢和《吸血鬼猎人巴非》中的哪个角色上床，斯派克还是安吉尔。“斯派克。”我说。•寄清单给用信用卡结账的人•给帐户因未付款而即将关闭的人发邮件•把我在纽约大学所教班的演讲人的时间表整合在一起我教“虚拟文化”，是一门关于网络社会的课。我花了一个小时挑选特约演讲人，然后发邮件邀请他们。与此同时，秘密空间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家庭学校的争论。两个在纽约公立教育系统工作的人指出了家庭学校的弊端。“孩子还能在哪儿完成社会化？”一个问。不止一个人回答说：“我们都上学，好吧，你看看我们。”•寄给会计师银行对账单•买猫砂、袜子、标签打印机、邮票、灯泡和咖啡•塔库瓦的CD•问问鲍勃•克努特茨是不是要给我的房东打电话我很怕我的房东。•看看维尔制造怎么样艾柯网用的软件已经过时了，我说要换已经说了几年，但是还没找到喜欢的。有一个程序叫维尔制造，是维尔的人编的，维尔是我初创艾柯时模仿的网站，但是到这个程序为止，我还是没找到我所需要的，我们要完了。•传真新闻稿《作家乔•康奈利的实时访问》给媒体•在员工会议上提问：我们能拿可怕的昆虫学家怎么办？艾柯上有个人患有暂时意识丧失症。他知道他有这病，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发病。比如说，他会在网上登录写一堆东西，然后他第二天早上登录时，会问：“这些都是谁写的？”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我的工作表（3）

•在复印店取东西•给艾莉森寄感谢卡，感谢她的菲尔•奥克斯专辑我在艾柯上说我在找菲尔•奥克斯的专辑《愉快港湾》，几天后，艾莉森把她的寄给了我，就是我要的那个。是专辑，不是专辑的磁带，而是专辑。我又进入了秘密空间。现在他们在讨论进化，还在给一个年轻的会员提供就业建议。•给A公司和B公司回电话最近，有两家公司找我收购艾柯。我想卖掉它——相信我，就嫌卖得不够快了。我想过只需要看电视的生活，何况账单越来越难以负担了。不过，我还是不能想象没有艾柯的生活。对我来说，那会像死在轮椅上一样。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在一家疗养院，几乎不能动弹，在一间暖气开得太热的房间里看着一扇关着的窗，把现在这种一天24小时和朋友在一起的日子称作我的黄金时代。但是目前联系我要买下艾柯的人，眼睛里都闪烁着“大大的网络就是钱”的记号，我知道他们看到的是美国在线，而不是我心爱的功能紊乱的大家庭——艾柯。再说，我们的秘密空间会变成什么样子？除非我和这两家公司里的某个人很熟。•打电话给莫罗。问他去不去新泽西演出？•打电话给伊沃问问新泽西演出的事，大概是什么时间？我登上秘密空间问：我应该为新泽西的演出去买件新衬衫吗？因为我的梦中情人可能会在那儿出现。我想了想，然后在我的工作表中加了一条：•准备好艾柯的资料，给A公司和B公司看。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1）

距离圣诞，我还剩下6天时间去寻找救赎，不过看上去情况不怎么好。到目前为止，我正在做以前一直失败的事情。首先，我去看了《胡桃夹子》。什么时候，哦，是什么时候，我还记得那有多无聊。第一幕的全部场景，就是所有孩子还都不会跳舞，接着圣诞树在舞台正中央长出来，这一点也不激动人心，而且整部剧都不能让人兴奋。就算在我7岁时也一样，虽然为了祖母我装作好像很兴奋，祖母似乎很期望我被它打动。她一定是想在我这里找到她的救赎。我打赌，是像我们一样的人，才让每个冬天的纽约剧院订票处都忙忙碌碌：永远学不乖的人，一直回忆过去的人，一些人拖着他们的孩子、孙子孙女来，发出没完没了的叫声，他们的失望会一直在座位间飘荡，一直飘到舞台上，给芭蕾剧一个它本没有的深度。这是个邪恶的传统。接着，我去了圣路加教堂参加弥撒亚歌唱会。这完全是个错误，我被一堆不和谐的高亢女高音包围着。不是说我是个了不起的歌手，我根本不是，但是我至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轻轻地唱。我努力表现得和善些，我对周围所有糟糕的女高音微笑，就像我一点也不在乎她们有多恼人多糟糕，但是，接着，她们也对着我假笑，我假惺惺的大方就烟消云散了。你们听不见自己唱的吗？我愤怒地想。你们根本就不会唱歌，你们根本不用不停地唱，你们根本没得救了。问题不在于《胡桃夹子》或者弥撒亚，甚至不在于圣诞，而在于《战争与和平》。冬天让我想起《战争与和平》，还有小说中在雪地里跑着的那辆三头马车。那辆马车恰恰展示了我会怎么破坏我所有找到梦中情人的机会。那是在读托尔斯泰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你可能真的会陷入那种余生都一人孤苦的境地。可能某天晚上你和某个人一起睡，结果那个人就成了你剩下日子里最后一个和你睡的人。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2）

那以后，连我的为了我的苍老所备用的想法，也能让我度过圣诞。我深深被托尔斯泰的角色索尼娅吸引，据我所知，她甚至都没有一个姓。她开始时年轻有活力，维多利亚式的胸脯里装满了希望和对堂兄尼古拉斯的爱，他是她的梦中情人，是那个答应娶她的人。晚餐会时，她如此激动，根本一秒钟都不会注意到别的人。当尼古拉斯和可爱的女继承人茱莉•卡拉吉娜眉来眼去时，尼古拉斯甚至没有发现索尼娅正坐在那儿看着整件事。索尼娅逃开了，她没法承受如此绝望却还要强迫自己微笑。尼古拉斯在那不久后就去参军了。记住这一段。尼古拉斯第一次离开军队回家时，他的妹妹娜塔莎告诉了他索尼娅在被带走献身祭祀时说的几句话，那是只有第一次陷入爱情的年轻女孩才会说出的话："'我会一直爱他，但是让他自由吧。'这难道不可爱不高贵吗？"娜塔莎引用了索尼娅的话，然后问她的哥哥。尼古拉斯说他不会违背他的诺言——这是正确的反应。然后，娜塔莎解释说不是的，他完全搞错了，这正是她和索尼娅觉得他会说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被诺言所束缚，那就好像索尼娅说的不是认真的。就好像你会娶她是因为你必须这么做，而根本不是因为你愿意。"真是个可爱得傻里傻气的孩子啊。娜塔莎才是完全搞错了的人，我知道索尼娅在想什么。并不是说她所说的完全不是出于高尚的真情，只是她的牺牲并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在深处，她希望她的高尚能够得到回报，她是在证明她的爱。所以，尼古拉斯也应该坚持证明自己的真爱，他应该说他并不是不得不娶她才要和她结婚，他是因为愿意才要和她结婚的。但是尼古拉斯却因为索尼娅的话（或者他妹妹的话）而生她的气，他回军队去了，没有说是不是有一天会娶索尼娅。当然索尼娅希望会。她怎么会不那么希望呢？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3）

但是索尼娅却放走了尼古拉斯。我不知道她接下来要怎么做，我只知道在我心里她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形象。把这个事情简单地看作尼古拉斯欺骗天真的索尼娅是有所不妥的。这样的话有些重要的东西会被漏掉——索尼娅的重大失足——我发现这很有警戒意义，因为我开始读索尼娅时，就想到了为什么我的人生和她的完全不一样的理由，我发誓那真的不一样，因为你看我有那么多理由。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和她走在同一条路上，经历同样的事情，要是我不能领会决断的话，结局也会像她一样，而她的结局并不好。我还不能确切地指出结局是怎样。现在变得更难指出了，原因是我的一只猫——我很确定那是维茨，更老更胖，不管我采取什么手段都有头皮屑的那只——对我的《战争与和平》又揉又扯，像所有猫喜欢做的那样，因为书太旧了，整个章节的纸头马上变成了碎片。维茨和毕茨不喜欢我剪他们的指甲，所以我不剪。（我是那种暗示型的父母。）我确信答案就在缺失的那几页里，但是我会出去再买一本《战争与和平》来拯救我人生中的浪漫吗？当然不会。我指出了索尼娅的第一个错误。她把自己的形象太坚定地定义为悲剧的女英雄，以致于忘了尼古拉斯会很轻易就认同她的幻想。“我可爱高贵，所以应该让你自由！”于是尼古拉斯想，好啊。如果他爱过索尼娅，他就会极度痛苦，觉得也许她是在暗示他应该自由，因为她才是那个真正想得到解脱的人。索尼娅本应该想到这个的。但是她没有，她不明白在她幻想自己是个高贵的孤儿时（他们家是索尼娅的监护人），尼古拉斯并没有相应地把自己想象成索尼娅的解救者，他们的所想不能相互弥补。尼古拉斯希望索尼娅能成为悲剧的女英雄，家族里的所有人也都这么希望。因为他们陷入了财政危机，尼古拉斯不得不解救他们所有人，没人希望他娶这个身无分文的孤儿。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4）

托尔斯泰对她（我）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拷问。在那段描述他们为乘坐三头马车而全体穿上戏服的时候，尼古拉斯依旧没有发表意见。索尼娅的装束是其中最好的，她贴上了假胡子和假眉毛，整个人都变了。所有人都不断地说她看上去有多英俊，他们的注意让她感到放松。这时的索尼娅比任何时候都更活泼快乐。她知道这是现在才有或者永远都不会再有的事，所以她尽量利用好好享受。尼古拉斯马上注意到了索尼娅的变化。当他转过去看索尼娅的黑貂皮毛时，他在月光下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容光焕发金光闪闪的索尼娅，他就这样没办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这就是她的样子呀，我以前是个多大的傻瓜啊！”尼古拉斯凝视着索尼娅闪闪发光的眼睛这么想着，索尼娅大胡子下面的脸颊上漾开兴高采烈的笑容，这是尼古拉斯从未见过的笑容。“我什么都不怕，”索尼娅说。好吧，她的确应该不怕。尼古拉再没有像那样看着她，他也没有娶她，而她也从未找到自己的梦中情人。尼古拉斯娶了玛丽公主，后来索尼娅搬去和他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一起生活，忍受着一生没有爱情的痛苦。托尔斯泰把玛丽公主塑造为朴素平凡但拥有善良灵魂的形象，努力让事情的这个转向变得容易接受。托尔斯泰让玛丽公主的身边围满为了钱想和她结婚的男人，所以当尼古拉斯因为爱而娶她的时候，这基本上是件好事情。同时，尼古拉斯通过娶一个女继承人也拯救了他的家族。但是托尔斯泰对索尼娅的安排却是不可原谅的。像科学家讨论已解剖昆虫一样的冷静客观，娜塔莎和玛丽公主，这两个得以与自己梦中情人快乐生活的女人，总会谈论索尼娅的缺乏爱情，娜塔莎称她是一朵“不孕花”。就像各种各样草莓所开的花一样，她说。接着，托尔斯泰开始了赶尽杀绝。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5）

“有时候我为她觉得难过，有时候我又觉得她不会有像你和我这样的感受……”似乎索尼娅真的没有对自己处境感到厌烦难过，对于自己很像一朵不孕花的事实她也变得相当安心认命。就像一只猫，她不依附于人而只依附于家。她一直服侍着女伯爵和那些被宠坏了的孩子们，时刻准备着去做那些可以得到礼物的活。最后，他们不仅压榨她，还说，只有他们，而不是索尼娅，充分理解和感受了她的悲剧。去他们的，还有托尔斯泰也一样！索尼娅能感受到，一千多页里她都能感受到。但是他们不得不说她感受不到，因为不这么想的话那会变得不能忍受。让一个脸上曾经闪现“兴高采烈笑容”的女孩，最后意识到自己的梦想都建立在完全可以意识得到的无爱命运上，然后还要在一个曾对自己不能自拔的男人家里受到虐待？不。托尔斯泰最后这样轻松地结束：“哦，她对自己是朵不孕花觉得没什么”。我恨他们所有人。我用了多少个圣诞来想怎样才能避免索尼娅般的命运？她把自己虚构成一个高贵的受害者，然后生活给了她希望。如果我想不出办法的话，生活会履行我被死亡包围以及孤单与猫一起的幻想。在索尼娅16岁时，所有事就摆在她面前了；这些肯定也会出现在我面前。在我的人生中，有多少时刻本可以成为现在才有或者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时刻。我错过了什么？每年圣诞，我都努力找出些可以拯救我的东西。《胡桃夹子》和弥撒亚不是能拯救我的。艾柯上的假日聚会会有一些快乐时光，但是它们会因为缺乏动力戛然而止。我觉得也许我该给维茨和毕茨买些礼物，但是它们是猫，不会明白这有什么不同。我还是做一个像祖母那样的吸血鬼救赎者吧。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6）

我看了《风云人物》、巴非圣诞专题，还有所有其他能看的特别节目。我听了这么多年来收集的所有圣诞专题盒式录音带：安妮•默里的圣诞专辑、哈里•康尼克的圣诞专辑、马里奥•兰佐的圣诞专辑——我还演奏了6遍史努比圣诞歌。我应该放弃圣诞能拯救我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我不会放弃的。哦，不。我只是有个索尼娅情节，我觉得索尼娅的问题要么是没有认清，要么是不能认清自己永远也不会有机会与尼古拉斯在一起，因此浪费了她全部的人生来等待。她本应该壮士断腕，继续前进的。我在向自己宣告，放走自己那没有希望的幻想。如果我抓着幻想不放手，那么我将得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放弃圣诞，放弃圣诞。然后接着应该拥抱什么？我想到去退伍军人医院做志愿者。由于上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时参加人数极少，有个人出来跟我说："如果你感谢这些老兵，请假期里再来看望他们。"我早就知道了，就像我想的一样，好！然后我激动地向外冲去。我不会再来。很快，我打算出去看看能不能给母亲找个圣诞礼物。她是我今年唯一一个需要买礼物的人。在出去的时候，我听着《三十四号街的奇迹》。不管我买什么给她，母亲都不会高兴的，《三十四号街的奇迹》也救不了我。放弃圣诞，放弃圣诞，除非我不能放弃。我就像不能对那些糟糕的女高音表现出虚伪的宽容一样，不能假装自己已经放弃了圣诞救赎幻想。这一切对我来说都还不太晚吧，圣诞老人快来吧。我是个真实的人，不是小说中的角色，我不想变成一朵不孕花，我知道托尔斯泰是错的。我知道我会感受到它，我也知道那会很痛苦。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猫也会渴望，我有证据。大概10多年前，一只老鼠从我家厨房的地板上穿过，然后消失在炉灶下。维茨，就离老鼠几英尺远，追着它撞上了炉灶，但是维茨不够快，老鼠逃跑了。那个晚上，维茨就在炉灶旁等着。凌晨3点，我醒过来去上厕所，它还坐在那儿，等着。我们再也没看到那只老鼠。10年以后，维茨还在等。每隔几晚，一年又一年，它走到炉灶旁，坐下，死死盯着他追老鼠而撞到头的地方。它肯定，总有一天，那老鼠会回来的。它从来不曾放弃，它看上去就像跟踪犬。这真是伤了我的心。我差不多都想给它买一只老鼠，以奖励它不灭的小猫信仰，但是我看到过猫抓住老鼠时怎么对它。我知道那小小的骨骼嘎扎嘎扎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而它们因满足发出的那一半咆哮、一半喵喵的声音，对我来说太原始了。有一次，我告诉它事实。“那只老鼠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告诉它，但是它不信我。维茨会一直希望着，直到死的那一天。维茨，我也是，我的梦中情人不会出现。不过，有时我担心维茨和我会在混乱和失望的等待中结束一生。就像埃斯苔娜一样，永远。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1）

让母亲告诉我祖母戴西葬在什么地方简直是苦不堪言。先是她记不起戴西去世在哪家医院。“是在皇后区的格伦代尔。”后来又变成了一家在布伦特伍德的医院。接着她又不记得戴西葬在什么地方，虽然这次她告诉我的离事实近一点：“那是在皇后区的圣母圣洁所。”但是那里根本没有圣母圣洁所。“看看大都会大道的公墓。”我在大都会大道上的圣约翰公墓找到了戴西，那是一个在中间的小镇，小小的，皇后区的老式住宅区，我打赌，自从祖母1951年葬在这里以后，它都没怎么变过。我去那里时，都找不到一个地方吃早饭。我沿着大都会大道走向圣约翰公墓时，旁边就只有一个又一个大大的公墓区。但我必须去这里。戴西•阿姆斯特朗在15部B区21排3号墓。纽约有许多许多死去了的人，单单与我祖母的墓同一墓室的，就有17个人。他们的年龄从一个1941年葬下的没有名字的死产婴儿，到最老的，这个死产婴儿的母亲，海伦•克莱文，79岁时去世。最早葬下的是詹姆士•克莱文，1928年——他只有7个月大——一直到凯莉•科德尔，1991年下葬，她只活了一个星期。还有多少别的墓地是像这样排列的？只看墓碑，你不会知道那里有那么多人。只有两个人是有记载的：托马斯•克莱文，死于1938年，享年71岁；他的妻子，罗斯•安娜•克莱文，死于1929年，享年60岁。只看墓石排的宽度，你也不会知道那里有那么多人，每个墓地都一样窄。我忍不住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肯定很深。他们在葬吉米•克莱文的时候，难道知道他们还要在他上面葬16个人，然后把他埋得很深深深？或者他们是把人挖出来，然后挖得更深？那会很麻烦，不是吗？因为过了些时间，肯定会有些腐败，他们会把每个人都压下去点吗？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2）

我长得像曾祖父，克劳德•科克，他的照片就挂在我旁边的墙上。他和他妻子，前面说过的珍妮•林奇一起葬在那里。我试着继续找出珍妮的父亲——詹姆士•林奇，他曾参加过南北战争。当我知道时，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家里还有个被忘记了的老兵。你不会被遗忘太久的，我会找到你的，詹姆士•奇。我和老兵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但是詹姆士•林奇并不是葬在我们家族祖坟里17个之中的一个。墓碑上有一个中等大小的十字架，我希望我懂拉丁文。十字架顶端是字母HIS。我马上猜，那一定是拉丁文，而不是“我恨斯泰西”的英文缩写。托马斯和罗斯•安娜的名字上面，还有一颗燃烧的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哪个过度操劳的天主教徒为某个人燃烧了心，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圣约翰公墓很暗、很绿、也很安静。我可以躺在草地上，头枕着石头，想象所有人，和堆积在泥土下的所有生命。大片的土地、树木，还有大理石天使像、羔羊像，以及燃烧的心。但是，在我背诵自己唯一记得的两篇祷告文（其实也记不清楚）：《主的祈祷》和《万福玛丽亚》，拉丁文我只会这两首（还有舒伯特的《圣母颂》）时，并没有另一个灵魂出现。我的心跳得很快，因为我跪在墓碑上唱。那是克劳迪和戴西安息之所的上面，这差不多是毛骨悚然的。他们是我一直祈祷的对象，他们的照片现在就在我旁边。我花了42年才到这里，这就像在寻宝，而他们的遗骸就是宝藏。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1）

我以前会想象自己挽救约翰•肯尼迪的命，他在我的白日梦中总是被受惊颤抖的疯子用枪口指着。我不知道那疯子想要什么，那对我的幻想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个英雄，因为我不会让另一个肯尼迪被枪杀。我开始说：“不！不！请你不要开枪。”当杰基感谢我时（杰基死后，我把他换成了泰德），我很不好意思。当然，现在太晚了。但是，在我们知道他永远都不可能获救了的前一个星期，我想出怎么把他从那失事的飞机上救下来的办法。所有的专家都在讨论问题出在哪里，最后意见达成一致，是因为他的飞机进入了“死亡螺旋”。我登录艾柯，询问什么到底是死亡螺旋，怎么才能修好？就像我说的，只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我才会幻想。如果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死亡螺旋，我就不能解救肯尼迪。我需要了解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我另一个珍贵的幻想中，我要把我自己和别人从垂直下坠的飞机上救出来。这个信息在我正在进行的幻想里很有用。当我飞机上的机师犯心脏病时（我准备好了），因为我没系保险扣，下坠时的倾斜让我从座位上摔下去，我正好摔在机师旁边，我发现——哦，天啊！——他死了——更新版本——我们正处于死亡螺旋状态！但是我不明白那些指令。他们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摇摆机翼到一定水平”。什么样的水平？在艾柯上，连飞行员也不同意这说法。“不对，你不必摇摆机翼到什么水平。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松开所有控制器，让飞机下坠，它会自己好的，然后你慢慢地拉起。”但是电视上的家伙说拉起只会让螺旋更紧。“哦，你在问螺旋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在讨论旋转。”如果我和一帮艾柯上的家伙在一架垂直下坠的飞机上，我们会一直评审我们的选择，直到飞机坠落到深蓝的海底。不过这更好。现在，我已经接受过怎么调整旋转和螺旋的指导了，除非我真的不能区分这两者的不同，就解救肯尼迪的幻想来说，更重要的是我要怎么才能及时说出应该怎么做？他的飞机应该在2000

英尺上空开始坠落，雷达显示在14秒内，飞机会急坠1000英尺。想好后再去弥补是不是太晚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2）

我花了一分钟想象人们被困在死亡螺旋中，在14秒内就下坠1000英尺时，会发生什么。他们一定猛烈地来回做圆周运动，或者可能感觉不到是个圆；可能就是做那种不知道怎么样的、无法鉴别和定义的运动。在完全黑暗中，不知道自己怎么被摇晃着——旋转？螺旋？——把他们弄得上上下下。我想，好吧，也许专家从来不会一开始就进入这种混乱状态，但是即使对一个专家来说，想出这个也是要花点力气的。集中到评估你正处于哪种混乱的指导——旋转？螺旋？——然后在太晚之前，采取适当的行动。我想，我幻想中唯一合情合理的情节是我处于慌乱中。“等一下！”我对着肯尼迪大叫，这是我会做的事情。“给我一秒钟想一想。”肯尼迪也处于慌乱中，所以他僵住了，这正是他要做的正确的事情。电脑怪胎有一句话：“那不是漏洞，那是特色。”他们喜欢让你相信有些看上去是不好的事其实是好事，只要你用正确的方法看它。在我的幻想中，我把一个漏洞——恐慌——变成了特色。因为不管你是处于旋转还是螺旋，你的第一冲动，是把飞机拉升，那会让你完蛋，但比恐慌好。现实要求被满足了。解释一下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会在飞机上的：我在机场，看着飞机，想象着救人，约翰、卡罗琳、劳伦和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走过（我们的确有共同的朋友），她向我招手说：“你有没有克服害怕乘飞机？”我说：“没有，但是我想乘架小飞机试试。”——这是事实，我害怕飞行，但是我基本上是怕喷气机，不是单引擎的小飞机——肯尼迪转过来看着我，展露出他漂亮完美的微笑，我再也看不见了，除非在我的幻想中，他高兴地说：“上来。”在解救肯尼迪的幻想中，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如果我们处于螺旋状态，就查看姿态指示器，调整机翼（备忘：让谁给我看看姿态指示器，然后告诉我怎么看法，不然我不能尽情享受这段幻想——现实部分结束）；或者，我们处于旋转状态，让机身继续下坠直到它重新升高。然后，这两种情况，都慢慢拉高回

去。幻想以每个人都回到自己家结束。罗里的婚礼开始了，约翰有点不好意思，但对所有都很觉得很亲切，我一个人回到纽约，因为肯尼迪和我并不真的是朋友，而且这不是这个幻想的重点。我从来没有忘记母亲在她父亲去世时哭泣的样子。我不想成为那个世界的一员，我只是想稳住现状。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如果我死在贝海岸，如果安东尼•斯科蒂还健在，并且依然做葬礼生意——因为我计划活到至少2050年——我希望他帮我安排所有事宜。斯科蒂是贝海岸殡仪馆的董事，我在睡着后，梦到了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关于留在殡仪馆没人认领的骨灰专题的预告片，于是我去拜访他。无人认领的骨灰盒堆叠着，它们都被丢弃了。如此可怕的一包东西被人留下，然后被遗忘。我几年前读到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婴儿的棺材在纽约云石公墓的工具房里被发现。这孩子的父母在20世纪60年代逃离了古巴。他们希望在卡斯特罗倒台后，回家安葬孩子，所以他们付了钱给一个看守员，请他保管好棺材一直到那时候。但是到约定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没有来，没有为那婴儿回来。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拍摄那部无人认领骨灰故事的电视台，他们告诉我说是安东尼•斯科蒂拍摄的。我期待他是一个像电影《幻象》中，安格斯•史格林演的高个子那样的人，但是，我发现，他是个很棒的有甜美笑容的长岛男孩，他从事殡葬生意是因为弗兰克凯里高中的招聘会上没有科学停尸间的人来招聘。安东尼告诉我他宁愿死也不要去疗养院，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他会去念法医学。当安东尼1994年买下贝海岸殡仪馆时，他加了很多骨灰盒来增加奥克伍德公墓小教堂储藏室中的储藏量。他们甚至还有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骨灰，那时骨灰盒还是金属做的（现在的骨灰盒是塑料做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瓦莱里，在奥克伍德公墓工作，他告诉我，仅仅从安东尼的殡仪馆，他们就收到了130个盒子，从另一个叫怀特的殡仪馆则拿到了83个。几年前，有个人打电话来询问一个1949年去世的女人的骨灰，它们还在储藏室，不过他并没有出现前来认领。一年后（法律要求至少要留存3个月），安东尼把被丢弃的骨灰盒带到了几里之外的大西洋，把骨灰撒进了海里。他给我看了一个被安排下一批海葬的骨灰盒：是个深棕色的盒子，躺在一只白色的纸盒里，整个东

西比我想象的要重，大约有3磅，骨灰是灰色的。除了灰，什么也认不出来，除了安东尼告诉我白一点是骨头。我想，也许如果我钓鱼时放得深一点，我可能会找到些更容易辨认的人类特征。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为什么有人把他们留在这儿？”我问。“有时候他们太难过了，以至于不想处理这些。”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时候则恰恰是相反的。他告诉我有个人把他叫来，然后说：“我父亲在好撒马利亚人医院过世了。把这婊子养的葬了，然后给我寄账单。”我开始对贝海岸所有死去的和被遗忘的人感到好奇。安东尼让我看他们最老的殡葬总账本，可以追溯到1937年。贝海岸有富有的居民，但是这家特殊的殡仪馆一般都是埋葬他们的仆人、修理工和园丁。我快速翻阅着一页又一页，汇总他们的谋生手段、配偶、出生地和死亡地——他们有没有参加过战争，他们的种族、宗教、死因，葬礼费用和付款人。很多葬礼都是由苏福克郡公共福利部付款的。我注意到，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白人管家的葬礼要花费200美元，而一个黑人管家的葬礼只需花费75美元。夭折的婴儿很少有取了名字的，而且据我所知，没有单独的墓区，他们都被葬在一个叫婴儿所的地方。殡仪馆的传统是只收骨灰盒的钱，所以埋葬一个夭折婴儿一般花费是20美元左右。在30年代，大多数人似乎都死在家里，而不是医院。死因似乎普遍比现在的更有意思——很多人自杀，或者被火车撞死。后面的葬礼样本是1937年到1946年之间的，都是直接从账本上直接拿出来的。有的，整个就是附上当地报纸的文章。工匠，43岁。死因：精神错乱而全身瘫痪。无配偶或子女，母亲未知。葬礼费用：259美元。工人，83岁。死因：衰竭。附带死因：高龄。葬礼费用：185美元。纽约医院退休看护，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47岁。死因：煤气中毒，自杀。无配偶，父母未知。葬礼费用：419美元。管家，71岁。死因：暴晒。她在第三大道和樱桃街的转角被发现，爱尔兰寡妇。葬礼费用：75美元。退休律师，58岁。死因：因一辆穿过第五大道的火车而颅骨骨折。“他听力不好。”一张报纸上说。爱尔兰鳏夫，他一个人住，有5个女儿。葬礼费用：325美元。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女性躯干，白人，年龄未知。死因：未知。报纸上说在欢乐野营海岸边找到。葬礼费用：30美元。黑人，21岁。死因：在沙滩角溺死，葬在城镇区。葬礼费用：75美元。司机，42岁。死因：因一辆穿过埃奇伍德的火车而颅骨骨折。根据附着的报纸文章，他的车正装着鱼。葬礼费用：35美元。6年中，8个哈蒂家族的人死亡。哈蒂1，48岁。心血管肾脏病。葬礼费用：75美元。哈蒂2，3个月。急性化脓肾盂炎。葬礼费用：25美元。哈蒂3，21岁。溺死。葬礼费用：75美元。哈蒂4，一个月。肠梗阻。葬礼费用：20美元。哈蒂5，6个月。肺结核。葬礼费用：40美元。哈蒂6，1小时37分钟。早产。葬礼费用：25美元。哈蒂7，1小时。早产。葬礼费用：15美元。哈蒂8，21岁。心血管病。葬礼费用：75美元。建筑工人，67岁，死因：因一辆穿过第三大道的火车而颅骨骨折。报纸报道说“那时在下雨”。葬礼费用：350美元。管家，50岁。死因：钓鱼时，在南海湾溺死，死时丈夫在底下的船舱中睡着了，父母未知。葬礼费用：15美元，搬运及准备。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4）

我不知道在配偶还活着的情况下，父母怎么可能被列为“未知”？为什么账本上记了所有被特别葬在非神圣地的天主教夭折婴儿？天主教说，如果你死亡后未受洗礼，你就不能去天堂，你会去地狱边境，所以你不能被葬在未受祝福的地方。每个孩子听到这段起初都会反应出一样的恐惧：“那小孩子怎么办？”有个婴儿死于“因烧伤而引起的早产”。账本没有提供其他细节，除了她被葬在非神圣地。他们后来没再这么做。天主教把它带回去了，他们带回的方式是星期五不吃肉，并且是地狱般的。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回来祝福了所有被隔开的非圣洁地？管家，黑人，34岁，以及死产婴儿。死因：孕期血毒症。附带死因：死胎。账本陈述说这是她第七个孩子。他们都被葬在城镇区。葬礼费用：75美元。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42岁。死亡通知上写“心脏病”，殡仪馆记录上写“梅毒”。退伍军人管理局把他葬在“有色区”并付款。葬礼费用：100美元。职员，19岁。死因：煤气中毒，自杀。附着的报纸上说，虽然最近他精神不错，但是他一直为2年前的风湿热导致的心脏问题感到沮丧。他在高中很受欢迎，他在之前的6月毕业，9月自杀。葬礼费用没有列出。管家，56岁。死因：精神错乱后，在贝海岸的家里，呼吸炉灶里释放的煤气自杀。葬礼费用：387美元。工人，40岁。死因：因一辆穿过第三大道的火车而颅骨骨折。报纸说，看守人大叫小心，但他还是直直走入火车道。葬礼费用：345美元。婴儿，1年10个月。死因：被母亲在南海湾溺死，母亲被证明是疯子，交付于朝圣者医院。报纸上写着，她丈夫说她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为孩子早产。她和孩子都穿着游泳衣，一直走到水过腰的地方，接着告诉丈夫她把孩子弄丢了。在她的传讯中，她问3个问题：她能和她妈妈一起回家吗？一级谋杀的惩罚是什么？她能不能见她的孩子？葬礼费用：204.19美元。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5）

木匠，59岁。死因：精神错乱，用22毫米口径来福枪自杀。一篇报道解释说他在工作时意外失去3个手指。在失去了房子、老婆、储蓄后，他和姐姐姐夫住在一起，帮他们照看养鸡场。葬礼费用：133美元。工人，29岁。死因：向南海湾倾倒越野车上的积雪时溺死。葬礼费用：360美元。管家，70岁。死因：因自杀上吊而窒息。报道说，她的女儿发现她在楼梯的椽条上上吊身亡。葬礼费用：225.25美元。黑人女工人。死因：腹腔、肺、肾脏、脾脏溃疡，据说在29天前人工流产。葬礼费用：557美元。女婴。死因：畸形。葬礼费用：15美元。这列表一直继续，继续。“精神错乱”后，吸入照明气自杀，孩子在床上窒息，陷入失火的房子，一个新生儿的死因被列为“肥胖症”。我猜想每个城镇都一样，不过自杀的数量好像有点多，而且有很多肝硬化。还有，贝海岸的人被火车撞又是怎么回事？哦，不。我可能因为说了被火车撞死类似的话而真的被火车撞死。我们在秘密空间开展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讨论，指出一些讽刺的临终遗言，就是如果你死了，人们会说的话，比如“那不是很滑稽吗，因为他们刚刚说‘例如’，‘如果我撒谎，上帝会惩罚我’”这类东西。我会被火车撞死，然后人们会指着这段说：“这不是很滑稽吗？因为她说她会被火车撞死。”如果我可以在那儿评论，我会加上“是啊。真是个白痴。”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我刚刚对我的新爱有了一个可怕的发现，《吸血鬼猎人巴非》里的塞斯•格林。他才24岁。24岁！这不正是我一直渴望的吗？一直到我84岁，我还是希望爱上24岁的异性。我自己24岁的时候，不喜欢24岁的人，这就是我的生活。星期二早上，我在好心情中醒来，因为星期二晚上放《吸血鬼猎人巴非》。生活因为电视节目而美好，我可不只是这么随便说说。就像我以前说的，我可以为电视而活，我是那么肤浅。我选择活在表面，因为底下没什么好的。好的都在表面，就在我希望它在的地方，在我可以留意到的地方。底下是我隐藏所有东西的地方，我受不了凑得太近看或者看很久。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电视节目是我一个星期的闪光点。幸运的是，我对我的人生还有一个B计划，如果艾柯在我找到一个对的买家前就破产了，我会干什么。那真是太好了。它表明了我既对新媒体厌倦了，又需要找到一份不涉及让人们交账单的工作。它应该涉及表面的工作，我可以做电视节目的工作。我要发展一个关于艾柯和网络空间的节目，叫它“差不多是你的”。我会写心理剧，关于在线的人和必须在办公室里处理他们需求的人，那会是网络版的《甜心俏佳人》。有关电视的工作对我来说太完美了。我爱电视，我应该创造它。我知道这听上去有多幼稚，就像一个从来没有画过画的人宣布要创作出《星空》。在一本电视指南中，大卫•切斯（《黑道家族》的创作者）说电视“吸引那些注定可悲的人”。也许做电视节目工作，会把缠绕我多时的轻度恐慌转换掉，让我变成一只对恐惧敏感的音叉——只要轻轻拍拍我，就能听到恐惧的音符。电视不会离去，它和艾柯不一样。也没人会因为他的有线账单，而恐吓说要对着我撒尿，那会成为别人的麻烦。一部分想象——我的意思是，计划——我会在“电视乐土”找到像我一样的人，而他们中的一个会成为我的理想情人。好吧，应该不是塞斯•格林，他太年轻了，不过《吸血鬼猎人巴非》里的乔斯•威登怎

么样呢？或者大卫•格林华特，那个联合首席制片人？带回问题的核心。见鬼，塞斯•格林、乔斯•威登和大卫•格林华特究竟是谁，我写他们干什么？因为我是个白痴，我恨我自己。因为我是那种喜欢在幻想空间这个遥远世界的人。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找有关电视节目的工作，就和地球上随便什么工作一样。什么事都会按必然规律来：死去的人会得到救赎，司法会被恢复，生活的意义与目的会在平衡的荣耀中得到体现。我真的上了《吸血鬼猎人巴非》的网站，去看看演这部戏的人里面——因为他们都可爱极了，随便哪个我都喜欢——有没有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我的幻想非要扎根于现实？就像塞斯•格林的年纪真的很重要。就像我真的试着去做。但是我还是抽出时间，去点击每一张这部戏的演员照片，想找出他们的年龄。乔治•科斯坦萨是像我这年纪女人的杀手。（不过在《吸血鬼猎人巴非》中扮演吉艾斯的安东尼•斯图尔特•黑德，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比听起来的还糟糕。当我参加派对遇到些从事电视工作的人时，我们的对话就是像这样的：我：哦！你们拥有最好的工作。他们起先什么都不说。他们不说话，但是一说也不是什么好话。我：什么？你不喜欢电视？他们：你喜欢？我：嗯，是啊。巴非！他们：哦。失陪一下可以吗？我看到个老朋友想过去打个招呼。联邦调查局曾经来过我的办公室，一个黑客利用我们的电脑系统，作为闯入加利福尼亚其他电脑系统的跳板。他们打电话来安排一次会面。“我们想到你办公室来和你谈一谈。可以吗？”他们问我。“只要你长得像马尔德或者史卡利。”我回答道。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3）

所以，我有现实问题，但是我并没有完全陷入疯狂。我知道做电视节目并不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或者排除我所有的恐惧。我只是希望它能解决那种来得太快、我都来不及发现的问题和恐惧。只要这样就够了。中年生活中的一个诅咒是——在一年年中看自己犯一遍又一遍同样的错误。我已经知道，不管我去哪儿，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工作，即使它们在开始时看上去都不一样，我最后还是会回到同样的境地。我没学会任何事，我的人生就是无尽的循环。电视就像回家。电视里，没有人会死，没有什么会改变。我会像遭遇奥利弗•休伯那阴沉冷淡的笔记本那样，遭遇《警界双雄》和《小淘气》。那本子会一直在那里，就在我放的地方，然后我就可以告诉自己，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还在这儿。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真的找到一份与电视相关的工作，我可能会内部混乱。我会直接陷入白日梦中，把它们当作现实，把远离现实的梦拉近。我就会像路易斯•卡罗尔童话中的爱丽丝那样，透过镜子的镀银层，和镜子另一头的爱丽丝握手。斯泰西或反斯泰西——或者想象中的斯泰西——会碰到一起，必须有一个要走。斯泰西和反斯泰西在一起会湮灭对方，要是他们能共存该有多好。那难道不是一个美丽而永远快乐的结局吗？当然，这就意味着，那是永远、永远不会发生的。我把自己彻底迷惑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一半活在现实、一半活在梦幻中的人，去做电视节目会有什么问题呢？电视是幻想中的幻想，帮我把潜伏于底层的全部移除。我会就这样生活在表层，在表层几英寸的地方漂浮着。我的觉醒将是多么痛苦呢。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艾柯上136人参与的投票。列出一件你想在死之前实现的事情，那种实现不了的话死也不瞑目的事。16%的人说“出一本书”。13%的人说“生一个孩子”。不是每个人都对生活要求很多。一些我喜欢的：“我希望再也不用去DC。我希望这辈子从来都没去过DC。”“既然还债的时候就要来了，我要用光所有东西。”“完成些什么，完完全全地。做完，递交。当然我不是指死亡。”仅仅8%的人说“找一个人爱”，或者是，像有个人写的那样：“吸引一个不丑、不疯、不跛的人来爱我。”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我在给毕茨注射0.9%的钠溶液点滴时，和维茨还有毕茨发生了以下对话：我（对毕茨）：谁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猫？毕茨：（沉默。）我（对两只）：嗯，它们做了个表决。那是一场全球性的表决，而且结果相当接近——你们知道的，世界上有很多了不起的猫——但是最后不分胜负。你和维茨赢了。我（对毕茨）：你还赢得了世界最好打点滴猫奖。我（对两只）：不过，不要告诉别的猫你们得了这些奖。我们不希望它们觉得难过。维茨/毕茨：（沉默。）（维茨往我这儿挪了挪，想引起更多注意。我轻轻抚了抚它。）我（对维茨）：我敢肯定，如果你也要打点滴，你也会成为最容易打点滴的猫。维茨：（沉默。）然后，我对着毕茨唱了《欢乐一箩筐》中的歌，那是我每个圣诞都会借的一部电影，黛比•雷诺兹和艾迪•费舍尔演的。是首布鲁斯风格的摇篮曲，黛比•雷诺兹对着一个被丢弃在她家门口的婴儿唱的，开头是“我多爱我漂亮的宝宝，可爱珍贵又美丽的宝宝”。维茨和毕茨没有给我一点暗示，来表示它们是不是喜欢我对着他们唱歌，但是因为纯粹出于个人自私的原因，我选择相信它们喜欢我唱歌。我（对两只）：想来杯咖啡吗？（我总是在早上给毕茨打点滴。）毕茨/维茨：（沉默。）我（对毕茨）：差不多好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我（对维茨）：你弟弟勇敢吧？（它们不是亲兄弟，不过我这样叫它们。）我（对毕茨）：我的雷雷猫！（这又是我给他们的无数昵称中的一个。曼基康猫——曼基卡雷雷——雷雷。）毕默茨努力爬起来，今天早上的点滴打得很慢，它对点滴的耐性已经到极限了。为了让它平静下来，我靠近它，向着它的头慢慢吹气。接着，我在它的眼睛上抚了抚，又摸了摸它的脸颊。维茨过来舔了舔它的脑袋，它总是在正确的时候插手，这不可能是意外，它知道毕默茨什么时候会不安。当你给猫注射胰岛素时，它们甚至都不畏缩。如果那时它们正在呜呜地叫，就算针扎进去了，它们的呜呜声也不会停下。那注射针筒是不一样的，很大。我想窍门就是注射得要快，但是那针筒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我都觉得快刺伤毕茨了。和胰岛素注射器不同的是，针筒有反作用力，你必须慢慢推。毕默茨会痉挛，不过似乎马上它又好了，但是仍然……要花点时间才能习惯。对我和毕茨都是如此。毕默茨在针筒四周的毛会竖起来变成一只小毛球，不过随着过程的推进，会慢慢消失。我看到这小毛球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就快好了。我（对毕茨）：亲爱的，就快好了。维茨把爪子伸向我，它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我（对维茨）：多耐心的呸呸猫呀。我（对毕茨）：你也是只耐心的呸呸猫。谁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皮下注射猫？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3）

有个笑话这么说：猫是孤独的女人自言自语的借口。精彩！的确有那么点道理，但是，我为什么要觉得惭愧呢？我爱我的猫，它们让我很开心。克利夫兰•埃默里也对他的猫说话。但是克利夫兰•埃默里有点单身汉的奇思怪想，一个奇思怪想的单身汉与自己的猫相爱是可以理解的，对同性恋来说也可以理解。如果一个在我这样年纪的正常男人对着他的猫说话，那他会让人觉得魅力无穷。为什么他们是魅力无穷，而我（还有所有女人）却是悲哀可怜？我告诉自己，我和维茨还有毕茨的对话并不悲哀可怜。因为：首先，对话不是大多数人对猫说话那样的儿语；第二，对话很有意思。然后我想，那可能让这对话更悲哀可怜。要是我和猫的对话是更接近现实的对话，我就比平常的那种喋喋不休的女人更好骗。不是的，我想，这只是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喋喋不休的女人觉得猫是她们的孩子。我觉得它们是朋友。好吧，这只是让这笑话显得更有道理了。哦，那又怎么样呢？每个人不都是孤独的吗？有丈夫的女人有时似乎是最孤独的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人赢，因为没有人知道胜利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一次，我倚靠着毕茨，对着它轻声细语。我（对毕茨）：就快好了，毕茨，就快好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我决定，如果不能写电视剧本，我就去改正一个20年前犯下的错。要是那没有用，我会把艾柯交付给一个朋友照看管理，然后自己开始流浪。这两个分别叫做C计划和D计划，这是我从计算机工业中学来的——多重备份计划。自1980年以来，我想改正的错误就一直困扰着我。那时，我24岁，大学毕业，刚刚搬回纽约，然后在一个远远太年轻的年纪，就嫁给了现在还保持着朋友关系的某个人（我们维持了2年的婚姻关系）。我在蒂凡尼找了个工作，因为只有他们录用了我。我是圣诞节期间的临时工，在主层的艾尔莎•柏瑞蒂系列专柜卖首饰。虽然我会抱怨工作辛苦，不过背地里我还是很喜欢这工作的，蒂凡尼的首饰都那么的优雅。我可以静静地站在柜台旁，偷偷地仔细观察各种各样来蒂凡尼的客人：游客、有钱人、名媛艺流、比起金饰更喜欢银饰的激动日本姑娘、还有的像好奇的小狗一样拥堵在艾尔莎•柏瑞蒂的柜台旁。圣诞假期结束后，他们让我留下来做全职工作，不过我拒绝了。我不觉得在蒂凡尼卖卖首饰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作，那算不上是一个“职业生涯”。但是，我却像个傻瓜一样，在后面的10年里不断做着一个又一个讨厌的工作，每一个都讨厌到让我想自杀。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初我没有大胆承认我喜欢在蒂凡尼工作。接着，我开始创建艾柯。创建艾柯的第一年年底，我的钱都用光了，于是我又回到了蒂凡尼的主层。那里什么都没变，真是太好了。回家了，回家了，我回家了，我这么觉得。然而，这次圣诞假期结束了，他们没有请我留下。这是因为一天里有好几次，我会躲在艾尔莎•柏瑞蒂的柜台后打电话回艾柯，要是艾柯有一个服务器不对劲，我就会大叫：“我得走啦！”然后冲到市中心去把它搞定。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我找到的第二份工作是在我家附近的一家书店，以前我在家里经营艾柯，我很怕会遇到艾柯的人。我觉得在一家书店工作会给他们传递错误的信息，这时候我应该正在某个办公室里经营着艾柯才对。所以每次碰到艾柯的人来店里，我都会扯下写着“你好，我是斯泰西”的胸牌，假装我是来买书的。有一次，在曼德佛克斯的布鲁斯•范彻走进来时，我没能及时扯下胸牌。曼德佛克斯是纽约的另一个网上服务公司，而且把艾柯看作他们的一个竞争对手，我就是他们的敌人。在所有想爆料我做兼职店员的人当中，一定少不了曼德佛克斯的人。他们从来不会错过任何抹黑我和艾柯的机会，而且我肯定他们一定是最卖力的。斯泰西•霍恩在书店卖书？艾柯一定是做得不怎么样了。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布鲁斯的脸上充满了恶毒而欢快的表情，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忘了怎么回答的了，不过我还是设法转换了话题。或者，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那么一点良心，所以让我设法转了话题。如果能在蒂凡尼慢慢变老，那真是太好了。或者，更好的情况是在美国各处游荡了几年后，能在偏僻的地方开家加油站安定下来，然后开一家充满奇怪史前古物的博物馆，就像电影《复活》中的埃伦•伯斯汀那样。这是我的E计划。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艾柯上101人参与的投票。你快乐吗？请将你的快乐指数用百分数表示。有些回复很特别。5%的时间，我很不开心。1%的时间，我希望我能在花旗银行工作。另一个说："我靠读俄罗斯小说和东欧小说过日子。我怎么可能快乐呢？然而，如果我快乐的话，我会和所有快乐的人一样快乐。"（除我之外，还有些人对托尔斯泰有着魔般地热爱。）总的来说，大多数人说很多时候他们还是快乐的。（艾柯上有两个是真正快乐的人：他们说95%的时间，他们是快乐的。）44%的人有40%或者以上的时间是快乐的。44%的人有40%或者以下的时间是中立态度的，谈不上快不快乐。82%的人说他们有15%或者15%以下的时候是很痛苦。只有15%而已？好吧，也许是的。但是，接着这15%，他们用剩下的85%时间来谈论这15%的痛苦。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艾玛•斯图尔特，在我出生前两年去世，她对老年生活所追求的居然和我所追求的一样，虽然她从没看过《复活》这部电影，她同样也梦想开一家休息站和一家加油站。“这会成为另一部《莱利的生活》吗?”她在1945年出版的《长岛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然而，她后来却成为了一片墓地的挖墓人和看护人，这片墓地位于皇后区，叫做希望墓园，原本已经废弃了。她是唯一一个愿意以希望墓园协会能负担的薪酬接受这份工作的人（1954年，少于800美元的年薪）。然而，她毕竟只有一双手。希望墓园单单有档案备份的墓地就有超过1000个，而实际的墓地数高达3000个。每个墓地占地为4.5英亩，即使在1945年，它们也已经荒弃好多年了。艾玛一直没有把休息站和加油站捡起来，相反，她一生都花在了为墓园锄草上，一直到1954年春天，她52岁去世的那一天。在艾玛死后，希望墓园协会又不管这片墓地了，再也没有雇佣其他的看护人。这就是那片坟地的最终结局，那片土地上，牙买加人民曾经埋葬300年来的祖祖辈辈。1976年的200周年纪念日期间，希望墓园有一部分进行了清理，然后又直接后退到了糊里糊涂的状态。新建的墓地少之又少，整个墓地都没人看管。后来在1988年，当地一个名叫艾米•安德森的动物权益保护积极分子在救一只遭遗弃的小狗时发现了这片墓地。这片墓地里长满了野草和野花，以至于一开始她都没发现是在一片墓地里。艾米写下了墓碑上的一些名字，找了一本大黄页，开始随便乱打电话给那些和碑上名字同姓的人。这让她找到了凯特•路德莱姆，她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哪个葬在希望墓园的人的后代——她从来没有真正确认过——而现在，凯特负责展望墓地的锄草工作。几十年来，沿着长岛铁路，我一直会路过这里。直到凯特开始锄草了，我才看到了墓碑，那差不多是10年前吧。可以看到墓碑以后，每次坐着火车路过时，我都会把希望墓园幻想成我的威洛比。我一直发誓：总有一天，

我会跳下火车，奔向那里。照看一片废弃的墓地也许是真正的莱利生活。“在挖掘墓地的时候，你的身边总会有太阳、星星围绕。”艾玛这么告诉《长岛日报》的记者。（这也许能作为F计划？）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在我的朋友兼合伙人维维安的帮助下，我得以站在展望墓园的大门前，和凯特握手。维维安住在皇后区，她似乎认识所有人。凯特是个瘦小、深发色的女人，有张坦率的脸庞。她10年来不断锄草，终于使得希望墓园重见天日，被人们记起。她首先带我去了几个姐妹的小佛堂，就在大门里面一点的地方。是用大卵石、砂石和黑胡桃木建造的。1857年，凯特可能的祖先，尼古拉斯•路德莱姆为他3个死去的女儿玛丽•塞塞莉娅、科妮莉亚•玛丽亚和另一个玛丽所建，一直到1936年这个小佛堂才启用。小佛堂是一间小小的屋子，不过那天花板至少有30英尺高。我避开从上面俯冲下来的鸽子，它从屋顶上的洞进来，闯过彩色玻璃飞下来。我注意到了现在已经灰暗的墙上，“不朽”的金色浮花字迹应然清晰可辨。我走过一面又一面墙，避开蜘蛛网，扫掉底板上散落的羽毛，仔细看着那几个姐妹的姓名和生卒日期，她们分别只活了1岁、13岁和21岁。我幻想着自己修复重建这个佛堂，然后有一天住进来——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像艾玛一样，不能有自己的休息站和加油站了。简单地参观后，凯特让我自己随便走走，并且告诉我，如果有狗来的话，让我站在原地不要动。“如果你站着不动，它们就会走开的。”她告诉我说。我突然就开始幻想把它们驯养成很可爱很可爱的宠物，然后就和我一起生活、蜷缩在那三姐妹的佛堂里。天堂就在被遗弃的地方，希望墓园拥有长达339年历史的坟墓以及生命。到处都是杂草、石楠木和秋牡丹。在一片桦树、枫树和栗子树的小树林下，是香桃木、野艾、水仙、风信子丛和重重叠叠的常青藤在乘凉。环着墓地的海狸路现在甚至都已经不再在地图上出现，海狸路的旁边就是长岛铁路。每次火车经过时，我都会想，我在这儿，我在威洛比，然后瞪着眼睛看快速闪过的一张张脸庞。我总是觉得我会错过些什么，除非我在一个废弃的墓地才不会这样觉得。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在墓园里，我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纪念丹尼尔•贝里斯，于1830年4月18日辞世，终年31岁零一个月26天。”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精确？这个名字很引人注目，因为我在亨廷顿高中的校友录上仔细查找过姓贝里斯的人。最后一个贝里斯是斯科特•贝里斯，1981年毕业。有8个贝里斯葬在希望墓园，但是没有一个塞美斯葬在这里。丹尼尔的墓志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是徒劳而充满痛苦的有关爱但是也有痛苦安息的人是幸福的永远陪伴着万圣的主贝里斯家族，的确就像你们说的一样，但是我并不是很了解。不管痛苦还是不痛苦，我宁愿活着也不要死掉，我打赌丹尼尔在临死前的一瞬间感觉有点遭罪——如果他有时间去想一想的话，一定是这样。毕竟，31年零1个月26天的徒劳和痛苦有点太短。我发现了些关于希望墓园过去的肮脏事实。比如说，1954年，一个14岁女孩爱丽丝•约瑟芬•史密斯的头骨被人从墓地中挖了出来，她已经葬了有90年了，至今她的头骨依然没有找到。在离她的墓不远的地方，我找到了一把夹着三颗牙齿的虎钳，但是凯特说这虎钳是一只狗叼来的。在1989年的清扫中，发现一个3岁男孩被他的母亲谋杀了。在另一篇《长岛日报》的文章中，我对艾玛•斯图尔特的了解更深了。在她说到太阳和星星的时候，她已经和丈夫分居5年。我还知道了她每掘一个墓，差不多要花5个小时，她是在夏天的夜晚挖的，和她的柯利牧羊犬梅杰尔一起。有时候，她最大的儿子欧文会来帮她，欧文那时（1947年）22岁，在牙买加供水局工作。她最小的儿子，理查德参加了PS40计划。她曾经说过：“掘墓人知道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更危险。”这点，我想我不能认同她。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4）

接着，我发现了些记录，显示差不多有100个参加革命战争、南北战争或美西战争的老兵葬在希望墓园，似乎我们国家对于遗忘老兵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艾力沙•贝里斯，贝里斯家族的一员，也葬在这儿，他在革命战争中死在一艘战俘船上，是牙买加观察通讯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成立一家由52个民兵组成的公司的决议，这家公司的成员身着亚麻布制服，帽子上有黄色条纹和白色羽毛。他们商议着否认控罪，那时他们正在送52名他们的父亲、儿子、兄弟或者邻居，去接受死刑。当他们围坐在桌子旁商议这些的时候，有人提议他们应该在帽子上佩戴一根白色羽毛。接着，他们进行了投票。“好吧，所有赞成在帽子上佩戴白色羽毛的人，请举手。”数过票数后，白色羽毛胜，这个细节被添加进了决议。那些对白色羽毛投赞成票的人，在决议通过时的一瞬一定觉得非常满意。确定无疑。迈尔斯受委托为这52名战士写一首歌，他是这么写的：起来！我的兄弟后备兵，让我们齐声来唱，我们越勇敢、越大胆，他们就会越崇拜。国家正需要我们去战斗，我们激愤地敲响战鼓，横笛激励我们举起双臂，自由召唤我们去战斗。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5）

迈尔斯让它听上去如此值得去做。“战斗”——多么浪漫，他们出发了，被所有人“崇拜”。然而，这一切终将在永远荒芜的希望墓园里结束。在那墓园里，我在荒废的墓碑和长春花中闲逛，思索，想着这种永恒也不是很差。我像艾玛吗，比起死人更怕活人？凯特•路德莱姆，比起我来，她的生活过得更接近于我的幻想，但她不觉得过着莱利那般的生活。我找了，但没有找到任何姓霍恩的人。我还查找了图书馆的记录，没有姓霍恩的人葬在希望墓园，虽然我的祖父皮特•梅纳德•霍恩曾在1926年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花了2000美元（这是个让人记忆犹新但并不奢侈浪费的数目）造了一栋房子。“我想现在它至少值6000美元了。”他在1969年时这么说。我的父亲和我很像，他也很像奥利弗•休伯。在埃文路)的房子里，他抚养3个孩子长大成人，直到他和我祖母老到不能继续照看那房子时，他才搬出去。我希望能在希望墓园里找到一个姓霍恩的，因为我想让希望墓园更像我的家——那会让我的幻想变得没有那么疯狂而神经质。我喜欢幻想植根于现实，所以我有点在意这个，但是这里没有一个姓霍恩的。难道我准备让我的未来像朵不孕花一样？“如果你怕鬼，可以在日光下工作。”艾玛说。我不怕鬼，他们让我觉得舒服。索尼娅把自己奉献给家，我把自己奉献给墓地。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我的朋友米卡尔尔前不久告诉我，他觉得我的家里住着一个心碎而死的女鬼。我的第一反应是：埃斯苔娜。我感到很有趣，因为虽然米卡尔一直看到鬼，并在他的第一本书中谈到了那些鬼，他却声称自己不相信鬼神。米卡尔：但是你那儿真的有一个，千真万确，我真的能感觉到那些东西。我：如果那不是鬼，那它可能是什么呢？米卡尔：世界上可能真的有鬼，但是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幻影。他们是我们可怕的秘密、痛苦、渴望达到历史最高点时的表现。我不知道，我母亲相信鬼神。我觉得，可能对她来说，在那个历史点更容易出现些超自然的超越自身之外的东西。对她来说，更容易坚定地相信有一个可以证明的魔鬼附身在我哥哥的身上（加里•吉尔摩，在1977年因谋杀两名男子而被处决），那个魔鬼控制着他的命运，因为她否认我们家有真正的残暴恶魔。米卡尔等了好几年才告诉我我家有鬼，因为他不确定我会怎么看待这消息。然后，有一天晚上，在电话里，他终于提起了这件事。这是他最开始时跟我说的话。米卡尔：它喜欢靠近你。你感觉到了吗？我：从来没感觉到。我差点跳起来。我：一次也没有。我马上看看周围。我看了看身旁、桌子底下、沙发底下，又转过去看了看身后，没有鬼，我甚至都不相信世界上有鬼。不过我还是努力盯着沙发看，想象着有个朦胧的女孩身影出现，就像鬼片《不速之客》里的女鬼一样。我：有多近呢？她是谁？她为什么会在这儿？米卡尔：在你住在那儿之前，那儿发生了些事，一些与卧室有关的事情，还有一种陷入绝境的感觉。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哈，这很有趣，我不用卧室。我喜欢躺在客厅里那铺着可爱的红色天鹅绒、毛茸茸的沙发上睡觉。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在客厅很舒服，我告诉我自己这是因为在沙发上睡觉比较暖和。米卡尔：你不是要告诉我，你从来没在卧室睡过觉吧？我：我有时会在卧室睡觉。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真的。米卡尔：你在的时候，那鬼也许觉得很安心，但是它也许不大喜欢猫，它有些时候会和一些动物关在一起。不喜欢猫？我看了看维茨和毕茨，碰巧，它们喜欢卧室。“你们知道这些事吗？”我问他们。它们的回答，和往常一样，是“喂我们吃饭”。它们从沙发上跳下去，一溜小跑进了厨房，因为它们希望我是在跟它们说吃东西。米卡尔：那鬼当然是在晚上最活跃了。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晚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去你家。我走进你的客厅，那时候你捧着电脑在打字，但我我发誓那时我感觉到有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啊哈，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找到梦中情人的原因。米卡尔继续说。米卡尔：在你卧室里，它更喜欢停在半空中或者呆在角落里。我不觉得它会爬到你床上，因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它不爬上床是有理由的。但是在客厅时，它喜欢坐得离你很近，然后看着你。我觉得它可能会对来访的客人感到好奇，不过它又会觉得他们厌烦，它更喜欢你，它有种占有欲。不过我觉得它是不会伤害你的，但是可能会试着接近你。我觉得你应该做些什么。它不想你从这公寓里搬走。对维茨、毕茨还有我来说，这并不太危险。只是我有点担心，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习惯这种被一个心碎的女鬼近距离观察的想法。过了10分钟，我问米卡尔：“有什么能让我觉得好点的方法吗？”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他告诉我，晚上在外面放一杯冷开水，所以我这么做了。很快，每次我在走进那扇门，跟维茨和毕茨说完“嗨”后，我会说一声“嗨，女鬼”。米卡尔觉得我很诡异。米卡尔：不要回到家说“嗨，女鬼”，你会吓到那可怜的东西，伤害它的感情的。给它取个名字，然后问问它喜不喜欢。就像阿曼达什么的。你可以叫它神秘的朋友，但是不要滑进卧室然后叫“嗨，女鬼！”还好，现在还没造成什么伤害。我想你那女鬼白天的时候不出来。它会到晚上11点左右才出来。我告诉米卡尔，要是我家的女鬼已经和我住了10年那么长的话，它现在一定已经习惯我是什么样的了，然后它就会知道我说“嗨，女鬼”用的是那种最温柔最亲切的声音。米卡尔：鬼并不一定会知道它们自己是鬼。特别是很年轻的那些。你的那个女鬼是在五十年代末才附着形成的。谁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所以说，你的鬼做了差不多20年左右的鬼。以鬼的年纪来说，还很年轻。它们所感受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对那小鬼温柔点解释清楚，好吗？我：你看这样怎么样，“嗨，阿曼达。你曾经想过为什么没人可以看到你，还有为什么你不用再吃东西了吗？”米卡尔：你会让这可怜的小东西精神受创的，年轻的鬼都很迷糊。我转换了话题，“她长什么样子呢？”我问。米卡尔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他甚至都不完全确定我的鬼到底是不是女的，虽然他说得很坚定。米卡尔：我觉得它不会对你现身的，现身对一个年轻的鬼来说不是件容易事。现身当然是我最想看到的事，最最想的事。我的鬼是因为心碎而死的，也许，它就像我死去的祖母，戴西一样，这激起了她对我的同情支持。有一次，我希望如果死去的人有某种力量的话，他们会用这力量维护我。我能做些什么让你对我现现身呢，我的神秘朋友？也许我能认出你们是谁。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

瑞德•伯恩斯邀请我和另外四位女士在“通信业纽约女性年会”上发言。瑞德是我在纽约大学的上司，我在那儿每星期上一天课。在会前，她走下来问我们每一个都打算讲些什么——要求讲的是一些涉及我们所从事的新兴媒体的各方面情况。瑞德：你打算讲什么内容？我：我的中年转折。瑞德：你不能用你的中年转折作为演讲内容。我：我可以。瑞德：没人在乎你的中年转折。我：他们当然在乎。瑞德：你的中年转折和这会有什么关系？我：我不知道。瑞德：斯泰西，你不能讲你的中年转折。我：瑞德，没事的。瑞德：拜托你，不要讲中年转折，好吗？我：好吧。瑞德：你在骗人。我：没关系的，我发誓。瑞德：我把你放在最后。我：很好啊。瑞德：好吧。（停顿。）瑞德：不要讲中年转折。我：好。我还是讲了我的中年转折，天啊，那真有趣。我讲了我很可悲，不确定自己下面要做什么，然后我看到数不清的人点头，然后做了“我也是”的口型。让我来告诉你，经历中年转折也有它好的一面。你正在经历，所有曾经的都过去了——你自由了，而且你并不孤单。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我想去看看《下一站，天堂》这部电影。在电影里，每个死去的人都会到一个特定的地方，然后重拾一段珍贵的回忆做成两小时的纪录片，不管这个人以后去哪里，这段回忆都会是他唯一的回忆。给我影响更深的不是电影，而是花两个小时重拾以后一直跟着我的回忆这个创意。这部电影我只看了一半，因为我忍不住要开始选择。两个小时来回顾总结我的人生，设法找出最美好的时光，重温一段段快乐甜蜜的记忆。我却不为所动，就像一个以回忆起最好的时光来得到力量的女超人。伤心的回忆向我所向披靡的巴杰利•米施卡制造的超人服疯狂袭来。首先，我回想到了一些重要的时刻：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做爱，婚礼当天，所有的毕业典礼，创建艾柯的那天，第一次看到我的书《数码之城》出现在书店。当你真正想记录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多少重要时刻了。我觉得刚刚拍了五分钟，就把我的重要时刻都拍完了。所以，我要继续挖掘，让下一段的甜蜜时光少一点。在暴风雪中，从公寓走走向哈佛广场，因为那是暴风雪天，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暴风雪。我只能看清前面几英尺的范围。我很兴奋地发现我最喜欢的餐厅——巴迪牛脊肉专卖店还开着。我在牛排上涂满了A1酱汁，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或者是，我在第46大道打鼓的时候，千千万万看电视转播世界杯半决赛的巴西人在街区里穿来走去。巴西赢了，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感受到了。我就在人群转过来看我的同时，转过去看他们。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最愉快和兴奋的表情，除了希望，他们还沉浸在欢乐之中。在那一刻，那千千万万激动欢欣的人站在我面前，只有一个渴望、一个要求——打鼓奏乐。接着是我在格雷斯教堂合唱团高音部时，我们人太多椅子都不够。我每个星期二都会去那儿唱歌。我不得不坐在中间，在女低音、女高音、低音和男高音的正当中。所有声音在我耳朵边回荡，就像小流星在祭坛周围飞来弹去的声音一样。我觉得我就像和每个在场的人一起配二重唱一样。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这些记忆更好。它们比起重要时刻的记忆有更多细节，重要时刻显得更模糊不清。但是，我还剩下一个多小时没有拍完，现在我需要挖掘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时刻了，这种时候有太多太多了。我16岁，坐在沙发上，等着克里斯•贝克过来接我去第一次约会，他到我这儿时，脸上的表情和我脸上的一样灿烂激动。毕默茨住进了宠物医院，我看了它的登记卡。上面写着："在毕默茨主人来看它的时候喂它吃东西。她在的时候毕默茨会多吃一点。"乔和我进行了一场只有一个词，"坡特"(自创的)的对话，轮流着不停地说，直到笑到肚子疼。雨下的太大太急了，纽约大道上所有的下水道都溢出来了，水一直漫到了我的脚踝，在倾盆大雨中，我和最好的朋友克丽丝在街上狂奔，疯狂地大叫，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在雨中大叫更有意思的事情了。维茨，它长得太胖了，不能再跳上橱柜。减了肥以后，它又跳回橱柜上去，吃了我特意给自己订的南瓜派。"好小子！"我大叫。我反反复复地循环播放REM的歌，罗克维尔，放了一个小时，突然，有人敲门。"你好？"我楼上的邻居喊了声。"对不起！"我回他，"我这就不放了。""不是！"他回答我说，"那是什么歌？太棒了！"我意识到了，就像电影里的人意识到的那样，就像《下一站，天堂》的编者清晰意识到的那样，这些小事才是应该选择的，这些才是真正荣耀的瞬间。再加上，我没有死，也不在电影里：我可以找回不止一段的记忆，我可以一直保留着它们。我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温这些小回忆——而最好的是，事实上这些一直都在发生着。这是一个那些美好时光的大检阅。谁知道？谁知道这些经常发生？我觉得这些才是真正的大事。我觉得如果没有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发生的话，我的人生就不是精彩的人生。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它不常有，而我想要永远记住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会发生。等一下。这同时也意味着完全痛苦不堪的时刻也常会有。不过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回首人生时，我

竟记不起任何不好的事情。一件也记不起。我约了朋友去喝一杯。我们也许不会做些了不起的事或说些了不起的话，但是也许会发生些小事，也许会发生些比以前发生过的任何事都更好更值得记忆的事情。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

在巴赫的《小弥撒曲》中，有一段很是精致。它不停地反复：音乐在两段和弦中铺成开来，轻快地，音节似乎仅仅停顿了一秒钟，就像在继续前屏住呼吸一样。事实上，它根本没有停顿下来。一瞬间，音节就毫不犹豫地向前滑进了，没有渐慢，直接滑向了下一乐句。这让我有点痛苦，我希望这些音符能持续得久一点——它们流动得太快了。几秒钟是不够的。我希望音符能就这么一直持续着。但是如果这些和弦持续太久的话，就会失去它们原有的灿烂光辉了，时间的分配就应该是它原来的那样。音符响起，然后升高，再降低，顺势毫不费力地，没有一点的紧张，但是却有激烈的上升音，接着又松开走低。如果和弦不停，如果音乐不继续，就永远不会达到这极度完美的瞬间。所以，那些音符一定要结束，不然它们就不会出现在最初的位置上，它们必须结束。这就是人生，不是吗？除非——这是个很不择手段的“除非”——当《小弥撒曲》结束的时候，我可以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重播。我的确这么做了。让完美瞬间的结束变得可以忍受的手段是我可以再来一遍。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我愿意。当然，等我走到我生命尽头的时候，我就不能再继续重播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在我去希望墓园后不久，凯特•路德莱姆问我会不会回去帮她一起锄草，现在想再看到那些墓碑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她正在招募志愿者。我很惭愧地承认为了逃脱这个请求，我的确想了很久：过敏症（完全是个谎话），背伤（并不全是谎话），当然，还有猫。它们病了，我必须留在家里照看着它们，因为我需要送它们上医院，我想着这么告诉她。但是我却不能忘记当我在墓园里徜徉流连时是多么的愉悦，凯特是让我享受到这种愉悦的人，所以，我必须去帮她。我迟到了。凯特找来的志愿者——消防员，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一些她在网上找到的人——已经在卖力地修剪草了。哦，天啊，我想着，快点做完了事吧。我走进大门，问凯特她安排我做些什么。她让我去栅栏那儿工作，我必须修剪整个栅栏边的每根草、每棵树。我精神振奋，因为至少我可能会用到一把锯子，我还从没有用过锯子。锯子看上去很恐怖。锯子是种巨型的沉重、震耳欲聋、疯狂震动极具破坏力的东西，就算用它锯一棵小树，你也非得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可，这感觉很可怕。我不想再用锯子了。我开始修剪。四五个小时以后，我从恍惚梦幻中回过神来。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几个家里有小花园的朋友都对园艺那么着迷了。那不是工作，你只是消失在了树根、植物、叶片之中，光是那植物的气味就有种催眠的功效。做园艺活就像和土地一起休息一样，但是却不像死亡，而是更接近于好好睡了一晚，因为做完以后你会觉得精神焕发。后来，我必须停下来去吃个饭，接着我又必须停下来因为天黑了。“任何时候你想我来帮忙，我都会来的，”我告诉凯特说。后来，我没收到她的消息，我就发了邮件问她：“那么，你还打算举办周末锄草活动吗？”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1953年春天，艾玛•斯图尔特，希望墓园的前任看护人，告诉《长岛日报》：“我有一把大剪刀，那感觉就像用弓箭和原子武器打仗一样。”46年以后，感觉还是那样。但是，她还是坚持去做，我相信她并不是强迫自己才去做的。这是一场你希望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战争。我一直希望可以回到那里，消失在纠缠在一起的常青藤、葡萄树和石楠木里，为每座墓都清出一条小路，然后再把墓碑旁的杂草清理掉，这样我就能看到谁葬在那儿了。我会把他们都找回来，每次找一个。这就像把留在储藏室橱柜里的骨灰重新让人认领一样。我有点担心，我那么喜欢在希望墓园里工作和付出，是不是因为自从我一再放纵那些关于死亡的怪想法后，我就从来没有比在那里工作更开心过。上帝啊，我很开心。朋友莉斯说我是在挖一个坑，我在用我所有的时间为自己准备坟墓。我感觉好像我把自己的整个生活都埋了起来，最后，我终于把自己挖出来了。凯特请我清理一下希望墓园的指路牌，我说好的。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我很高兴，我终于能说毕默茨是我以前最喜欢的猫了。从前，比起维茨，我会更多用力嗅毕默茨的头，再多拍它几下，它生病的时候，还会更惶恐那么一点点。何况维茨从前有头皮屑，毛也更油更粗糙，闻上去味道也有点奇怪。除非毕默茨住院了，不然我对毕默茨更热情。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毕默茨刚被带回来的那个礼拜，它病得很严重，差点撑不过去，我必须让它起死回生。维茨还帮了我的忙，因为维茨气量大，也很快适应了做毕默茨的哥哥这个角色。维茨把毕默茨舔干净，然后让它在家里选个喜欢的地方呆着。维茨和毕茨能够相亲相爱真是太棒了，而维茨对这种状态也觉得很棒，但是这点，只是让我对它们情感上的不平衡感到更内疚。这不公平，维茨才是我第一只猫。我还记得它才只是一只小猫的时候，想爬上床，不停地往上爬啊爬的样子。爬上床对它来说是多漫长艰难的一段路程啊，而它那么做只是为了躺在我旁边和我一起睡觉。所以，每天我都趴到地板上一会儿，给它一点额外的时间和我在一起。并不是我不爱它——我爱它——只是我不能否认我对毕默茨的感情更加强烈。我觉得给维茨更多时间和我在一起可以弥补这点。这让我觉得我也一样爱它。这让维茨像花朵一样绽开了，头皮屑没了，毛也变得更软了。它的体重也下降的，这意味着我可以逐渐降低它的胰岛素水平。这些都让我对它新增的改进的爱更多了，而我的爱让它的毛皮更发亮了。我觉得我一直都那么爱维茨，只是毕默茨身体那么差，那么需要我的关心，以至于我不得不那么注意它，来保证药片、注射、尿检、血检和胰岛素注射都跟上了。我现在很维护维茨。如果人家不欣赏它的了不起之处的话我会觉得受伤的。他在兽医医院总是像天使一样受欢迎，每个人都提起它。“你有只这么棒的猫。”他们会说。给维茨打针、抽血或者别的什么都不成问题。它很有耐心。维茨对每个人都很和善，而且它不是只小绿点猫，我为他骄傲。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小绿点猫是那种对人怀有敌意的猫。在兽医那里时，他们在海报上画了个绿点，提醒那些需要处理凶恶的猫的人们在着手处理他们之前带上钢丝手套，那手套看上去像亚瑟王时代出来的东西。更加凶恶的猫则会有两个绿点。维茨和我总觉得比那些恶猫和恶猫主人更优越，我私底下默默相信没有绿点的猫和他的主人在精神上要更健康。维茨因患上严重便秘而入院的那一天，所有事都改变了。他们不得不给他灌了两次肠疏通堵塞。当我回去接它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戴着亚瑟王时代手套把他放回猫笼里去。我抓起他的登记卡看，上面写着：一只大的、肥胖的、毛皮发亮的新恶猫。但是拜托——两次灌肠？谁能责怪它呢？唉，维茨再也没有忘记那两次灌肠，也再也没原谅给他灌肠的兽医。它从此变成了只恶猫，看到每个人接近它时都小心翼翼的，我感觉糟透了。“它是只了不起的猫，真的，”我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回来，然后说“哦，你有只最可爱的猫”，而不是“我相信它和你一起时一定很可爱”。我很高兴现在维茨和我更亲密了，它比毕默茨健康，我们会在一起更久。维茨总有一天会独自占有我，我欠它的。它不必放弃有利的位置，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它躺在我旁边时，它再也不用挪地方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1）

老兵节游行结束几个星期后，我去参加了一个在哈德逊河63号码头为受伤的秃鹰举行的福利会。这个活动是由上次唱歌的那个老兵，瑞克•卡里奥和美国秃鹰会举办的。我来这里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我觉得我要找的梦中情人也会被像这样的人和活动所吸引；第二，我忘不了瑞克•卡里奥，还有他的微笑，和他在差不多空荡荡的舞台上唱《再见，再见黑鸟》时那种自我陶醉的样子。河边很冷，而且快要下雨了，我到的时候那里只有不到20人。我马上认出了瑞克，这次他穿了海军的蓝色制服，而不是棕色制服。靠近看，我发现他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年轻，虽然对一个70几岁的人来说精神算是很好了。他一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而不是朝鲜战争的老兵。卡式录音机播放着知名乐队的歌曲，不过没有人跳舞，他们正在烤着大马哈鱼。我不认识这些人，觉得有点不舒服，于是我走了。现在我恨死了自己，这就是人到中年会做的事——你也许知道什么时候机会会自己出现，但它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为什么不留下来？我离开以后去干什么了呢？我回了家，然后看重播的电视节目。几个星期前，瑞克、我，还有其他几个人在老兵节游行过后跳上舞台唱歌，我们不是为了谁而唱的，不为任何人。那些警察看着我们唱，因为没什么其他可看的。他们看上去就像那些因为吸烟法被迫在街上抽烟的人一样。五十几年前，事情可是不一样的。要是那时候，老兵节，瑞克会和千千万万人在时代广场一起纵声合唱，他们会唱所有瑞克希望他们唱的歌。现在这样的欢乐情景已经消失有一段时间了，那种光辉的时刻再也不常有了。现在，除了警察，还有几个老年的和中年的妇女，我，加上几个朋友还活跃着，根本没人注意瑞克在唱些什么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2）

也许我再也没有在一帮冷得打哆嗦的陌生人为受伤小鸟建造家园而举办的聚会上感到尴尬的机会了。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爱不能永恒，生命不能永恒，感激不能永恒，当然，机会也不能永恒。哦，不，我收回那句，后悔可以永恒。为什么我在有这机会的时候不走上前去跟瑞克打个招呼？什么能够让有限的生命变得可以忍受？这就是我，穿着体面的衣服，把头发特意挽起，却坐在家里。为什么我要在心底充满希望和渴望的时候回家？一个月以后，我给瑞克•卡里奥的受伤秃鹰基金会寄去了我的小小心意。我打算找到他然后问他些我会问其他老人的问题，但是我打他的电话时无人接听，另一个美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给我的电话也找不到他。我找到了一个他的组织美国秃鹰会的地址，我决定去那里看看能发现些什么。要是63号码头真的是我最后一次机会该怎么办？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

莫罗的T恤衫再也没味道了，我把它藏在了壁橱里，以防来我公寓打扫的阿姨看到，因为我怕她把它洗了，然后我就会把它给完全忘了。莫罗再也没和我睡过。在他隔了很久给我发了第一封邮件的时候，我把他的T恤拿了出来，现在那T恤闻上去再也没有他的味道了，它闻上去是一股橱柜里的木头味……这让我很伤心，我已经一年没和别人一起睡觉了。为什么我是对着T恤使劲闻，而不是对着男朋友？尽管我认识的很多女人都和我一样，但是这并没有帮助。只有伊凡娜•特朗普和玛勒•梅普尔斯在找男朋友方面一点问题也没有，她们难道没打一点折扣吗？好吧，是因为钱。算上那些男人在他们圈子的战利品，他们就不觉得她们打折了吗？……就是这样。我没有找到对的圈子，我必须要找到欣赏我这种女人的男人圈。问题是我已经过上了我想过的生活——巴西之声和公墓——所以，技术层面来说，我已经圈出了我的男人圈。我不想超出这个范围，选择那种会和伊凡娜还有玛勒约会的男人。乔很实际地建议我："你为什么不让莫罗来穿上他的T恤？那么它又会闻上去是他的味道了。"我告诉他，我想要一个真正的男朋友，而不是一个让我闻闻T恤的男朋友。不过我还是充满希望，也许我需要些新圈子。也许在我寻找我的鬼、死去的亲人，还有瑞克•卡里奥时，我会在我所在的角落发现有个人也正在使劲挖掘。我的脑海里想着：他长得就像乔治•克鲁尼一样。好吧，他不一定要长得像乔治•克鲁尼，但是如果唱歌像乔治•克鲁尼的阿姨一样好的话就太棒了。等等，不对，我收回那句，他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好了，现在你把它给破坏了。对了，破坏，那就是我的问题。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我觉得在我们老去的同时身体会给我们灌药，在我们动作迟缓下来准备着死亡降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让我们对20岁时在意的东西不再那么在意。这种物质转移过于悄无声息，我们几乎不能发现。我还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如果知道晚上有个派对可以参加的话，我一整天都会有好心情。如果那时我能收到现在这些邀请卡，我大概不得不来点镇定剂才行，我一定会激动死。一整天我的脑子里都充斥着要穿什么衣服去的选择：是穿那可爱的长到脚踝的皮革小靴子，还是高跟鞋呢？现在我却把邀请卡扔出去，我和我的朋友越来越以不再像以前那样聚会为荣。更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我正在衰退：我会读艾柯上秘密空间里一个年轻朋友瑞秋做的所有事——所有的课程，工作，约会。“你那连只苍蝇也没有，瑞秋。”我给她留言道。我呢，我被苍蝇所覆盖。我把常飞来飞去的家蝇当成了宠物，他们都有名字，他们中的17只患有糖尿病，我给他们做定期胰岛素注射。一直到读了瑞秋的文章以后，我才发现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外出走动了，我年龄渐增的身体让我对结束感到平静。“看点电视吧。”它说。好的。其实，我并不喜欢二十几岁时的自己，当时的状况很可悲。我的二十几岁就是像弹子机一样狂躁：要么在大哭，然后再放我知道的能让我继续哭的音乐；要么是狂喜，然后放音乐跳舞，让自己更加疯狂喜悦。我以前常常出去前在公寓里跳段舞，现在我不了。更有力的证明。我可以说四十几岁更好，因为四十几岁更冷静沉着，在各方面都比二十几岁好，但是我不能撒谎。我想再有一整天的好心情，因为今晚我有个派对要出席。当我对不用再关心穿些什么去的时候，我觉得解放了，这真的是个慰藉——时尚是个大工程——但是慰藉也就仅此而已。少点工夫，却没多点乐趣。我很高兴能牺牲乐趣换一点平和。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我还记得25岁时的伤心和痛苦。那时我很痛苦，我坐在客厅地板中间，不停摇来摇去，脑子里觉得自己就在不能承受的边缘。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没办法撑下去，我想着，就像一个25岁的能做的那样。我不想知道自己的感受。我还记得向自己都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请他再也不要让我感觉到那么糟糕。我再也没感觉到那么糟糕，但是我后悔那么祈祷。爱得越深，才会伤得越痛，我想念那种感觉。我要收回那祈祷，我才25岁，我懂什么？再一次，似乎我对这个前进过程什么也做不了，也许我不能敏锐地感觉到自己正逐渐失去着曾经拥有的东西会更好，莫罗的T恤发出的让人晕眩的气味也没有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1）

格雷斯教堂在钠汽灯下熠熠生辉，从对街看过去，它就像一片橙黄色的仙境。塔楼后是耀眼的白色浮云，像高速播放的电影胶片一样闪过。在教堂里面，马上就能感到慰藉。在这儿，我总会感觉很好：这里是那么黑暗、深邃而可靠，给人的感觉几乎就是永恒。我已经在格雷斯教堂合唱团唱了将近20年的歌了，有时候，我觉得在格雷斯教堂里和合唱团一起唱歌就是我想要得到的救赎。我抬起头看：那儿怎么了？上面多了一排彩色玻璃，但是看不清上面是什么，应该是圣徒吧。是谁选了看不清的圣徒？他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神圣了呢？约翰，我们的主管人，让我们找地方站好，我们就穿过教堂后面的门，站在圣坛前面，就是管弦乐队后面的位置。我找准了站在男高音旁边，因为我喜欢站在和我不一样的声部旁边——这样我就感觉自己在唱二重唱一样。灯光很昏暗，不过并不是完全看不清，很像黄昏的样子。可以依稀辨认出过道和长凳，但是隐隐约约的。当我们唱歌得很好迸发出光辉音符的时候，我喜欢想象着格雷斯教堂的走道上有逝去的人在翩翩起舞。光辉的音符，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是怎么唱出来的，但是你的喉咙一张开，内心深处就有什么被深深震动，然后所有事都变得顺其自然，最美妙的音符随之而来。它们听上去那么纯粹，那么到位，那么清晰。然而我却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你这么做，就是毫不费力。也许你并不是个了不起的演唱者，但是当那些光辉的音符迸发出来时，你的歌声就变得美妙了。当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歌唱家发出这种美妙光辉的音符时，你会感动到流泪。我们唱了完整地唱了一遍雷斯毕基的《圣诞颂》，来看看我们和管弦乐队配合得怎样。我们昂着头，坚定地看着约翰，尽力做到最好。约翰说“开始很不错”，然后再指出了什么地方唱得不对，我们点头。逝去的人们正在墓碑里震颤，等待着我们的救赎。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2）

我们又一次开始。这次我状态不好，没有唱出那种美妙的音符来。不过，安迪——站在我旁边的男高音，唱出来了。我尽量往他那边靠但又不至于碰到他，这太精致美妙了。他唱歌时身体有点摇晃，衬衫在我手臂上滑过，有时候我会碰到他的肩膀。听着听着，其余的合唱似乎都变得有些飘渺了。我唱得还不够美妙，不能够让鬼魂起舞，但是安迪可以。慢慢地，他们从教堂的石头、木头、玻璃里升起。他们飞舞起来，就像喷泉里的水一样。更多的鬼魂从每个角落里飘散开来，多到我都看不清楚。安迪继续那么唱啊唱，逝去的灵魂就像火焰一样开始燃烧，他的嗓子就像用什么内部电线发电的一样，用正确的电流发出了正确的声音。我继续靠近安迪，近到不能再近。当他的衬衫刮到我时，我想知道那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然后，我内心深处得到了放松，重新整顿出发，我的嗓音自由地爆发出来了，我做到了！我唱出来了！整个合唱队唱出了那美妙的音符。我们的歌声如此美妙！我感到那是从身体里、脑海里发出来的声音——慢慢扩张，推进，再推进，冲破，扩散到整个空间，像长笛音那样，与其他所有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如此简单而已，我们要做的只是张开嘴巴呼吸。现在，整个教堂变得明亮起来，因为游魂和色彩而显得生机勃勃。我感觉好像桃乐斯从她那被龙卷风席卷过的农舍走出来，走进像聚光灯一样洒下来的灯束中——金色的，蓝色的，玫瑰色的，到处都是色彩，到处是迷惑人心的飘尘。它们看上去很牢固，好像你能顺着它们一直爬到天上一样。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3）

那对死去的夫妇跳着舞滑过我的身旁，和我打招呼。我幻想他们在说："还有比死更糟的事情。"他们脸上有道深琥珀色的亮光，一道激动人心的亮光，就像沐浴着火，能穿透所有。他们穿着长袍和燕尾服，披着长长的丝绸、缎子、塔夫绸，戴着珠宝、珍珠、缎带，每个人、每件东西都让人头晕目眩、闪闪发光。每件东西都燃烧得那么明亮，几乎让人都看不清楚。"还有比死更糟的事情。"我现实中的需求跟着幻想飘出了窗口，不过这也没关系，因为那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幻想，那是我在憧憬我死后的生活，我可以虚构出我喜欢的任何东西。没有足够的空间给所有的灵魂，所以有一些灵魂飘起来在挂着的两排吊灯间起舞，中心走廊两边各有一排。那些灯看起来像蜡烛，我担心那些灵魂飘上去后会烧起来，当然，他们是灵魂，而且灯也不是真的蜡烛，所以整件事都不可能发生，于是我不再担心了。几个小时后，演唱结束了，我感觉身心俱疲。彩排结束了，我们要继续讨论明晚的表演——谁穿什么衣服、集合时间还有演唱曲目的排列顺序。还计划在结束后开一个派对。色彩、灯光、舞蹈都慢慢停下来了。也许只是我自己觉得我唱得更好，当你旁边的人唱得很好时总会觉得你唱得也不错。我和安迪聊了几句，他说话的声音还有举止就像他的歌声一样优雅，我很高兴。他很好，可惜已经结婚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才会能结束霉运找到自己的安迪。我不想回家，但是每个人都收拾好了要走。我不能就那么站在这儿，我不得不离开。都结束了，无情地冷漠地结束了。我再一次转头望向教堂，他们都回家了。成群成群的灵魂穿着盛装，配着不朽的虚幻珠宝，除了跳舞还是跳舞。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艾柯上140人参与的投票：你最想要什么？34%的人回复说：“真爱。”21%的人回复说：“内心的平静或满足。”16%的人回复说：“家。”我觉得那些没有说是“真爱”的人并不意味着因为他们已经找到。有个人回复说“我想我的身体回来”，这吓到我了。另一个人说“我想要我的猫回来”，这把我吓得更厉害。“她是我在这该死的快节奏生活中最接近灵魂伴侣的东西了，”他继续说，“难道那不是成熟的灵魂所渴望的那种快乐吗？”他的猫患有糖尿病，最近因为肾衰竭死了。毕默茨有糖尿病，肾也不好。我想要“内心平静”，那样我就再也不会渴望些什么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我很担心我的猫，因为它们的整个世界就是由两个房间组成——客厅和卧室。这是它们的选择：他们可以呆在客厅，或者呆在卧室。“我们今天坐哪儿？床还是沙发？”“别忘了还有地板。我们可以一直坐在地板上。”接着，过了一会儿。“我对一直呆在客厅厌倦了。我们干嘛不现在搬到卧室去呢？”它们的13年和14年里，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在两间房间里搬来搬去。我发现仔细想想，这还真可怕。13年和14年在不变的两个房间：这就是我给它们的生活。也许只有住在乡下的人才有资格养猫。在进行艾柯每周例会时，我刚刚发布完会议主题，突然想到一件很让人担心的事情，我感到很困扰，因为我和我的猫一样过着单调得可怜的生活。我的整个世界也就是两个房间：我的公寓，还有20分钟就能走到的办公室。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正盯着一只塑料彩色的充气地球仪，我们把它放在办公室，给过来的小孩或小狗玩。我盯着它，使劲想：这个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街道、城镇、大都市、国家、大洲，我却仅仅来回于家和办公室之间。我的生活空间在这充气球上小得都没办法标出来。今天我坐在哪儿呢？在办公桌旁还是在沙发上？好吧，我有时会去纽约大学教书，或者去巴西之声，还会去格雷斯教堂，但是本质上，我和我的猫还是生活在两个房间里。我的两个房间间隔22个街区的路程，维茨和毕茨的两个房间间隔13英尺长的过道。有一点发现让我感到振奋起来，那就是我对我的两个房间很满意。我喜欢看到别的地方，但是看不到的话我也不会不高兴。我对员工说：我很满意。如果我对我的单调生活感到还行的话，维茨和毕茨可能也觉得还行，我应该放轻松。而且也许我们的生活也并非那么有限。我开始想，也许这整个大大的塑料彩色充气球的世界就在我单调的生活中。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米卡尔坐在我沙发上说：“自从我上次来这以后，它一直在变强。”我让他过来看看，关于我的那个鬼是不是能发现更多。我喜欢我这儿有一个女鬼的说法，而且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所以我把米卡尔的话当成好消息。然后我告诉米卡尔，我打算重新开始用卧室了。我想开始享受整间公寓，要把整个地方重新粉刷一遍。卧室将被刷成亚麻色，再加上苔绿色的装饰边，我还会买一条新床单，和一盏新台灯，让卧室看起来清新明亮。“这不是个好主意。”米卡尔说。“那里发生过些可怕的事。”他提醒我。他的眼光从他的右边肩膀一直延伸到后面窗户的角落，然后用他的下巴指了指。他是在告诉我我家的女鬼就在那儿——他指的那个地方，这让我们的对话变得很尴尬不舒服。在它悬在那儿的时候谈论它感觉很鲁莽也不礼貌。我们努力低声细语表现得礼貌一点，但是并没什么实际效果。我看向那闪烁着蓝色霓虹灯的角落，什么也没有。米卡尔给我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他是在说我们可以以后在电话里讲。我指了指电脑，表示我们也能上网说。过了几分钟，米卡尔问：“我可以回卧室看看吗？”“当然。”我回答，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两个都故意不看那边的角落。现在，我并不是真的相信鬼神——更确切地说是鬼神的想法让我觉得开心——但是我们回到卧室时，我觉得有点害怕。我们互相看了看，没有说话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我们以后再找时间说说这个。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两天以后，我们在一家当地俱乐部里讨论了一下。我还是坚持我那么好的卧室不应该被浪费，但是米卡尔说：“你记得我在你卧室呆的时间多短吗？因为在卧室的时候，它就在我们头上停着。我的意思是，离我们最多一两英尺。它很紧张。”他再次跟我强调那里发生过很糟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谋生？强奸？”我猜测道。“比这更糟。”他很认真地回答说。他不再透露细节，只是说那里发生过比谋生或者强奸更糟糕的事情，是那种持续很久的事情。我努力想象着可能是什么样的事，我能想象到的唯一更糟的事是和孩子有关的事。当我问他是不是在我的鬼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有可能。”他刚开始时告诉过我，我的鬼只有在晚上才出来。但是他说现在它一直在那儿了。“它注视着你。保护着你。”“它会对我现身吗？”米卡尔说应该不会。“它会帮我吗？”“如果能的话它会的。如果有人想伤害你，它会努力帮你的。”因为我们坐在一家拥挤的俱乐部里，米卡尔几乎是喊出他的回答的。“因为你，这里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我没理会他。“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深色的。她也许会有个小胎记或伤疤。“她几岁？”二十好几或者三十出头。“她身材高大吗？”比我高大点，但也不是很大。她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她喜欢浪漫主义的音乐。她喜欢看电视，不过只在我看的时候。米卡尔建议我给她买花，因为从来没有人给她买过花，我买了：两束橘色的雏菊。“她喜欢我给她买的花吗？”米卡尔觉得她喜欢。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她觉得你怎么样？”“她不知道她觉得我怎样，她性格多疑。我在那儿的时候她撤回去了，但是在我去你卧室到处看看的时候又跟上来了。”我对鬼有一个相当传统的印象，“她跟着你时，是走路的还是飘过来的？”“我觉得说她飘过来不是很确切——她不是很稀疏飘渺的，她像她想要的那样结实，而且她比以前大了。不过她不走路。”米卡尔告诉我她不能离开这幢房子。不过她可以到屋顶上或者安全通道上。我突然很同情我那心碎的女鬼，她被束缚在我的两个房间里，就像我，就像维茨和毕茨一样。她永远都要被束缚在那里吗？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带个孩子去你的公寓玩玩，”米卡尔告诉我，“但是你能为她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好好生活。她相当依赖于你的发展。她依赖于你的成长，你的努力，你的变化，还有你的希望。她很担心你太孤单，但是她又很警惕你带回来的每个人。”我家的女鬼拥有我对死去祖先们寄托的守护天使气质。好吧，我一定要找出她是谁。那会有多难呢？米卡尔告诉我她在五十年代时住在这儿。当我问艾柯上的人怎么才能找出以前我的公寓住着谁时，有些人告诉我可以反过来查黄页。不是用名字查，而是查一个具体的地址、年份查，这样就能找出以前我的公寓里都住过谁了。我知道房屋重建和社区管理部门保留着租借房屋的房客记录，这些是我能追查到她的所有方法。突然，我想到了曾经有人跟我说过我的老邻居，洛特•菲德瑞克，在这幢房子里住了六十几年了，她现在就住在几个街区外的老人之家。如果幸运的话，洛特会记得四十几年前住在这儿的那个可怜女人。这真是太好了，可能有人认识我家的女鬼。这比一本电话号码本好多了——如果我幸运的话（我得记着离铁路交叉口远点）。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1）

不过现在我有个更想找的人。我去了中央车站和美国秃鹰会的办公室，想看看我是不是能找出那个我想念的老兵——瑞克•卡里奥，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拿到的地址说美国秃鹰会在莱克星顿第四十二街和第四十三街之间。当我刚要走进一个街区时，瑞克出人意料地从另一幢大楼里走出来，然后顺着第四十二街向东走去。我看着他离去，我已经一年没见他了，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真的是他。他走得更远了，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办公室，那可能不是他。美国秃鹰会会告诉我怎么联系到他。我应该先去那儿，他快要消失在人群中了。后悔和自责一下子袭来：记得去年吗？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码头，然后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我马上飞奔过去。“你好！”我叫得有点太大声了，“你是瑞克•卡里奥吗？”他对我微笑，他是的。“我正想去美国秃鹰会找你。”我这么告诉他，他告诉我美国秃鹰会不在这附近。“你拿到的是什么地址？”那是错的。“我试过打电话找你，”我说。“你的是什么号码？”我给他看了那两个号码。是错的，又是错的。所以说，几个星期以来，几个月以来，我都在拨一个错的号码，而现在我正找去一个错的地址，接着又走到了错的街区，然后我找到了他。瑞克•卡里奥生于1925年4月10日，宾夕凡尼亚州的埃特纳，他是看着附近钢铁厂窜起的火花长大的。铁和钢的碎片会像金刚石碎屑一样漂浮在空中，然后发出耀眼的光芒。“你生来就和铁有缘，”他的父亲，钢铁厂的一个工程师，那么告诉他，“你不能让铁生锈了。”后来，钢铁厂倒闭了，他的父亲失去了工作。瑞克还记得大萧条时期，政府用卡车装载芝士和核桃。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2）

虽然生来就与钢铁有缘，瑞克还是在1943年应征入伍，他是第一批诺曼底登录的部队成员。“他们一直没给对掩护信号。”他告诉我。太响了太长了。他描述说，5英寸、6英寸、12英寸、16英寸的炮弹从两边飞来，到处是迫击炮、飞机、轰炸机、滑翔机部队。掩护信号响起，注意转移。瑞克是攻击部队队员，扫除障碍、清除地雷是攻击队员的职责。当他成功登陆到海堤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方便，就正对着泰迪•罗斯福，他正沿着海堤跛行，他用手杖拍拍士兵们，鼓励他们继续战斗。瑞克发现泰迪一直在吞口水，“这里。”他给泰迪一杯波本酒。泰迪以为瑞克喝的是水，就喝了一口。他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惊喜，“非常感谢，亲爱的士兵。”他由衷地对瑞克说。瑞克的军队生活多姿多彩。战争期间，他与一个为美国航天科学局工作的德国双重间谍曾经有一段短暂却激烈的爱情。她的代号是莱尼。他们的爱情持续了一个星期，后来瑞克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她的消息。（这又是一个故事，或者可能是一本书。）瑞克在大学时遇到了他的太太芭芭拉。他们有两个儿子，马克和艾伦。马克是一名艺术家，不过两年前过世了，那时44岁；艾伦在一家房产公司工作。当瑞克还是使馆画廊的供应商时，他们都住在纽约。瑞克有外遇，芭芭拉也有外遇。然后瑞克在1968年圣诞前后遇到了林恩，那时他刚从越南回来，在越南他担任国防部的私人承包商。瑞克和芭芭拉离了婚，然后瑞克离开了电影圈开始写作，从那以后，他一直和林恩在一起。1975年，瑞克在科罗拉多州的黄金镇滑翔，11点和5点时分别有两只秃鹰和瑞克一起飞翔。从那以后，他对秃鹰着迷，他成立了美国秃鹰会为受伤的秃鹰建造一个温暖的家。他最近把尤金•欧尼尔的著作《安娜•克里斯蒂》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希望能把它拍成数码电影。每年，瑞克•卡里奥都会参加从第五大道到麦迪逊广场公园的老兵节游行。

《与猫共舞?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3）

你老吗？是的，从时间上来说是的。但从精神上来说，我才四十几岁。我觉得他一点也不老。年轻时的你和现在的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身体上，精神上，我都更定性了。我的激情——还没什么差别，不过现在只专注于一个人，没有其他外遇。而且我现在正在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你有过中年转折吗？没有。越南回来后我离婚了，家庭破裂。芭芭拉离开了我，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儿子一起离开了。两个儿子觉得什么都是我的过错，他们30年来都没有原谅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中年转折。难道中年转折是相对新潮的一件事？当你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身体时，你有什么感觉？感觉很好。我需要锻炼锻炼我的手臂，我的身材还是不错，不过皮肤有点干燥。什么让你害怕？变得虚弱，然后搬进老兵之家，没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如果我一定得去老兵之家，我回去福罗里达或德克萨斯的。有没有什么不再会让你害怕的东西？我不怕死了，我已经从诺曼底海滩的那次经历中恢复过来了。现在我离死亡很近，就像我离你那么近。当你面对危机形势的时候，你不会开放外向，而会聚焦紧缩。我喜欢互联网，我接受所有人，接受所有信息。但是当我处境危险时，我会关机，严格聚焦于小范围。我会抑制冲动和激情，那是人们产生麻烦的根源，它会让你吃不消。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4）

有一次，我提着两袋东西走进公寓大厦，有两个家伙从我背后出来，拿到刀抵着我的后背说：“继续走。”他们想跟着我走进我的公寓。我闭上了嘴，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不住在这儿。我只是来送货的。”有没有什么你不再在意的东西？失败，我不再在意失败了。如果有人对我感到恼火，或者有人拿着逾期账单来向我追讨，那都是小菜一碟。我退出了电影圈，现在我就像狼群中的小毛孩。我不是掌控者，所以我后退撤离。就像《安娜•克里斯蒂》中的克里斯•汤普森那样逃跑。这听起来很欣慰。我最近刚刚觉得自己好像很失败。电信公司追着我缴清电话账单，并且给我施加巨大压力。假设你现在在对一个年轻的、你在意的人说话。请完成这个句子：“如果你知道……”……你正完完全全掌控着你的人生：你决定自己做什么，穿什么，决定自己怎么看待爱、感情和信用。我们的内心是充满激情，活泼愉悦的。我们只看到了表面，我们也应该不厌其烦地去发现内在。内在是你的脑、你的眼、你的胃、你的肠、你的性，我们有责任好好保养照顾它们。你掌控着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掌控权，就会变成你最不想要的样子：年迈、衰老、体弱、患关节炎，还有癌症。你过着没有家人、没有家、没有朋友的生活，而且几乎一生都没有精神寄托，上帝、佛陀、孔子、耶稣基督，一个也没有。在有很大很大的麻烦时也没有人可以指望。要是你知道这些都是多么重要的事就好了。我又有点感到难过。快速前进到你临终时，你在对你的朋友和所爱的人道别。在你还有机会说时，会不会说什么你想说但还没说的话？在我上天堂以后你想让我帮你找谁？或者是下地狱以后。你想让我告诉他们什么？你希望你的什么东西不要被扔掉？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5）

我在想，如果突然来了场大火，我失去了所有东西，我会在意吗？不会。我正在重新装修公寓，我把什么都清除出去扔掉了。这是幢作家的公寓，但是现在我想把它弄成一幢电影摄制者的公寓，禁止杂乱无章。我把所有东西打包了给艾伦，除了我的秃鹰画作、全家福照片、出生证明和离婚协议书。我留着所有林恩的东西，她的紫心勋章、她的肖像，我的工作室里还放着她的头像雕塑。她是我20年的人生，看到她感觉很好。在最后的时刻，你想干什么？我想试试驾驶一架史提曼双翼飞机或者P51野马战斗机，它们拥有2000马力的引擎，只要有一点移动就会有巨大的反作用力。太快了，你都会头晕。你必须真的很年轻，体格真的很好才能驾驶它们。它们能达到每小时460英尺的俯冲时速，以及每小时300英尺的巡航时速。它们就是为速度而生。回想过去，你会最想念的是什么？胜利后把自己灌醉。我会想念那些和一帮人痛快畅饮的美好夜晚，喝着朗姆、苏格兰酒——纯麦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大醉。你的一生值得吗？为什么？我没犯过什么大错误。我没缺胳膊少腿，也没因为抽太多烟得癌症。我最喜欢干什么呢？我最喜欢和另一个人一起坐着，互相倚靠，身体、情感、精神上互相倚靠。一个好的艺术家知道怎么借助所有东西，知道怎么吸引身边的所有。在离婚期间，我有一只猫，叫做思莫克，我和思莫克互相依靠。那时我们两个都灵魂出窍般上了飞机，不过上了飞机后很吓人，我们就又都回去了。我很混乱也很疲惫。要是我真在飞机上，那飞机一定失事了，我肯定会熄火迫降。那是个送死的举动，将成为最后的灵魂出窍。那时我哪儿也不能去，只能找个大坑，真空的大坑躲起来，什么都没有的大坑，那就行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瑞克•卡里奥（6）

所有事，甚至包括所有一团糟的事，都是激动人心的。所以，呵，人生是值得的。就算是地狱。也还是值得的。就像苏•罗森和托尔斯泰一样，瑞克诉说了一些真理，但是却让我马上想把自己的人生和这些真理撇清关系。当他说到“你掌控着你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掌控权，就会变成你最不想要的样子……你过着没有家人、没有家、没有朋友的生活”这些时，我坚持对自己说这些不适用于我，自己掌控人生这一点我接受，我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但我不想成为像索尼娅那样的不孕花。可是，现在我又是怎么样呢？我会尽一切努力避免变成那样，但是，我却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1）

我的幻想生活持续得相当长久。如果我有段时间，什么也不用去想，那么我就开始做白日梦。我很感激有人提醒我我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伦敦每日电讯报》在一月份报道说，在1983年的贝鲁特动乱中，叙利亚将军穆斯塔法•特拉斯命令他的军队放弃攻击意大利维和部队，只是因为他一生都痴迷于意大利女演员吉娜•洛罗布里吉达。特拉斯将军告诉他的军队，可以“对美国、英国和其他国际维和部队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我不希望看到吉娜•洛罗布里吉达眼中有一丝泪水。”这是艾柯上136人参与的投票。你白日做梦的频率是一天几次？你有没有反反复复重复的幻想？6%的人说很少幻想。24%的人说每天幻想1~12次。26%的人说每天幻想超过12次，或者经常幻想。15%的人说一直持续幻想，每天100次。57%的人说他们的幻想会重复。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的幻想会变化。当我正在慢慢长大时，我喜欢幻想自己患上健忘症，一直反复地幻想。然而现在，我不再幻想把往事一笔勾销全部忘记，而是幻想逃脱。如果我从一座在桥上经过，我就会计划要是我乘的汽车、火车或者巴士冲破桥栏飞驰脱轨的话要怎么逃生。（飞奔到可以打开的窗子旁边，打开窗，紧紧抓住行李架——如果在火车或巴士上的话——然后从窗口爬出去，用最快的速度游泳离开。在确定不再受下沉汽车、火车或巴士吞没的威胁前，不停地脱掉身上的衣服让自己游得快点。当然，这些都取决于在掉下来之前我是不是还幸存，这是不能确定的，但是在我的幻想中，我总是幸存着。）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2）

我还会幻想自己在核战争以后怎样重建文明，或外星人会不会摧毁纽约。我还有关于麻省理工学院某个实验的详尽幻想，这个实验关乎我们所知道的整个世界——所有现实——全部从窗口中散发出去，我战胜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新宇宙。因为我觉得我是唯一能这么做的人。然后，我通过提供给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一些在他们研究领域中异常惊人的先进成果这种结果，规避了幻想的现实约束。这很可笑，不过我很享受。这平息了我那些“没有什么可以永恒，所有都会改变，我们都即将迈进死亡”的恐惧。不过我最喜欢的幻想是关于英雄主义的。比如说，如果我和一个有孩子的家伙约会，就会激发我从地铁的轨道上解救男朋友的孩子这种幻想，基本情况会是这样：那孩子摔进了地铁轨道里，我们没有及时拉住他，也没有时间抓住他的手把他拉上来。时间只允许我跳下去，把孩子拉到轨道中间平躺下，然后列车安全地从我们身体上方驶过。（自我提示：确定列车真的能这样安全驶过，也许躲在月台下面那块凹进空隙中更好？）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1）

我一直等了那么长时间真是太傻了。现在我没时间去挑剔谁买艾柯，出多少钱买艾柯了。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不是想发财才创建的艾柯，我创建艾柯只是因为我不开心。我的生活很糟糕，所以我希望能活得有意思点。这是我的经营指南：不要沮丧，不要在乎钱。然而，当你是个企业家时，钱是个问题。一桩生意成功的关键因素：赚钱。我不想着怎么赚钱，我想着的是找人聊聊大卫•林奇、巴非还有吸血鬼猎人。我一直想着怎么赚能让艾柯勉强撑着的钱，让艾柯一直经营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长期未升级的系统成了一个问题。我还有另一个严重缺失的生意技巧——我不会问人要钱。除非你自己很富有，不然生意就需要集资。但是我呢？集资让我觉得很羞愧。我想方设法地避开它。我给艾柯的硬件软件都上了无数补丁，都依赖于志愿者的帮忙，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有两家公司和我联系说要购买艾柯时，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因为电信公司已经开始给我寄警告信了。也许现在是时候承认了，也许对于什么对网络有效我是有一两个好想法，但是我不一定是合适这个工作的人，比如说，与卖方洽谈合同。（与钱有关的事。）再加上我的确渴望做电视人，我的青年岁月已经结束了，是时候开始中年生活了。我去见这两家公司——A公司和B公司——的时候，电信公司再过几天就要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了。我喜欢A公司的人，他们很聪明，而且对新媒体工业有很多了解。但是他们提供的服务都是有关性的。那很好，只是我真的不觉得艾柯适合这个。艾柯版本的网上性服务会永远纠缠于这种问题：˙你是不是做对了˙其他人都在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个还有˙他们采用了什么药物治疗B公司呢，有一个以前为我工作过的人，我知道她了解艾柯的古怪风格。在艾柯上她称自己为“外部硼小姐1991”，外部硼小姐1991在艾柯上为自己创建了一个古怪却吸引人的空间，非常适合艾柯

的风格。所以我跟她说：“买下我们吧。拜托了。”她认同她的空间与艾柯很相配，于是说服B公司的老板买下艾柯。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2）

我向电信公司申请延期了两星期，然后开始与B公司的老板反反复复讨论购买价格，极度痛苦。两个星期过去了，我和B公司就快达成共识了，不过还没有敲定。我最后还是不得不做这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事情：问人要钱。我向母亲借了钱，但是拿钱只够我再延期两个星期。B公司的老板和我的洽谈又进了一步。现在我只好求电信公司："有人要买我们公司，我很快就可以把欠你们的钱都付清。你们以后都能及时收到我们的账款，因为我们公司马上可以周转了。"我知道——他们以前听这些听了有多少遍？——但是我继续说。"请和我们一起顶住这个难关。如果你们切断电话线的话就一个子儿也拿不到了。"他们告诉我要是我宣布破产、资产清算的话，他们肯定会像其他人一样来排队分资产抵债的。我想起这家电信公司刚开业时，我自己也刚刚开始工作，在一家公司的通讯部门，管理很多他们客户的电信服务。那时那家电信公司正在创业阶段，很想得到我们公司的照顾。我们决定让他们试一试。我们对给这可怜的小家伙一次机会的主意感到挺有趣。而现在，我变成了可怜的小家伙，他们成了大人物。好吧，我想，还是安慰安慰自己，我仅有的资产就是人，你们不可能把他们套现。如果他们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他们就真的一个子儿也看不到，哼，小气鬼！B公司出了个价，我接受了，用电信公司的话说，"就这样，我们要钱，而且我们现在就要。"但是就算我们达成了协议，也并不意味着我明天就能拿到支票。我不想请B公司帮忙，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因为我认为最好说实话，所以他们知道买下的是怎样一间公司，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打电话跟他们说"现在就把支票给我"来开始我们的新关系并不是一种很合适的方式。我全力以赴开始折磨自己，打电话给每一个我能想起来的人。我只发现了一群不在乎钱的人：穷朋友。我继续尝试，总会有奇迹的。但是就像外部硼小姐1991喜欢说的那样："这里想着希望的事，那里相反的事就来了。"结

果是白费心机，我哪儿也弄不到钱。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好打电话给外部硼小姐1991，“你能不能问问你们公司的老板，可不可以先给艾柯一笔贷款，付给电信公司？”她问了。第二天，B公司把钱汇进了艾柯的银行帐户。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工作（3）

如此长时间的轻度恐惧第一次消失了，它曾经围绕着我所有的早晨、中午和夜晚。所有事都会好起来了。过了一阵子，我开始记下我喜欢做的电视节目概要。事实上，有两个节目的想法。都是因为电脑的关系，我总是会有一个后备计划。但是我不知道电视节目计划应该写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买了关于电视节目企划的书。不过那书看上去很像我以前买的关于怎么写商业计划的那些书，我想这些作者在写书前大概都买过怎么写作的指导书。可我还是写不出来。我和几个人聊了聊应该怎么写，但是每个人告诉我的都不一样。创作电视节目和创作其他别的什么都一样：没人真的知道应该怎么弄。你可以抄袭别人已经做好的，也可以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所以那些书对你来说帮不上什么忙。我决定要做以前在艾柯上做过的：把我喜欢的部分留下来，然后再补上剩下的部分。（你记得的，我刚创建艾柯时，抄袭了维尔上我喜欢的部分。）我把初稿寄给了贝琪，我的代理人，然后她修改后给我寄了回来，上面有改进的意见，我又修改了两次草稿。我的律师和B公司的律师开始反复商榷合同了。这突然提醒了我，我应该找个人为电视节目筹款。那样我才能保证我不会因为什么原因把这份工作结束了，就好像从来没有人让我做过这份工作一样。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1）

我找到了我想念的，但曾经遗忘的南北战争老兵祖辈——詹姆斯•林奇。1878年9月4日，他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分支大道70号的家里因精疲力竭而死，终年42岁，那是他的第八个孩子约翰•帕特里克出生后不到一年的时候。哇，才42岁！我想。当母亲到50岁时，我的哥哥道格拉斯举杯祝贺，庆祝母亲到了50岁。在我们家族中有那么多人在四十几岁时就去世，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期待的理由。我上了一个地图网站去看詹姆斯去世的地方是哪儿，分支大道70号在一片墓地的南面。詹姆斯的妻子，前面提到过的埃伦•史密斯，在布鲁克林埃勒里大街110号去世，我在地图上查找了这个地址，同样也不是一个好地方，不过至少她活到了63岁。詹姆斯去世13年以后，埃伦申请了抚恤金，因为她是南北战争老兵的遗孀。有一份宣誓书陈述她没有财产，并且除了自己的劳动收入外没有其他收入。我的曾曾祖母是文盲，她在所有表格上签了大叉。但我必须指出不管她做的是什么，她的劳动收入并不多。她必须请一家法律公司帮她填好这6张表格，然后再提供4项证明，只有这样她才能拿到每个月可怜的10美元的抚恤金，折合成现在的水平大概价值177.13美元。这些都意味着她很可能在贫苦中死去，而且一直在努力奋斗着。他的朋友还有邻居约翰•马利根和皮特•菲雷签署了一份表明她从未改嫁的宣誓书。这份宣誓书意味着我又有一个亲人一直都没有找到她的理想伴侣，而是一个人孤独生活一直到死。她去世的那年正好是她的女儿珍妮生她唯一的孩子——戴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一年。戴西•阿姆斯特朗也就是我的祖母，同样是到死那天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她的照片现在就挂在我旁边。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2）

但是至少埃伦曾经有段时间拥有着她的理想伴侣，他们结婚时，詹姆斯22岁，埃伦19岁。根据抚恤金颁发记录，他们最终有8个活下来的孩子，虽然她生过10个。他们结婚4年以后，1861年的夏天，詹姆斯被一艘名叫俄亥俄的船征募走了。来年6月，他以普通水手的军阶从美国康乃狄格州参议院退役。当埃伦的第一笔抚恤金核实到账时，她住在布鲁克林区法拉盛大道540号。我的朋友卢比几个礼拜前带我去了那儿。我买了部照相机，因为我希望能看到当时的房子，还有那时埃伦每天进进出出的大门。但是现在那个地方正进行施工，连一个住宅区也没有留下来。残垣断壁散布在现在的工业区里；四周有些我认不出的树，因为现在是11月份，书上没有一片叶子；还有些有台阶的老建筑，人们可能曾经坐在那里，聊着邻居的八卦。不过总的来说，那里还是那种人们一天到晚工作的地方，虽然是不开心地工作。我可以想象，在19世纪70年代，这里还是个健全密集的社区，贫穷但是骄傲。这里是家，是一个感觉安全的地方，那时埃伦肯定有好多好多邻居。那里有两所只隔开几个街区的公立学校，虽然现在一所已经关闭了，但在几个街区外，还有一所天主教学校。曾经这里有足够多的孩子去上这三所学校，这里的街道曾经一定洋溢着欢快的吵闹声。接着我们到了艾勒里大街110号，也就是埃伦1904年6月27日因肺炎去世的地方。我不知道那儿住着谁，又是谁接纳她住下的。我只有一个从死亡证明上得来的地址，上面说在1904年6月27日，艾勒里大街110号是一幢出租房，埃伦死前在那里住了4个星期。我们转弯进拐角时看到了几幢老房子，有可能以前那幢房子还在那儿。卢比是我的朋友，她希望我能找到想找的东西。她停下车，我们从车里出来然后步行：104号，老房子；106号，老房子；108号，老房子；110号——新的施工工程。我一直没有拿出照相机，现在我很后悔。埃伦•史密斯•

林奇走过的街道还在那里，那儿始终是她去世的地方。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去了，我本应该拍张照片的。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3）

我希望这些关联是看得见的。埃伦的女儿和她的女儿还有外孙女，也就是我的母亲，一起住在羊头湾。我的母亲甚至都不知道埃伦的名字，更不知道她在布鲁克林另一头的地址。万圣节前，我的朋友杰基带我去了母亲童年时在羊头湾的家。这个住宅区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那里有更多树，更多厚纸板南瓜灯，还有黑猫和女巫，每条街上都停着排成长队的汽车。在一条离埃伦威廉斯堡的家很近的路上，成群的车子停得到处都是，看上去杂乱又孤独。这一次我看到了当时的房子当时的大门，而且这次我还拍了照片。每一代都那么快就忘记上一代的家，家族就这么埋没是多么让人心碎。想想吧，你孩子的外孙可能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你这辈子都做了什么，他们会忘了你以前住的房子。也许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追根问底的寻找只是因为我的内心，只是因为我希望它们存在。我希望能在家族孤立而断断续续的历史上修建一条通路，我希望有一条朦胧的痕迹，就像贯穿整个布鲁克林的隐约圣诞霓虹一样，可以标记每个地点，把过去和现在生动地连接。它们会成为我的私人夜灯，会让我感到安全。我参加了一个名叫南北战争老兵子女联盟的组织。珍妮和戴西，就是我的祖母和曾祖母，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不幸的是，他们的帐篷营，第37号帐篷营——分会被称为帐篷营——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南北战争老兵子女联盟的经理雪莉•佩里寄给我了戴西的申请书原件（她找不到珍妮的了），这点差不多弥补了没有分会的遗憾。我想知道那是不是戴西亲手写的。她加入南北战争老兵子女联盟时是26岁，入会费和徽章花了她2美元。我花了26美元，他们还给了我一面小国旗。在追踪詹姆斯和埃伦的过程中，我找到了21个不再来往的第二代表兄妹，他们生的孩子我数都数不清。这些孩子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三代表兄妹？第二代表兄妹再次不来往？我知道母亲有几个表亲，但是她几年没有说起他们，我就这么忘了他们的存在。他们都是

罗斯•安娜•林奇的祖孙辈，罗斯是詹姆斯和埃伦的一个孩子，嫁给了托马斯•克莱文。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4）

我看过一部大卫•林奇的电影，名叫《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当我开始探索过去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发现原来我和大卫•林奇是亲戚，和韦斯•克莱文也是亲戚。）我原本以为大卫•林奇和我是一类人，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他似乎暗示没有什么比家庭更强大。也许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讲，没有什么比家庭更脆弱了。有多少人一个人孤独地死去，又有多少人被埋在哈特岛，想想那些被遗忘在储藏室的骨灰，我可以说我的观点比大卫•林奇的更正确。除了这凭空冒出来21个第二代表亲（一度不再来往），现在会跟我打电话、发邮件、写信。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露丝玛丽•麦考伊，她和我一样也喜欢追踪逝去的亲人，她还告诉我埃伦•林奇葬在加略山公墓。（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没能找出詹姆斯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异常寒冷的日子，我去了埃伦的墓地。我不得不一直等公车，因为在那个皇后区的特殊地段似乎很少人经常出门，不是那样的话就是他们都有车。在我曾曾祖母的墓碑上还列着其他两个人的名字：詹姆斯•林奇，但是不是她丈夫应该有的年纪，所以我猜那是她儿子；还有安妮•林奇，没有列出去世日期。写着的所有就是“安妮•林奇，英年早逝。”我给加略山公墓写了封信，向他们要一张明细单，结果，他们和单子一起寄来的还有总共1608美元的“永久管理”账单（年代久远的墓一定很难收到管理费）。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没有钱，他们很理解。从单子来看，埃伦的墓里葬了8个人：四个姓林奇的，两个姓摩尔的，一个姓科林根的，还有一个姓克莱文。加略山的人告诉我，我猜把每个人都压下去点然后放更多尸体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们不用‘压’这个词。我们把第一个人葬在9英尺深的地方。然后棺材会坍塌，我们就在上面葬更多人。”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家庭（5）

埃伦墓正后方的地有点下沉，因为刚刚有人被埋在了那里。两个后面点的墓有一个大大的坑，等着其他人埋进来。我发现新的墓墓碑上会镶上死者的照片，这个做法有点让人心烦，这不是他们现在的样子。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关系，我当然可以理解我们想记住的是他们曾经是什么样子，而不是现在是什么样，但是这些照片只会让我更加在意他们现在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事实。我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他们感觉上就更不像不是活生生的人。我走进了山顶上的小礼堂。圣坛两旁放着两棵假圣诞树，还有两排假的蜡烛，一块牌子上写着："放入1元硬币，按按钮点亮蜡烛。"在每根红玻璃管下都有一盏电灯，摇摆着模仿真的火焰。我没有投币，因为我找不到从哪儿放进去，我也没有按按钮，因为已经有人把它们都按下了，我害怕如果我把一盏灯熄灭了再开会破坏其他人的祈祷。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他们今天要给莱克星顿注射安乐死。我在兽医那里取猫粮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这个，这让我的胃有点抽痛。我不知道谁是莱克星顿，只是说到猫的时候我总有点情绪激动，即使是我不认识也没见过的猫。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都受不了看到猫受到威胁。看到人被殴打，我觉得还行；但是看到对猫被伤害的话，我剩下的日子都会挥之不去——这意味着我会受一些根本没有真正发生的事的折磨。莱克星顿的主人1点的时候把它带过来的，就是说现在他已经死了。我想象着维茨和毕茨的死亡。如果我非得面对让它们安乐死的现实，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想象这幅画面好几次。首先，我会去兽医那里要一个注射器，那样我就能在家自己处理了，他知道我明白怎么进行注射。如果他觉得不行，不管出多少钱我都会让他来我的公寓为他们注射的。我不希望它们的最后时刻是在一个他们害怕的地方。我已经计划出了整个死亡典礼，它们死的那天我会喂他们鱼、肉、牛奶，还有冰淇淋。到现在为止它们已经节食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们的最后一顿会有这段时间没有吃到的所有东西，然后我们会一起玩一会儿。它们俩都喜欢玩缎带，维茨还喜欢乒乓球。接下来的部分我会一直一直钟情地重温，因为这是个痛苦又苦乐参半的过程。我会告诉它们为什么我会爱上它们，我会回顾它们所有特殊的品质、特点，还有我最珍爱的回忆。我会哭泣，真正动情地哭泣。我会告诉它们我多希望那些迷信的人是对的，我们会再相见的，不过我不觉得那是真的，因为我看到过一种对这种视觉幻象很合情合理的解释——虽然我已经全忘光了，只记得那和大脑的化学反应有关——但是我不能说谎，所以我还会告诉它们我们能知道彼此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们只能活一次，我们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如果是毕默茨，我会把它放到沙发上或者书桌的椅子上；如果是维茨，我会把它放在篮子里或者盒子里，这些是它们最喜欢的地方。安乐死需要注射两针。如果是兽医给毕茨注射，我会让他快点注射然后马上离开，毕茨和他在一起会觉得很害怕。如果是维茨的话，兽医不必奔到门外去，但是他还是需要离开，我想私底下跟它们告别。我想知道能不能先给它们来点镇定剂。（它们在注射镇定剂的时候，我也应该来点。）如果是我自己给它们注射，在第一针注射后我会亲亲它们的额头，最好亲十万万次，接着我会看着它们的眼睛，做它们俩都喜欢的眨眼动作，然后我会给它们注射第二针，接下来我会在等待和关注中死心。幻想到这里结束了，因为通常到这儿我就开始哽咽了，我不完全确定由我来给它们注射是个好主意。而且，我看过书说事实不会像我想象的这样平和。在你给它们注射安乐死的时候，有的猫会撒尿甚至排便。没有什么可以缓解他们的死对我造成的破坏性效果。我知道它们只是猫，但是我恨自己这么想。我不必向宠物的主人们解释自己的想法，你们可以去借《老黄狗》(OldYeller)看看。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1）

每天晚上会有两架飞机飞过我的窗口。我和维茨、毕茨一起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们平稳地飞过。我看飞机，它们看鸽子。它们的头跟着鸽子上下晃动；我的头呢？就像在看慢动作的网球比赛一样跟着飞机移动。我希望那飞机要么变成UFO，要么坠毁，我想看到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样子。我的意思是：并不是真的掉下来，我不希望有人死去。哦，不会吧，好像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那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是什么？转弯吗？着陆？哦，天啊。接着是一阵爆炸声，强光闪烁，可能还到处都是烟雾，我应该去坠毁的地方看看吗？我有一本记录失事航班飞行数据的书，你可以在上面看到航班的飞行员和乘务组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相互会说些什么。他们一般都不会说些很有哲理的话，也不恐慌。他们到最后一刻还是在尝试着避免飞机坠毁，是真正的专业人士。等到他们意识到做什么也没有用的时候，就只剩下说两三句话的时间了。典型的最后飞行对话一般是这样的：“好，什么什么上怎么显示？”“某某某某。”“你查过什么什么吗？”“检查完毕。”“长官，我听说有个航班通过反转什么什么上拉成功。”“约翰逊，反转什么什么。”“反转成功。”“混蛋！”“哦，他妈的！”“我爱你，妈妈。”录音带到此结束。我终有一天必须真正忍受死亡，所以，我必须在自己焦虑症发作时想一些能想到的最悲伤最无助的事实，告诉自己那都会结束的——这常常很痛苦，有时还很恐怖。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2）

这里有一些经过时间积淀后我最喜欢的死亡故事。我从肯尼斯•艾瑟逊的书《从死亡到尘土》中得知，詹姆士•布拉德福是第一批17个人中唯一依然还低温冷冻着的人。他是一个退休的心理学教授，在1973年去世后冷冻，他的尸体现在还在加利福尼亚。其他一起冷冻的尸体都已经融化了，有的是意外造成，有的是故意为之。我知道他们去世了，肯定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复活，实际上，低温冷冻是一项极冒险的赌博——如果这能被看作是一项赌博的话——即使他们根本没有一丁点机会可以活过来，他们依然觉得可能有机会。这是多么无限悲伤的事啊。不管希望是多么不可能，这依然是一个凌驾于任何事之上的多余而不必要的失望。不要再解冻低温冷藏的人了！接下来是一个在死之前就被埋葬的故事。又是《从死亡到尘土》——一个巨大的死亡素材库，这是书里最悲伤的故事。是关于一个被认为死于白喉的小女孩，她在19世纪50年代去南卡罗莱纳州拜访亲戚时去世。每个人都不敢拿她拿过的东西，所以他们马上把她放到了一个当地的陵墓，而不是先把尸体带回家。几年以后，这一家再去这个陵墓下葬他们一个在南北战争中死去的儿子时，他们在陵墓门口发现了一小堆白骨。她死前在黑暗中孤独等待了多久？有时候，移墓时，他们会发现尸体被扭转翻了身的，头发露在外面的，或者棺材里面被磨得开裂了，那是因为里面的人努力地想爬出来。艾瑟逊说送葬者一定要特别注意葬好死去的婴儿和小孩，因为家长常常会要求把他们挖出来。所以他们一定要确定尸体完好，感觉上去自然，他们会把成人全部放平葬在底部。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3）

我有时会想象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斯和他的妻子亚历桑达拉，还有他们的孩子奥尔加、塔蒂阿娜、玛丽亚、安娜塔西雅和亚历克西斯的最后一刻，他们都是被枪杀的。两个女孩不是被子弹射死的，因为子弹被她们镶着珠宝的衣服挡了一下，于是，那些士兵就只能用刺刀捅死她们。想象一下一个人拿着刺刀去杀一个尖叫哭泣着打滚的小孩子，而那旁边是她死去的或将死的家人。单单一个地点，就在地板上发现了18处刀刺的痕迹。一个人怎么能拿着刀刺一个尖叫着的小女孩18次之多？我也想象自己的死，是因为心脏病。我感到我的心房卡住了，切断我所有生的机会，形成了一个坚固而不可转移的障碍。我的心脏感觉上去很硬，就像一块小石头一样。我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真的说不出话，还是因为太在意心脏病带来的疼痛和死亡的恐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给我一秒钟让我处理这情况吧。让我拿到轴承我就没事了。我想象的死亡里最奇怪的东西是那噪声，那是我所听到过的最响的声音，就好像整个宇宙都在用最长的声音尖声大叫“不要”！我相信我没有真的听到，那噪声全是从我身体里面发出来的，那是我血液在奔腾的声音。我把死亡想成一次爆炸。有的人像鞭炮一样逝去，有的像原子弹，大多数像萤火虫。我希望在死去的时候我是清醒的，我决定了。我不想错过任何东西，尤其是人生最后的东西。在小说《冷山》中，有一个角色目睹了另一个人的死亡，她问那个人“有什么能缓解你的痛苦？”没有什么可以缓解。但是，这是最后必须经历的事，所以我还是希望清醒着。那不会变成一个恐怖的回忆，因为我不会活着记起它，我也不会后悔我的决定。为什么我要让自己陷入这么荒唐的惶恐状态？关于死亡，我什么都做不了。那肯定像飞机失事时跳机窗一样。你既不想从距离地面几千英尺的天上掉下去，又不想就这么回到正在下坠的机舱，没有办法逃脱。我怎么才能躲避这场灾难呢？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幻想（4）

我看了苏珊•切沃的一本书评，书讲的是一个丈夫帮助多发性硬化的妻子自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切沃在书评最后说的话：“我们总喜欢忘记，忘记从来都不是我们在死亡和生存中作选择，我们只能选择现在死还是再等会儿死。但是死亡是必然的——是我们共同的命运——而爱却不是那么必然。”这就是我为什么鬼上身一样地又要想象弥留之际，又要叙述我最喜欢的死亡故事的原因：我害怕在我还有机会的时候，浪费了我的下半生，而且不再像现在这样充满爱。我努力阻止戴西、艾玛、塞美斯还有其他所有人永远地消失，来减小死亡的力量，同时让我记得努力活着。我也许会掩埋了他们的灿烂瞬间，但是管他呢，那有用！我感觉好多了。地球是个大坟场。一层又一层的爱，一层又一层活过又被遗忘的生命，一个叠在一个上面。地球表面就是一片被翻搅了千万次，我们压了千万次的土地，而我们却从没有想过，无数个生命在我们脚下腐烂分解成了再也认不出来的物质。那些幸运地被一些人记在心里的人又怎样呢？那些记住他们的人也会死。我们都会消失不见，就像所有被埋葬在希望墓园里的人一样，像所有曾经在亨廷顿来来去去的塞美斯一样。最后，留下了什么呢？我们生命结束后留下的那些东西怎么样了？剩下没多少。腐败的速度快得残忍。死后没多久，我就会发现能代表我的只剩下一些碎片，而这些碎片可能被人找到，也可能没人找到，而那个找到的人却从来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会知道那些他看起来可能是垃圾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1）

我不再每个星期出去见别人一次了。那有什么用？那很累，而且根本没有用。要么是在我打算以自己所谓的“我的生活方式”生活时才碰到了理想情人，要么干脆碰不到。这些天，我努力把盖亚假说运用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污染了一条河，根据这个理论，你能所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停止污染（嗯……），然后顺其自然，而不是想办法弄干净它或者努力把有害物质拿出来。地球是个自动调节的存在。如果说有一个区域出现了问题，环境会自己在另一个区域调整它。如果我不去管梦中情人的问题，不再想着怎么解决它，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它会自己解决——只要我不再做什么“污染”“河流”的事就好了。很新潮——是的，我知道，但这符合我的臆想，所以别提意见。现在困难的是怎么确定“有害物质”的来源。（这又要回到索尼娅了，我做的什么会破坏我找到梦中情人的机会呢？）但是我很担心我那爱情盖亚假说只是一种形式更新更花哨的放弃。就好像我的理想情人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或者突然在网上出现（因为我私底下是这么希望的）。我刚刚发现，我在教授那门关于人们在网络上做什么的课时，从来没有涉及过网络情缘，但这却是人们上网的很大一个原因。单纯地为研究目的，我上了Match.Com，这是一个我一直在艾柯上听到的交友约会网站。我填了一张关于自身情况和征友条件的简介。我没有写很多，因为不管怎样，我只是来这里为我的课做调查的。“我为吸血鬼猎人巴非而活，”我这么填。在要我填完“我的朋友这么形容我……”这句话时，我写了，“外星人生命形态。”我可以上传一张照片，但是我没有。我选了鲁东作为昵称（因为电影导演兼制作人维尔•鲁东的关系），后面的几个小时，我开始收到那些想见我的男人发来的邮件。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2）

开始的时候，我很激动，我控制不了自己，没几分钟就检查一遍信箱。我想听到这样的故事：“就在她放弃了再也不想找的时候，在网上遇到了他。”现在我理解Match.Com的吸引力了，真是不可思议又毫不费力的爱啊。我回到Match.Com查看那些发邮件给我的男人都是怎么描述他们自己的。哦，天啊~所有简介看起来都好像是世界上最有钱但也最无趣的男人写的。在“我在寻找生命中最特别的女人”那行字旁边，有很多参考意见，她一定要漂亮，顺便说一下——即使是从照片上来判断，也能看出他们中很多人都没认清自己。我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很短，而且很没劲。“嗨。我喜欢你的简介，看看我的吧。”第二封有一幅很艺术的背景，是来自一个长得很帅的电视狂热者的，只是他老用他前妻来给我留下好印象。（她是电影演员。）第三个人说自己是“英俊而孩子气的53岁男人”，他长得很像杜鲁门•卡波特。我收到的很多邮件都像列表一样。就像“我喜欢爬山、游泳、打网球，还喜欢去电影院和博物馆。”有一个家伙长得很帅，他上传了3张照片来证明这点，但是他能说的也就是身高和体重这些，他甚至还贴了腰围尺寸。不过有些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好看，但是我却恰恰发现他们很有吸引力。他们有种傻傻的大智若愚的可爱长相，但是偏偏又一点个性也没有。有个人开头就说“我没有电视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费心写信来。还有一个共和党人。有些人跟我说他们的硕士学位，给我发一页又一页没有任何闪光点的邮件。这种会给一个只写了几句自我介绍的陌生人写那么多字的人有点令人不安。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罗曼史（3）

我收到的最后几封邮件里，有个人跟我说如果我不想跟他聊天的话就回复“没兴趣”。“这是礼貌和正确的。”我脑袋里溜出了这样的想法。我收到的最后一封邮件是第一个问我“鲁东”这个名字从哪儿得来的，是不是维尔•鲁东的那个人发过来的。我回复了他，基本上就是因为他猜对了。但是我没再回复其他人。我不知道怎么对陌生人的脆弱作出回应。放弃吧，别再试了，大自然会作出最好的调整，这是我这几天指望的。但是我的爱情盖亚假说有个问题，艾柯上的人跟我指出，“最好的调整”是棘手的问题，大自然才不会在意。就拿我的河流污染例子来说，自然可能会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消灭那种会把化学品放进水里的生物。我真的想把自己的爱情命运交到自然的手里吗？我在想，也许大自然会把鲁本•布莱茨送到我家门口来。但是如果自然觉得最好的男人是那个没有电视机还在找那个“特别的女人”的家伙呢？那样的话我会杀了他的，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就是自然所打算的，因为自然觉得如果要消灭“特别的女人”的话，那个没电视机的家伙无疑是最佳人选。姑娘们，所以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就是继续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孤身一人吧。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努力找出住过我这间公寓的人中，可能变成那个女鬼的是哪个身世可怜的人。现在的问题不是找出她是谁，而是在那么多住过我公寓的可怜人里面，她是哪一个，因为有太多的人可以选择。每天我都揭开一个又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又异常悲惨的故事，我把我的房子叫做“痛苦之楼”。米卡尔告诉我我公寓里有个女鬼的那天晚上，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想找出她的房东是谁。“她50年代时住在这里。”米卡尔这么说过。我想那房东也许还活着，还记得曾经有个特别可怜的女人。我打电话找了现在的房东，但是相对来说他是个新房东，他只认识卖给他房子的那个人。然后，我去了地下室。你一定要看看我的地下室，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觉得从那儿开始比较好。那里都没怎么变，有些房间还是泥土地面的，闻上去像潮湿了几十年的陈旧东西。当我摸着找点亮光时——我在想上面会不会有点光洒进这里，可是没有——我差不多都想点一盏煤油灯。凭着眼前隐隐约约的一束光，我走到了再也看不清楚的地方，我用手在前面晃着，那么要是有毒蜘蛛突然袭击就最多只会蛰到手臂而不至于蛰到脸。我在锅炉旁的剪贴板上看到了1973年的许可证，所有人的姓名写在右上角。我还找到了一样东西：一张打印精美的卡片，标着1973年10月16日，上面指明了把许可证放在什么地方，署名是斯达小姐。我被“小姐”两个字触动了。斯达小姐，霍恩小姐，我想念“小姐”这个称呼。斯达小姐也住过我的公寓吗？她是那个阴魂不散的女鬼吗？她可能从50年代起就住在这儿。我把这些名字都记了下来。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接着我去了市档案馆，在那里你能找出很多关于你房子的故事。我的房子是1894年由约瑟夫•曼德尔鲍姆在一片农田上建造起来的，曾经为阿比盖尔•哈蒙德所有。在哈蒙德之后，所有权又从李•瑞森那)到丹尼尔•法雷尔，再从爱德华到多萝西•法罗拉，最后到了1946年的玛丽•谢菲尔德手上。谢菲尔德一直拥有那房子到1963年，所以我家的女鬼住在那儿的时候她是房东。但是这给我带来什么呢？我要怎么追查玛丽•谢菲尔德呢？我打电话找了所有的纽约和佛罗里达的玛丽和谢菲尔德，因为纽约人退休后常搬去佛罗里达住，但是我找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佩里街女鬼的房东。然后我又去了图书馆。在询问了怎么才能找到反查黄页和1905年、1915年和1925年的人口普查记录后，图书管理员问我为什么要找谁住过我的公寓。我不想告诉他我在找一个鬼，所以我只告诉他是为了我正在写的一本书。接着他说："我想问你是不是在找鬼呢。"可见纽约有许多人见到鬼。1905年的人口普查记录里出现了许多潜在的可怜人。像现在我一个人住的公寓这样大小的房子在那时会住一户5~10人的家庭，也许更多——子女、姻亲、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一家之主的活计就是工人、警卫、干货商什么的。约翰和约瑟芬•玛丽安)曾经和他们的6个孩子一起住在我这幢公寓里，但是根据人口普查记录显示，约瑟芬曾经生过10个孩子，其他4个死了吗？还是长大了然后搬出去了？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孩子的呢？因为她有10个孩子的时候才31岁。约翰是一艘内河船上的"斯坦登"，那是做什么的？还有一个寡妇和一个鳏夫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住。玛丽•格瑞芬，36岁，和5个女儿一起住，其中两个是售货员，一个是寄宿生。麦克•高尔文，30岁，是一个酒保，我马上希望麦克和玛丽之间有点什么。也许其中有个孩子在这儿一直住到了50年代，然后变成了我家的女鬼，但是似乎又不大可能。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1925年的普查没那么悲惨，不过只是因为人们的孩子少了，空间多一点了。像“线路工人”、“电话接线员”这样的职业和“洋铁匠”、“码头工人”一类的都一起出现了，不过没有什么一下子吸引我注意的东西。再加上这两份普查记录都没有标出门牌号，所以我没办法知道这些人里面到底谁住的是我这间公寓，只好把调查对象转到电话本上去。我浏览了50年代的黄页，但是很遗憾，像普查记录一样，我没办法知道谁住在那间公寓。我看到我的邻居皮特•特萨50年代起就住在这里了，他在80年代去世，是我搬进来以后没几年的时候。人家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1个星期了。我问那些拥堵在他家门口的警察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中的一个回答我说：“你没闻到吗？”我没闻到。几个星期以后，他家的门一直开着。那房子看上去几百年都没有修理粉刷过了，里面没有冰箱，有的是一个冰柜。上面有一张特萨死后没多久完成的报告，上面写着：“整座公寓都充斥着违规现象。在城市环境中仅仅以提供一个适宜的居住空间来表示支持保护生活贫困但自立的退休社会成员的做法是违反人权的。此案中最普遍和被定义的疏忽是侮辱已故居住者尊严。这本质上表现为剥夺一个被遗忘的灵魂对家这一概念清晰而得体的最终理解……”我在地板上找到了特萨的高中年刊，在他照片下面有许许多多对他未来的美好预测。“会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最后因为尸体的气味才被发现”没有在那些预言里。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4）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来取得浏览警察局档案的许可，我想看看50年代时那幢公寓有没有发生什么犯罪事件，但是却发现他们没留下很多资料，仅剩的一点也不是按大楼分类的。“不，我们不会让你看所有资料，就为了找那些可能发生过的公寓犯罪档案的。”知道警察局只保存那么一点资料时我有点吃惊。“那以前的管区工作日志呢？”扔掉了。“以前的犯罪证据呢？”扔掉了。“那案子需要重审怎么办？”沉默。他们建议我回市档案局去。以前的庭审记录有每件案子的原告和被告姓名及地址。我查看了所有资料，被骗了两次。我看到“佩里街”然后想“啊哈”，但是结果两个记录都是关于其他大厦的。我发现了在世纪之交，人们比现在更多因残酷对待动物而遭起诉，还有如果有人以流浪罪被起诉的话多数是个女人。所有猜测都指望洛特•菲德瑞克了。洛特现在88岁，住在一个离我公寓三个街区远的疗养院，她在我这幢公寓楼住过65年。我们经常在大堂相互打招呼，我希望她能记得我。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能记得50年代时在大堂和她打招呼的人。在我房门外的旧铭牌上写着个名字叫做“E.康威”，也许洛特知道谁是E.康威，没有一项普查记录和电话本上有康威这个名字。我到了疗养院，感觉有点紧张。我跟他们说我想看看洛特，他们每个人都很高兴我去看她，不过我还是让他们先去问问洛特行不行。我觉得她可能不记得我了，也许也不想有陌生人去看她。“来吧。”她说。如果没人告诉我，我肯定认不出来她，她也没认出我来。事实上，一开始她以为我是另一个什么人，然后我纠正了她，但是她并不在意。我们的会面很开心。后来，我几个星期就回去看她一次。每次我都会说：“再见，我下个星期再来看你。”她微笑着回答说：“如果我还在的话。”洛特很随和。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5）

在跟我讲以前的故事时，洛特每隔一会儿就握紧拐杖努力爬起来，然后再坐下。“锻炼。”她解释说。她20年代时搬到佩里街——她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了——和她的丈夫爱德华一起，爱德华1979年去世了。洛特的记忆有点前后不一致。她的故事是合成的——细节永远不会变，但是它们会随机出现。这个星期，一个叫劳拉的酒鬼住在我的公寓；下个星期劳拉就住到我楼下的公寓去了，而且她的名字也不再是劳拉，始终如一的只有悲伤。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房客一直在大堂里徘徊，或者坐在楼梯上哭泣，但是总是有某个女人害怕回家，因为她丈夫是个酒鬼，有时还会抽她耳光。还有个女人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赶了出去，所以她愿意做大厦里随便哪个男人的情妇，只要他肯让她住下。有一次，我给洛特看了从电话本上收集到的名字列表。她看了一遍。被赶走了。被赶走了。病死了。醉鬼。丈夫是醉鬼。如果她觉得能侥幸不受惩罚的话，她会把你推下楼。死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6）

洛特认识那个打印了整洁的锅炉许可证安放指示的斯达小姐。洛特告诉我斯达小姐50年代时住在这儿，一个人住。她在一家电话公司上班，但总是生病。有一天她进了医院，以后就没人再见过她。一个大有希望的女鬼候选人，不过她住在一楼。“那E.康威呢？”我问。洛特告诉我有两家房客姓康威：一个是一对住在她楼上的夫妻，还有一个是一个人住在我公寓的单身女人。住在洛特楼上的太太膀胱有问题，不管去哪儿她都要上厕所。最后她也进了医院，然后就再没出现。而她丈夫又是死了很久、直到大厅和公寓里开始充满苍蝇才被发现的，那些苍蝇从安全通道的窗子飞进洛特的客厅。洛特不记得住过我公寓的康威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她记得这个康威丢了工作，后来又失去了房子。她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这么悲惨的人生。我突然想知道为什么鬼不是刻薄下流的，米卡尔告诉我其实鬼是的。“但是你家的鬼爱你，你很幸运。”我告诉了米卡尔洛特讲的故事。“你家的鬼很忧伤。”他又说了一次。“我感觉到了。”“我刚刚挂了圣诞彩灯，”我告诉米卡尔，“我在外面放了清水给她，还有一个南瓜，现在挂了圣诞彩灯。你觉得她现在感觉好一点吗？”“那个鬼意识到你让那些人进来搬东搬西是想补偿。”（我请了人来粉刷房子。）“你家的鬼爱你，它想保护你。它看到你越多就觉得越安心。当然，这也许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事。”“为什么不好？”“斯泰西，这样你就不能出去太多了。”对。这样我就会变成又一个在“痛苦之楼”居住然后死去的女人了。有多少人过着悲苦的人生而默默死去呢？单单在这只有短短一百年历史的小楼里就有成千上百了。就像乔母亲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梦。”每个“痛苦之楼”的人都想变成特别的人。没有人希望自己死了直到散发恶臭或者直到苍蝇多到充满邻居的卧室才被发现。不单单是我的公寓楼，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痛苦悲伤。有太多人有足够好的理由在这个令他们失望的世界驻足不走阴魂不散。我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

个，不过我肯定会失望的。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想在佩里街成为不散的阴魂，除非，维茨和毕茨可以和我一起在这儿出没。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兽医是会看到他的病人最后都死去的医生，而且还很快就能看到。城市的猫比乡下的猫活得更长一点，但基本上也就能活15年。所以，兽医不单会看到每个病人死去，还会看到病人的孩子生下来再死去，然后是孩子的孩子。人类的医生，至少有时候治愈了他们的病人，然后看到他们继续活到高寿，永远也不会见证他们人生的终点。每次带着猫去爱猫训练场，我都觉得，这是我晚年时想做的，在爱猫训练场工作。但是我能看着一只猫接着一只猫，我所有的小病人都一个个死去吗？我跟威廉•萨利文医生聊了聊，萨利文医生差不多从一开始就照顾维茨和毕茨了。他就是那个告诉我必须冷静下来，因为我的紧张会让猫们吓坏的人。他也是那个在告诉我有两只身患糖尿病的猫时想尽量表示同情的人。我上一次去他那儿，他在帮维茨测心跳时在它额头上亲了一下，就好像那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萨利文医生不可抑制地亲吻维茨的头是由于他在越南战争中的经历。那时他23岁，是一个步兵，他在越南的所见太可怕了，以致他要做什么事时一定要尽可能地离得最远。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海军迅速掏出手术刀在15秒内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气管切开术，从而救了一位海军军官，于是，他想做些与医疗有关的事。他考虑过照顾病人，但是后来他觉得宁愿照顾猫。至今他接手的病人数差不多有4000个了，那也为萨利文医生储藏着的4000个心碎的理由。15年后，会有更多更多。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忍受这个。萨利文医生说一开始时他也不能忍受，所以他要学着稍微离得远一点——不过不会很远。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我不觉得萨利文医生需要担心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会亲吻猫的男人。还有他告诉我卢杰的故事时脸上的那种表情。卢杰8岁，灰白相间，是他职员的一只猫。卢杰被两只比特犬差不多撕成了碎片，那惊吓和失血让它糟透了。萨利文医生花了4个半小时进行手术，移除卢杰的脾脏和粉碎了的肠子，然后又缝补了它膀胱上的一个洞。但是那个职员一直要求萨利文医生让卢杰安乐死，但是萨利文医生相信卢杰还有机会。萨利文觉得卢杰正在慢慢好转，但是职员坚称卢杰不会好起来。手术第二天，卢杰经历了萨利文医生称为“反弹”的过程，它重新振作了，有几个小时，它真的开始复苏。然而那天晚上，它还是死了。萨利文医生告诉我，在他刚刚接触医务工作的时候，医生护士告诉他，将死的人有时也会经历这种相似的事情：他们在走之前会回光返照。20年以后，萨利文医生还是觉得加倍地难过，一是因为卢杰死了，二是因为他在卢杰主人要求让他安静离开后依然坚持要做些事情。他查看了所有生命体征，它们告诉他卢杰还有机会。但是卢杰的主人看到了萨利文医生没有看到的体征。萨利文医生对卢杰的回忆挥之不去，你能从他说到卢杰时在椅子上挪动的方式看出这点。我也会对这些挥之不去的，我的公寓会被猫魂挤满，他们会永远出现在角落，排成一列没有尽头的连续长队。大多数猫是因什么而死的？肾脏病。对，这是毕茨许多毛病中的一种，那就是他要打点滴的原因。“如果猫一旦被诊断为肾脏病，他们还能活多久？”我问，尽量看上去镇定地。“四到五年对一只患肾脏病的猫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萨利文回答说。“所以毕默茨也许还能活2年？”我用高八度的嗓音说。“不，不，不，将来是无法预料的。”萨利文医生马上说。我知道将来没法预料，但是毕默茨还活着不是很让人惊喜吗，萨利文医生不是刚刚才说如果他能再活2年的话那就是“了不起”了。我希望萨利文医生能安心，“它是只了不起的猫。”我告诉他。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3）

“你碰到的最凶的猫是哪只？”我问萨利文医生。“弗朗茨•约瑟夫。”他告诉我说。弗朗茨•约瑟夫总是很粗暴地对待它的主人，因为他们救了它，而且都是和善的人。萨利文医生给它注射防发作药物后，它会好一点。萨利文医生最喜欢的猫中有一只长30英寸重22磅的猫，名叫密西西比。“他是我碰到的最大却没超重的猫，他全身乌黑，像一只小黑豹子。”萨利文医生把密西西比称为他“巨人绅士”中的一只。密西西比的主人住在史代文森镇一幢公寓的底楼，他们会让它出去到处走走。萨利文医生说它会像追踪动物或小孩那样敏捷地穿过灌木丛。哪只是最消沉的猫呢？萨利文医生知道有两只暹罗猫，一公一母，一直生活在一起。母的那只在14岁的时候死了，公的那只差不多就要跟着她去了。“大多数猫在碰到另一只猫死去的情况都会一天天好起来好好生活的，即使是跟他们很亲近的猫去世。”萨利文说。但是这只猫却悲伤得都不吃东西——他都已经死气沉沉了——即使这样，每项检测都说明他身体上没问题。“他是悲伤而濒临死亡的。”萨利文医生最后建议他的主人再领一只小猫，他们照做了，后来那只猫就慢慢好了起来。我马上把话题拉回到了维茨和毕茨身上。“毕茨死了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给维茨也领一只小猫？”我问。我相信毕茨会先走，而它们俩是那么亲密。“维茨会孤单吗？”萨利文医生问。“等等再看吧。不只每只猫都会那样的。维茨可能会没事。”猫死后一般会火葬。他们的盒子和给人的是不一样的，那是个锡质的盒子，和小号漆罐差不多大，上面覆盖着花，盖子上贴着一朵小小的人造花。火葬场也有骨灰缸出售，不过萨利文医生觉得那质量不够好，所以不推荐。骨灰会被撒进长岛湾，或者归还给主人，差不多有一半的主人会把骨灰拿回去。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4）

主人们是什么样的呢？最坏的主人是那种因为猫抓花了家具或因为他们要搬家就让猫安乐死的。萨利文医生不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同意给猫注射安乐死。我在爱猫训练场呆了很长时间，有一次我在那儿，一个主人被告知要给她的猫吃药时，她却要求让猫安乐死。他们向她解释说那猫的病并不致死，它在吃了药后会好起来的。她说那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她不想给猫喂药。“我们不会给本质上健康的猫注射安乐死的。”“我不想给猫喂药。”然后双方对峙。等待室里的每个人肯定都很厌恶她。救救它！救救它！我在心里默念祈求。没人希望萨利文医生把猫还给她。救救它！她冲了出去，没有带走猫。谢天谢地！萨利文医生每年都要让150只左右的猫安乐死，但是他只会同意那些受绝症折磨的猫注射安乐死。萨利文医生碰到的最奇怪的主人患有多重人格。萨利文医生对一种人格的她说把猫带来或者给猫喂药，而她的另一种人格却坚持她从来没和萨利文说过话。萨利文医生遇到过她的三种人格——一种很友善，一种怀有敌意，还有一种有点阴暗。萨利文医生说如果她不友善的话他就不接受她作为客户。萨利文医生拒绝过客户吗？是的。那些辱骂他员工的客户会收到猫的病历副本和告诉他们可以不用再来的回绝信。我能学着经受得起那死去的猫排成的无尽队列而不用受失眠和灵魂拷问的折磨吗？我能有一天在爱猫训练场工作吗？“是不是一定要有些什么学位呢？”我问萨利文医生。我希望答案是不用，那我就可以继续幻想有一天在爱猫训练场工作。如果他说是的话，那就扼杀了幻想的现实要求，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学校去的。“不用，”他回答，“如果有人愿意从底层的清洁猫笼做起，我会请他的。”我愿意。G计划。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自从哈特岛变成了一片窑户地后，几乎所有关于这地方的文章都把它描写成了拥有灰色阴霾的天空、飞舞的海鸥和贫瘠的土地。只要是可怕荒凉的形容，它就适用。有那么一段时间，哈特岛是被描述为“肥沃多产”的，那要回到纽约买下它想在那儿为贫困的孩子盖工业学校的时候，但是到他们把路易莎•范•斯莱克葬在那里时，就再也没人提到哈特岛的阳光像其他地方的一样华丽闪耀，也再没人提到哈特岛的水声，还有在它与岛城之间激起的一串串白色浪花的恒定风。当你沿着废弃的小道，经过颓败的房屋、影院、宿舍，比起曼哈顿闹市区疯狂猛烈的喧闹，这些无疑更让你感觉到你不可否认地活着，激动人心地活着。路易莎•范•斯莱克24岁在慈善医院一个人默默死去，这是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她的信息。如果我要被埋葬——当然我不想——比起其他任何墓地，我情愿埋在哈特岛，那个除了死人、死人、死人再没别的什么的地方。哈特岛平和，同时又刺激。我等不及要把这个告诉苏•罗森，立刻马上，她会没事的。除了是一块贫民习艺所所在地和窑户地，哈特岛多年来还是黄热病医院、精神病院、流浪汉之家、各种监狱、戒酒所戒毒所和耐克导弹基地所在地。所罗门•瑞利似乎是为数不多像我一样仔细看过哈特岛的人之一。1923年，纽约决定公开售卖哈特岛土地时，他以35000美元买下了岛上东南端的4英亩土地。2年后，他声称要开辟一个“内格罗科尼公园”，计划着手建造一条木板路、一个舞厅、八座茅舍别墅和一座由碎冰船改造的淋浴凉亭。但是纽约政府没有批准他的公司，奇观不动产经营公园的许可证。他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公园的位置可能让囚犯更容易走私违禁物品，或者越狱。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官员们郑重保证这与种族歧视没任何关系。尽管如此，所罗门继续建造施工。第二年，纽约政府以征用的诉讼程序收回了土地所有权。相应地，1927年，最高法院裁决以144015美元征用费补偿所罗门•瑞利与伊丽莎白•莱利的土地和建筑。纽约政府专员估计它们价值87144美元，然而，最高法院的法官皮特•汉丁的估价有所不同。后来，便条来往、会议召开，仅仅为了讨论出哪个方案能比较聪明地降低一个1923年买入的拥有权的价值。不管怎样，1923年，他们可以非常便宜地买入。后来，市长的名字出现了。一旦发生这种事情，总是要进行秘密会谈的。梅林达•亨特是一名在哈特岛完成了一本书的艺术家。我打电话找了她，因为我在书中读到她会帮助人们寻找葬在那里的朋友和亲人。我觉得我可以通过建立网站来帮助她，梅林达给了我130年来哈特岛的所有历史文献。她的书，还有她的搭档，乔尔•斯腾菲尔德的照片，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猜想：哈特岛并不像那130年的历史文献让你想象的那么恐怖。梅林达•亨特就像长岛湾的清风——当你和她在一起，你就清醒了。我们俩都想去哈特岛，后来她去了，我没有。谢天谢地，她再去的时候带上了我，不然的话我很可能永远也不能去那儿。我带上了我的精灵鹰眼相机，决定拍下我的梦，因为这很可能是我唯一一次机会。无依无靠的路易莎•范•斯克莱于1869年4月20日葬在哈特岛。从那以后，慢慢地，她身边多了差不多750000个人。我查看了市档案局的记录，他们保留了以前的记录。市容整改部门（他们管理哈特岛）保留现在的记录，就存在岛上。首先我查看了1956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不幸的是，那年所葬成人的记录全部遗失，剩下的只有孩子的记录。我生日那天，也就是6月3日，有18个那天出生的孩子葬在哈特岛。他们都是从市医院过来的，除了一个从140号街及哈莱姆河交界处捡来的“未知的有色女性”。6月3日去世的里面有两对双胞胎。他

们被确认为活了一天的卡伦丝尔A和卡伦丝尔B，还有活了一天的海瑟薇A和活了两天的海瑟薇B。我在后面的资料里找到了卡扎A和卡扎C，我希望这意味着卡扎B活了下来。我查了剩下的记录，卡扎B没有出现，但是记录是不完全的。卡扎B，请不要出现在丢失的记录中。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6月3日出生孩子的死因，以及那一整年下葬孩子的死因都被列为机密。每一年列为机密的记录数都不一样，早年记录中，婴儿的常见死因是“消瘦症（LL）”，我查了这个词的意思。词源：“LL（晚期拉丁语），从希腊语maramos及法语marainein而来。日益消瘦……长期缺乏营养等情况下发生，尤其常发生于儿童，常由于饮食中卡路里与蛋白质摄入不足导致。”成人的常见死因是：酗酒、躁狂症、痴呆症、梅毒、天花、自杀和溺死。哈特岛的逝者中很多都是溺死的。有些年份列出了逝者的宗教信仰。有一个名叫摩杰卡的一岁孩子，是从威罗布鲁克州立医院过来的，和那些与我同生日的孩子一天下葬，她被确认为天主教徒。只要条件容许，负责安葬的人总会标识天主教徒，因为他们以前把天主教徒安葬在一片独立的圣洁地。神父每周乘坐渡轮去哈特岛两次，做弥撒。而现在他们只在耶稣升天节，也就是圣周星期四（传说耶稣是在这天升天的）派一个人去，一年一次。然而，天主教徒已经是唯一派人来做仪式的了。（以前，每年一次的勋章日，共和军会派乐队来，以纪念葬在这里的联盟军。但是1941年，那些战士的骨灰被搬到了柏树山国家墓园。）1956年的记录只列出了姓，但是其他年份的记录列出了名和姓，有时还列出全名。比如，海文莉•皮斯•拉芙，1960年圣诞节后的12月28日去世，90岁。记录中还包括一个单独为只剩下部分尸体的死者列出的部分。他们列了死者姓名、死因，然后又确认了下葬尸体的所属。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部分。下葬的部分尸体难道是死者留下的全部吗？还是这个记录表示的是下葬部分的死亡时间，而那个人剩下的部分还活着？因为那些下葬部分都太少太小了。里面有一条完整记录：所属人姓名、部分尸体的发现地点、死亡时间和下葬时间、序列号和部分尸体的所属，写着某人的“左脚拇趾”，上面显示有很多脚趾葬在哈特岛。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4）

比起手臂来，哈特岛葬了更多腿，有一条记录是只葬了大腿而不是整条腿的，还有一条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录写着“身体下半部分”，1961年2月12日在布鲁克林区第七大道斯特林广场发现，差不多4个月后的5月9日下葬。有需要的时候，小号棺木——其实也就是孩子的棺木——是用来装这些只剩下部分的尸体的。我不禁想到了摩门教，他们一直忙于做每个人的记录，刚刚出生的、活着的、死了的。他们也会做部分尸体的记录吗？碰到无法确认身份的男人、女人、孩子还有“身体下半部分”时，他们怎么做的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名字会被列出两次？开始的时候我想他们肯定是双胞胎，但是有太多这样的记录，后来我想这些重复可能是表示葬在一起的夫妇。只是有很多时候这个出现两次的名字年纪都是一样大的。后来我开始翻查更早一些列出全名的记录，才发现这些重复的记录大多数都指同一个人。所以，这些既不是双胞胎，也不是合葬夫妇，而是同一个人的两条记录。这种情况中，第二条记录总是指明这个人的骨灰在一个单独的盒子里。一个人的骨灰被分到了两个盒子，为什么？我在岛上的时候一直想，我一定要找到米歇尔•罗森。“你会让我们看看安葬婴儿区的坑道的，对吧？”我问尤金•鲁伯特船长，他是整改部负责护送我们的官员，他会带我们去。每个人都是被葬在坑道里的，每个坑道旁都树了个亮白色的标记，那些标记像一个个小城堡一样伫立在地面。每个标记上都写出了坑道号码和建造日期。他们记录了每条坑道里埋葬的每个人，那么以后就能再掘出（因为墓地自身的支出，政府会在下葬9年后重新挖出尸体）。25年以后，坑道就被重新使用了。在多风区域，每两个白色标记间葬着150个成人。而在婴儿区，两个标记之间就葬着上千个。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5）

一只海鸥飞过，嘴里衔着一条鱼，我忍不住为那鱼感到难过。多么可怜的一件事啊，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然后突然发生令人费解的巨变！都没有时间去想就直冲而上光明的新世界。无法呼吸，就这样飞翔划过天空，小小的心脏在一分钟内就飞越了一英尺远。垂死，垂死。死亡马上就要来临了，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被生吞活剥。这是一个无关重要的诞生、成长、死亡的过程。我永远也不能习惯，我永远也找不到安宁。“什么味道？”我问。有时候会飘来一阵阵味道。鲁伯特船长解释说，以前常常会有气味，因为以前内部人员会从盛满尸水的坑道趟过，然后不擦雨靴就直接走进他们住的楼里工作、睡觉。不过现在他们有更严格的清洁流程，而且不会等很长时间才把坑道填埋起来。我们继续向婴儿区进发。哈特岛的路就像乡间小道一样。两旁的树长得很茂密，形成一个优美的拱形，在我们经过那些隐藏于柳树、白杨、榉木、橡树和枫树丛中的颓败房屋时，给我们带来一种几乎皇室般的高贵感觉。“马上回来。”我边说着，边跑进树丛里想仔细看看我们经过的房屋。梅林达和鲁伯特以前就看过了。在我仔细研究那些房子时，他们就站着聊天。所有房子都用木板封住了，不过我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里面。我走过一幢长长的房子，从一个个窗口向内张望，我看到墙是漆成玫瑰色和蓝色的，上面还有金色的闪光微粒，接着透过另一边没有玻璃的窗户，看到的是绿色的树叶，蓝天白云，还有太阳。墙，窗户，墙，窗户——这就像慢慢转动老式点唱机的转动曲柄一般。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6）

“这里原来是个剧院。”我回到他们身边时鲁伯特告诉我说。我想知道监狱里还有剧院吗，里面的人相互表演观看的那种？曾经有段时间，那里面还有过一本粗糙的内部自制的杂志，名叫《哈特岛》。它有种只能称作是天真的感觉，或者称为希望。1959年12月25日的那版是这样开头的：“这是我们的初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人”，它是记录圣诞演出的。圣诞演出正是在我刚刚经过的空荡破旧的关闭剧院举行的：从振奋人心的合唱中开始，到激动感人的互动中结束，整个圣诞晚会是圆满成功的……在适当的管理和打磨下，“三个音符”的未来必将光明……他们的演出《河边走》和《我嘲笑爱情》都非常棒，也许比今天在场的声乐组更好……天才的马雷罗，那个表演精彩动听的诗朗诵《英雄泪》的年轻人，与戏剧世界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天赋……帕里什先生在《大篷车》和《天长地久》中表现出色，他能发出那种可以去灌唱片的有趣颤音。他们的未来有那么多可能快乐、光明的机会。还有一个部分叫做“他们在说”，里面都是像这样的文章：“他们在说……削减面包到三薄片——看看谁真的热爱鸽子。”还有一幢房子以前是一家玩具修理店，圣诞节早上，上年纪的和身体虚弱的囚犯会在这里修理玩具分给贫困的孩子。一份日报在50年代时曾拍过关于这个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囚犯们工作时，旁边有穿着制服的男人和一个带着漂亮帽子的女人，他们看上去都很骄傲。这些照片有点让人毛骨悚然。其中一张，所有人都站在一张原始风格的画作前，图上是一个正在扯下自己头发的野人；另一张上他们都在一个正努力缝补娃娃裙子的老囚犯身边徘徊。那个娃娃少了一条腿，一只手上还少了三个手指。就算那个囚犯真的补上了裙子上的洞，那也只能是个只有一条腿，还少了几根手指的旧布娃娃。他们真的觉得会有哪个小女孩收到她时会兴奋至极吗？而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孩子以一种对待不喜欢的玩具的方式来爱她。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7）

我们到达的下一幢房子是一座小教堂。1931年10月25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报道说一座天主会小教堂奠基，从报道来看，一千个囚犯和800位“杰出”人士参加了落成庆典。监狱乐队演奏音乐，他们的唱诗班演唱。一个被描述为“纽约大主教管区代理主教，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牧师拉威尔经理”发表了演讲：“这座历经几年建成的教堂会教授所有来者纯洁人生的智慧。它会教会每个人，如果想找到世间的快乐，就必须根据崇高的理想生活。我们希望，并且祈祷这些工作能够顺利成功地进行，但愿每一个踏进这扇大门的人都不用再次回来，或者再去任何其他惩教机构。”哦，兄弟们啊。据估计，这座小教堂需耗费60000美元建造，但是我没找到有后来的文章报道说它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它就在这儿，就在我面前：建造、竣工、投入使用，然后废弃，用木板封闭，接着慢慢剥落崩塌。在教堂的门上，有很大的字母，是和我祖母戴西墓碑上出现的一样的：HIS。我打了十几个电话到纽约不同的教堂去问，最后才在圣马克东正教修道院找到了一个神父告诉我那是希腊语“耶稣基督”的开头三个字母（而不是“我恨斯泰西”的缩写形式）。再下面是凯瑞特球场，是一个再没人在这里打球的棒球场。它是以马文•凯瑞特命名的，他是艾柏兹棒球场的所有人（他在那儿建了一幢公寓楼），同时也是捐赠哈特岛棒球场露天看台的人。露天看台安装完成时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压轴戏是一场囚犯队对耐克导弹基地队的球赛。比赛定格在5比5时结束了，因为下午3点50分要清点犯人。现在，你依旧辨认得出本垒、二垒，还有露天看台曾经的所在地。在耐克导弹基地上，除了水泥浇注的导弹发射井入口，什么也没留下。鲁伯特都不许我站在那井口上（我正在试图找到下去的通道）。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8）

最后是婴儿区坑道。它就在一大片绿油油的田地中央，里面有紫菀，还有一些我、梅林达和鲁伯特都不知道名字的野花。白色标记在柳树下排成一排，就在纪念南北战争中死去战士的高大白色纪念碑旁边，而这些战士却已经不在那儿了，那里所有的就是孩子、野花，联盟军烈士墓的遗址就在离这儿不到100码的海边。没多久，我就能如实地告诉苏•罗森：“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她不孤单，还有许多孩子陪着她。”我告诉苏时，她哭了。“所有孩子都一起在岛上最美丽的地方。”我继续说。但我并不是想安慰她别哭，只是她告诉我她觉得把女儿送去哈特岛感觉就像把她扔进了垃圾堆，我想让她知道这种想法完全错了。在墓园里，米歇尔会被孤独地收在她一个人的盒子里，与死者相隔，更与生者相隔，就算每天都有人来，谁又会真的靠近她呢？在哈特岛，她就和千千万万其他孩子一起在野花丛中，还有绿油油的田地，波浪声是那么响以致我们必须要尖叫才能被听到。囚犯们会照顾这些死去的孩子，所有葬在哈特岛的孩子都被小心、尊重地对待，甚至是温柔地对待。梅林达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最终他们自己也会被葬在这里，和他们的家人、朋友、邻居一起。他们在圣母玛丽亚雕像脚下放了鲜花、十字架和水果。几个星期后我又和苏聊了聊，我告诉她1957年8月的记录，也就是她的女儿下葬时的记录被毁坏了。我许诺说要找到米歇尔的记录，但是我不可能找得到的。我感觉很糟，但是苏.罗森不再介意了。她再也不受这个小梦魇的折磨了，她不哭也不再失望，我的到访似乎带给了她平和。每个人都继续前进着，除了我。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

毕默茨正式拥有所有已知的猫的痛苦了。一天早上在我工作时，它走到我边上蜷缩在地板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看着它用爪子用力抓着地板，抓了整整一分钟，努力想爬起来。它一直努力抓地板，试着抬起头，奋力地又踢又蹬。我希望它只是在玩，或者在做别的什么——但是它真的是想爬起来，却爬不起来。我的猫站不起来了，它的腿不行了。它看着我，肯定是吓到了。我希望我能跟它说话，我希望我能告诉它我马上带它去看医生，它会没事的。亲爱的，别害怕。我抱起它跑去兽医院。他们让我坐下。我坐下了，但是我觉得没时间可以浪费。我告诉他们毕默茨有糖尿病，还有种奇怪的痉挛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它这样，他们必须现在就看看它。现在马上！我努力克制不对他们大叫。“我觉得医生应该现在就来看看它。”我又说了一遍。那个女人能看出我在努力克制着不尖叫，她去找了医生，医生立即给毕默茨做了血检，不是胰岛素引起的休克，因为毕默茨的胰岛素水平很正常。“但是它五分钟前站不起来。”我说。要是毕默茨能解释它的症状就好了。有多少次你自己的叙述帮助医生找出了病因呢？我以前常想如果我的猫病了都让我那么痛苦，那孩子病了的时候父母怎么可以忍受。但是你至少可以和你的孩子说话，你能知道细节。你能问他们是不是害怕，你可以跟他们解释情况。“我们觉得是甲状腺的问题。”他们告诉我，并递给我一张纸头，上面解释了这种情况的各种治疗选择。那治疗有用。现在，我必须在毕默茨健康养生法上再加上每天两次四分之一片甲状腺药片。四到五年对一只患肾脏病的猫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萨利文医生这么告诉过我。但是四五年对一只有肾脏病、糖尿病、甲状腺问题和一种我至今记不住名字的胃病的猫来说，也许是希望过高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1）

我永远也不会明白，圣诞节来了，我依旧觉得我会在节日里找到救赎。我想问题不在于这个想法，而是我完全做错了。就像电影《偷天情缘》一样。电影里，比尔•默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过着同一天。要是生活能像那样就好了，我不住地想。要是我们能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过同一天，直到什么都过对就好了。接着我清醒了：我们可以。问题是我们醒过来就想是新的一天，然而事实上这天和上一天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的确拥有重新做任何事的机会。如果事情不像我们想要的那样，那没关系——明天所有的又都一样。只要我们继续活着，我们总有另一个尝试其他东西的机会，我们可以一直尝试，直到有一天醒过来时我们真的想活下去，就重生了。然而，我们是那么可悲地后知后觉，改变是如此艰难，所以我们很少利用这些重复而来的机会。每个圣诞我都会失望，因为每个圣诞我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我必须做些不一样的，不过不必有很大不同——谁知道就算是小小的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我该尝试什么呢？是从哪儿开始不对的呢？要是能把我过去、现在、未来的圣诞节幽灵排成队就好了，那么也许我就能改变圣诞节的阴影。我决定在比扎尔世界办一个圣诞颂歌会，这是那一点点的不同。我和朋友克丽丝先从一级棒餐馆开始，那不是一个餐厅，而是一个酒吧。在20岁出头的时候，我常去那儿。20岁出头，也就是我刚刚开始犯现在还继续在犯着的错误时。一级棒餐馆是一家曼哈顿上东区的小酒吧。酒吧的主人艾西，并不是让每个人都进门。你敲敲门，然后她看看你，也许会让你进去，也许不会。我们走到了门口。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是25岁时，它比我记忆中的更黑更小，我差点就走过头了。克丽丝肯定这地方已经关门了，我知道“关闭”对艾西来说只是个相对概念。我往窗口里看，努力挤出一个可以让我进去的表情，这好像起了作用，艾西把我们叫了进去。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2）

这个地方几乎没怎么变。点唱机里还是原来那些歌手：法兰克•辛纳屈，他是最常被点到的，阿尔•乔森，佩西•克莱恩，鲍比•达伦，马里奥•兰沙，墨水点还有佩吉•李。我认出了一些在吧台后面的小装饰，像装在廉价白兰地酒杯里的混合香料，经过了20年已经没有味道了，还有去洗手间路上的推圆盘游戏。18年里，没有东西被搬走，没有东西被翻新，也没有东西整修。这里有点昏暗不明朗，不过一级棒餐馆恰恰给了我圣诞节救赎的一丝希望。这里还是一样的，我也还在，也许我还有机会扭转我的圣诞路线。艾西给克丽丝倒了一杯冲淡的詹姆森威士忌，给了我一杯纯苏打水。她比我记忆里的要矮小灰暗。“每样东西都比你记得的小”并不只是童年时的现象，而且并不只是适用于房子、学校和树木。当然，也许艾西真的缩了，这是非常可能的。“我从1950年就开始经营这地方了。”她告诉我说。“我记得你。”她加了句。我并不介意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这么说我就很开心了。艾西还告诉我那些以前经常和我一起来的人——他们并不是这世上最好的男人——还是会过来。很明显，她喜欢他们。她称他们为“我的男孩们”，还告诉我他们都来干些什么。我喜欢过的这些家伙——不过不是特别喜欢——还是会过来，在艾西这儿停下来喝一杯。我们三个就这么一直谈论男人、孩子，一直到艾西开门招呼了6个东欧男人进来，他们意识到了艾西给予他们的尊重，很礼貌地感谢了她，然后把凳子搬到了我们右边。过了一会儿，艾西招呼了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英俊男人进来，他身边有个可爱的年轻女人，大概20岁，他们坐到了我的左边。“这是我这个星期第三次坐在这里。”他对着大家说。我马上喜欢上了他。我开始和他聊天，不过他似乎有点感觉不太舒服，于是我又转回去对着克丽丝。他又一次对着大家说话：“我很久以前就一直来这边了。”艾西听了以后拿出一本来客本。“1986年的时候有个人把这个给了我。”她说

着，一边把本子递给那两个人。上面列着日期、姓名、地址，最好的是还有一块空白部分留言。那个年轻女人开始翻页，我倾过身去。我知道只是想表现得友好——她并不在意那本子——我想她快点把本子给我，显得有点不耐烦。快点，可爱的姑娘。最后她给我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3）

我先浏览了一遍，找出熟悉的名字，接着开始大声读出留言。我找到了个叫做艾西的男孩，是一个以前和我一起来的人，艾西问我他写了什么。“你没看过这些留言？”我问她。她没看过。“我将永远爱你……你的高脚橱。”（我记起来了，他很高大。）我又找到了他弟弟的名字，他写的是“什么时候我才能因为我做的好事而被人知道呢？”一个让人感动的问题。我还读了一对父母的留言，他们签了名，还感谢艾西照顾他们的孩子。克丽丝准备要走了，但是我还想继续留下来看完每一条留言，还想再和我左边的男人聊一聊。但是我们已经在这儿呆了几个小时，而且那是我在伊扎尔世界的圣诞颂歌会，不是克丽丝的，她已经很有耐心了。我开始穿外套。后来克丽丝告诉我，那个坐在我左边的男人因为我们正打算离开看上去很难过，他还试着引起我注意，但是我正看着艾西。我走进去，马上开始写留言。“你最好不要写跟我有关的东西，”艾西警告我说。我把留言放好。我们要走时，艾西又说：“你其实可以写我。”一个小小的灿烂瞬间。我会回来的，我希望我转过头去对那个男人说：“找我。”但是明天还是一样的，所以也许那时我会说的。接着是康尼岛上的海滨旅店，在那里，我未来的圣诞似乎就堆挤在一幢幢见证过美好日子的大楼里。我梦想我的晚年能在这里度过。有一天，我会买下并重新装修这其中一幢大厦，虽然现在已经颓败，但它曾经也是那闪闪发光的游乐园中的一员。我会把它改建成一幢退休之家，送给自己和朋友们。我们会走在几乎废弃的木板路、沙滩和景点上，住在没有其他人想住的地方，所以那应该不会很贵。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4）

海滨旅店坐落于海浪大道，就在游乐场的游乐设备正前方，现在游乐设备已经锁了一个冬天了，就那么默默地矗立着。海滨旅店的入口在一条名叫亨德森的小巷里，小巷以弗雷德•亨德森得名，他在这儿经营一家餐馆和一座音乐厅。入口也就是在以前海浪旅店的对面，海浪旅店是1929年开张营业的。（我在翻纽约时报索引的时候查过这些地方，查了“海滨”后继续查“海浪”时，我正巧看到了“自杀”的检索页。一栏又一栏的自杀专题，一直追溯了一整个世纪。为了比较，我在伦敦时报的索引上查了“自杀”，只有两张表格。我们要么是太具有自我毁灭心理，要么是对这个话题太太太感兴趣了。）海滨旅店是一家钟点租借旅馆，1984年开始营业的。我在黄昏时到了那里，心里有点恐惧。我甚至都不确定是不是想沿着这小巷走20英尺到那旅馆的大门前。周围空无一人，我听到一阵高音调的嗡嗡声，要么是什么电子的东西发出的，要么是风吹过什么空荡的地方发出的。天太冷了，更何况我大老远跑过来，我要试试看。住宿费用在外面做了标明：短暂停留32美元，整夜居住52美元。有人请我进去，我爬了几级楼梯，然后又想临阵退缩。那个带着我的人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吗？”他的眼睛里掉下了什么东西，我想知道他的眼睛怎么了，但是凑得太近看的话显得很无礼，所以我没有。“我想要一间房稍作休息，谢谢。”我不能在这儿呆一整晚。海滨旅店看上去没一丁点的温暖和人性——这是一座炼狱中的旅店，是行尸走肉住的地方，这是我的第一印象。接着，在情绪紧张中，我发现那个眼睛有点不对劲的家伙还是挺和善的，还有点害羞。他带我进了一间楼上的房间，离办公室的两个房间比较远，但是灯没法打开。我不得不回去找他，他给我示范了怎么按这个开关，也不是按，而是轻轻摇动。床上没有毯子，只有一张床单、两个枕头和一叠毛巾。毯子在梳妆台上，旁边还有一根束发带和一枚发夹。上面的镜子上贴着辣妹的贴纸，凹槽里有两块用过的肥

皂。房间里有个冰箱，但是没接电源，我打开冰箱的时候，一股恶臭袭来。取暖器固定在离地面一英尺半的墙上，这意味着你必须坐在地上取暖，热气一出来，取暖器就像个电铃一样作响。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5）

在这儿，你一直能听到地铁的声音，声音很怪异。不管什么时候我在康尼岛上，都永远觉得像在两列火车中间一样。每分钟我门口都会响起一两次脚步声。现在怎么办呢？这是一段计划极其不周全的旅程。我走到了窗口，窗外的景色就是用木板封闭的海浪旅店，也许那就是我要为自己和晚年的朋友修整的房子。它看上去像是空置了几十年，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只空了6年。我转过身，查看自己的房间。这是个可怜的小房间，但是最初的惶恐已经消失了，现在我可以转换心情觉得在这儿也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了。我可以把它当成家一样。清扫，粉刷，买新床单新毛毯，放上一个电视机，再来点音乐，我还要让朋友们住在其他剩下的房间，那么我们就能一起喝咖啡、聊八卦、看喜欢的电视节目了。你可以让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觉得开心。但是我有点不得安宁，我想到处看看，我走进大堂想找人说说话。“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一个女人试探性地问我，她正要去干洗。我又感到紧张了。“我在找那个给我房间钥匙的人。”她大声叫另一个人，过来了一个大个子，但是他看上去也很不错，所以我就和他聊了聊。他的名字叫迪莫斯。他是这里的主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起住在这儿。他带我参观了不同的楼层，甚至还带我上了屋顶，在屋顶上我看到了公园最美丽的景色还有那些静止的游乐设备。在阿斯特罗塔上有一颗巨大闪烁的白色大卫之星。在摩天轮上有一个紫红的十字架。我一直都喜欢新奥尔良的崩溃和衰败，只是康尼岛似乎更破旧不堪，也更脆弱易碎，这里的人似乎比颓废更绝望。但是，康尼岛有它自己的美，那是一个有查理•布朗圣诞树的地方，它只是需要一点爱。我想象到朋友们和我一起在屋顶的画面，坐在躺椅上，喝着鸡尾酒。我想在游乐园到处走走，但是迪莫斯觉得我最好不要一个人去，于是主动提出和我一起去。“我不能强迫你啊。”“我没别的事要做。”现在比刚才更冷了，风是从大西洋吹过来的——我为什么不记得

带顶帽子来呢？游乐园里所有设施都用木条封闭了。我以为会有什么项目整个冬天都开放——比如说，在室内小剧院表演的康尼岛马戏团的余兴节目。但是没有。我们往回走，我看到海滨旅店的排水沟边竖着“海边天堂”的黑色大字。“是你把这些摆在这儿的吗？”我问迪莫斯，确实是他摆的，他把海滨旅店称作天堂。走进旅馆，迪莫斯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和孩子，我想我可以在这儿感到安全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6）

但是我还是想去那破旧的海浪旅店看看。如果海滨旅店不成功怎么办？所以我还是需要继续侦查未来休息之所的其他地点。我追查到了海浪旅店那幢楼的现在业主，我写了信给他也留下了信息，但是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过了几天我又回去了一次，想看看是不是能不通过业主就能找到进去的方法。那又是一个严寒天，我在海浪旅店边上徘徊了两圈。围绕在底楼那褪色门牌边的红蓝灯泡有的还完好无损，但是其他东西都封住了，我没法进去。接着，我又走过了几条街，我终于找到——未来的斯泰西和朋友们的退休之家：一幢坐落于海浪大道边废弃田地上的深邃狭窄房子。你依然可以辨认出门上的招牌——“游戏场”。外面已经有塑料躺椅等着我和我的朋友们来忘却烦恼、消磨时间。我到处走的时候，有一条狗冲着我叫，试图在篱笆上找出一个缺口冲出来。野草和红色浆果从裂开的沥青中生长，到处都攀着，没有接上电线。这个地方整个都拥有那种荒芜忧伤的感觉，是个黑暗浪漫的精神嘉年华，我等不及要在下一个圣诞来临之前就能搬进来。现在我所剩下的就只有当前圣诞给我带来的幽灵，我到了最后关头。圣诞夜，我去疗养院看望了洛特，我以前的邻居。她的假期很糟糕，我几个月前才开始去看她，她看上去却已经从80几岁的样子到了100岁的样子。她一度说过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就这样让你死的。”我想我的当前圣诞就应该是听她所有想说的话了。“洛特，你想死？”她告诉我现在的生活对她来说是怎样的，而且似乎也没什么更多的可以期待和展望。我不想撒谎，也不想虚构些什么来让她高兴。况且，我还在努力与焦虑发作做斗争。她还曾经说过：“他们不会给我我想要的！”我想，哦，太好了，我可以找点东西给她。“什么？你想要什么？”我问。“自由。”她回答。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7）

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人少了一半的头骨。那看上去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头上戴了一个大大的冰淇淋勺。我不知道人怎么能用那样的半个头骨继续生活。我在的那段时间里他差不多一直把拳头举在半空中。他在咆哮，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努力想说话或者尖叫。“他身体不怎么样。”洛特告诉我。“我也会有那么一天的。”我说。但是洛特的状态也没比他好多少，即使她的头骨是完好无损的。有6个人就那么坐着顶着墙看，似乎只有一个人是真的在看电视里播的节目，其他只要看上去稍微机灵点的人都看着我和洛特。疗养院里有一股尿臭味，我呆了很长时间还是闻得到，平时的味道不会像那天那样重。但是那是圣诞夜，我想这就是那里的人处理节日的方式。其余的人大概都有轻度感冒症状，或者是急性子，再或者是太疲惫了。在这种地方，所有的人都失控了。谁会听他们的抱怨呢？等着他们的就只有撒手人寰了。接着，有个听上去像是牙买加人的大个子狂热护士走了进来，对那个只有半个头的男人又是抱又是亲的。她趴在他身上，一遍又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我不过转过去看了看，就看到她在吻他。那个男人不再咆哮了，他开始微笑，他看上去很开心。我本以为他和死了没什么大区别，他所剩下的感情就是愤怒了，但是很明显这里还是有能让他活起来的人。他可以辨认好坏，好的事是——被这个美妙的护士拥抱亲吻，坏的事是——被留下来和墙面大眼瞪小眼，努力叫喊却只有咆哮。我当前圣诞的幽灵能预测我未来的圣诞吗？康尼岛上斯泰西和朋友们的退休之家不是我的未来，而这个疗养院才是我的未来？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乡愁（8）

我的感觉就像那个沉默的未来圣诞幽灵给斯克鲁奇展示他坟墓的那个情节一般。斯克鲁奇对那些新翻的土地感到胆怯。“在我被拉到这坟墓之前，”他哀求道，“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这些是一定要发生的事吗？还是它们只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我知道人的所作所为都会有所报，但是如果改变作为，那么结局也一定会改变了是不是？请你告诉我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墓碑的含义。为什么狄更斯要这样玩弄我们？我们一定要死吗？是的。如果我们真的很好很好，那我们能永生吗？不能。没有办法摆脱命运。斯克鲁奇可以改变的只是他剩下的人生，但他永远不能改变他走向坟墓的命运。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这个情节就扰乱着我，而今它还是依然扰乱我的思绪。我可以采取行动加大我有一天能迈进斯泰西和朋友们的退休之家的机会，但是我会只剩下半块头骨地从那儿出来到这个疗养院来吗？我想知道我那些未来的美好圣诞是不是真实的。而现在的呢？今年的圣诞夜，我没有一个人呆在家里，而是和朋友们出去了，但是我只感觉到了一点点不同。我告诉自己在《偷天情缘》里比尔•默里花了很长时间，尝试了好多次才得到了可以接受的结局，才能够感觉到充满希望。我会想出办法的。我给我家的女鬼倒了一杯冷开水，然后关掉了电灯，点上圣诞彩灯，接着和喂饱了也注射完了的维茨毕茨一起看马鸪先生的圣诞颂歌会，“圣诞快乐，维茨。圣诞快乐，毕茨。”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六天以后，维茨死了。我希望我能记得在它死前跟它说“我会回来的。”这是我们的另一个老规矩，是我从《正常的猫》那本书里学来的。不管什么时候我离开家，都会看着维茨和毕茨然后说：“我会回来的。”接着我会做我们都喜欢的眨眼游戏，然后会列出等我回来以后我们要做的事：吃饭，拥抱，亲吻，一起蜷在沙发上看电视、看鸟、看飞机。毕茨从来都不在意“我会回来的”老规矩，但是维茨总是会半抬起头，然后半闭着眼睛，好像已经在憧憬我回来后的美妙时光。“我会回来的”是对它说的。“我也许会走开一下，”我告诉它说，“但是我永远都会为你回来了的。”但是，在它最后的时光，我只是一直说着“我爱你”和“谢谢你”，虽然这也不坏，但是我更喜欢“我会回来的”，我觉得听到那个它会感觉舒服点。圣诞后的星期一我带维茨去爱猫训练场看病，我们以为是流感，结果却是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症。萨利文医生给我看了X光片，后来又给我看了声波图，他告诉我维茨还剩下几天到几个月的时间。我：怎么会这样？几天前它好都好好的。兽医：猫很会隐藏疾病。我：但是它看上去很好。它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想大叫，“不，不，不，不，不！”还有“去你的！”并不是对萨利文医生。有时候我真希望我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不只为那些诸如死后升天的大事，而是为真正有一个人可以为过失负责而感到满意。“不，不，不，不，不！”我在网上乱逛，我看书，我打电话，我想进行一切尝试，尝试一切能让我感到有一丝希望的东西。我约了一个猫科肿瘤学家，接着为生病的维茨收拾好了公寓，等待奇迹来临。我在取暖器上放了一个用毛毯包着的盒子。我准备了备用的大餐和猫薄荷。我在架子上收拾出一块空间放维茨的药片，又录了一盘带子详尽指示维茨和毕茨的照顾方法，上面标了：“万一我死了。”（我害怕有一天如果我死了，有人带走了我的猫，却不知道他们要做的一大堆事的话怎么办？）我在毕茨上次接受点滴的皮肤旁找到了一块可以继

续做皮下点滴的地方，我渴望我能给维茨和毕茨一样多的医疗照顾。我要把它照顾到恢复健康，那么我们就拥有更加坚固的非自然亲密关系，然后一直这么快乐地到最后。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但我还是现实的。我看到了癌症是如何的恶化壮大——还有糖尿病。我一直到处打电话找兽医，直到有一个答应来我的公寓给维茨注射安乐死（我的兽医不出诊）。我最坏的打算是我们还能在一起几个月。我把维茨带回来的时候，它看上去好极了，于是我打电话问我的朋友杰基，她能不能过来给我、维茨还有毕茨拍个录像，在维茨的病态还没有显现之前。第二天——1999年的新年，维茨注射了安乐死。2000年1月1日早上，乔说："维茨是千禧年危机的反抗者。"当然，事情根本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没有冰淇淋，也没有鱼，它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也没有兵乓球游戏，它已经走不动了。新年的晚上，我醒过来准备带维茨走上复原之路，却发现它在取暖器旁的篮子里艰难地呼吸。我打电话、查网页、翻更多的书。没有理由可以让我继续希望。我给那个说她能来我公寓的兽医打了电话，告诉她是时候了。维茨跳上我每天坐的椅子，然后就再没换过地方了。我们坐了一整天等待她的到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维茨的情况继续恶化，那么快。我给它读书，我知道我读什么并不是重点，所以我拿了雪莉•杰克逊的《我们一直都住在城堡》，因为它是最近的。我给维茨唱歌，跟它说话。但是后来我还是让它单独呆着，因为我觉得那才是它真正想要的。可以说它根本听不到我说的话了，我可怜的小猫啊，我没法跟它交流。前天晚上，它就像以前常常做的那样跳上沙发，蜷缩在我肚子上，只是它没像以前那样呆很长时间。过了20分钟，它就回到取暖器旁边去了，我想那是它和我的告别。它平稳有节奏的喘息声持续着。我的想法从"我希望我的猫能一直活下去"变成了"看在上帝份上，带走这可怜的小东西吧"。差不多中午的时候，我出去给维茨买了点药让它能好好休息。那看上去好像有帮助，但是现在它一动也不能动了。我很安静地看着电视，等待。电视上播了《超越蓝色地平线》的

主题曲，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比现在更糟了。这段时间，毕默茨一直都呆在卧室里。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3）

兽医来的时候，马上就给维茨注射了第一针，以便使它镇定。“它看上去很强壮。”兽医看到维茨时说。什么？“也许是太快了。”我哽咽地说，感到一阵让人恶心，还有没来由的恐惧和怀疑，这些感觉直到现在也没有褪去。我希望它能走完它所有的生命。我应该明天再给它注射吗？还是下星期？“不，不，”她跟我保证说，“他不会变好，只会更糟。”然后我们收拾了桌子，好有一块平整的地方开始工作。现在这变成了我的小维茨死去的地方了。她在维茨腿上连了根细管子，维茨呜呜地喊叫。我想，哦，天啊。你吓到它了，你在伤害它。“它还不够镇静。”我跟她说。她又给维茨注射了点。“你看我给他注射了多少，”她说，她是想让我感觉好一点。我们在这样可怕、如死一般的亲密中挤作一团。我开始说“我爱你”和“谢谢你”，但是维茨一动不动，它听不到，我抚摸着它，我不能让它再咕噜咕噜地叫了。昨天我带它回来的时候我们都那么开心，前天它一直一直都在咕噜咕噜地叫。蓝色地平线那边等待着的是美好的日子。那个兽医很快就找到了静脉，再也没人需要戴上手套给我的绿点小猫打针了。接着兽医给维茨注射了什么能要了它命的东西。我在一旁观察着，看着一片小小的粉色云状烟雾像一颗小原子弹一样爆发开来，我知道我只剩下一点点时间。十四年来的点滴涌上心头，就是这个，难以想象的情节现在正在上演。我亲了亲我的小宝贝，抚摸它，看着它刮了毛暴露在外、柔软脆弱的灰色小腹，我迫切地想保护它，迫切地想停下忧伤，那么我至少能把握和维茨的最后一次联系，设法在最后几分钟里概括我所有的爱和感谢，再找到一个可能会让死亡来得可以接受一点的词语或手势。再见，再见，再见。我永远爱你，还有谢谢你，皮蒂（皮蒂是我给维茨的另一个昵称。）维茨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没有看它的脸，而是看着它的胸脯。我不能再亲它了，我知道。这是那么的快，那么快。我人生中的阳光没有了。兽医摸了摸维茨的眼球确认，接着她试着合上

它的眼睛，但是合不上。她继续努力尝试，她是为了我这么做的。“不用了。”我说。我又一次开始亲吻维茨。我半蹲着，接着又坐了回去。我看着维茨的眼睛说：“你会回来？”但是因为我刚刚对它做的一切，它再也回不来了。对不起，我的宝贝维茨。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有看时间，应该是4点40到5点之间。我的面前，还有剩下的新年。剩下的几个小时我们要驻足迎接新年的来临，新千年的来临。我剩下的人生里，不再有我心爱的小维茨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4）

火葬场的人几分钟后就到了，他和兽医在大厅交换了个熟悉的老朋友般的微笑。我不想让他来抱维茨，所以我自己抱起了它。这是个错误，以前我从不会碰死了的东西。维茨感觉上去像只温暖的大号豆豆布偶，里面装了水和石头。我的书桌上有个印记，那是维茨放腿的地方，也许是兽医注射前给他擦酒精时留下的。火葬场的家伙说："用它最喜欢的东西把他包起来。"我四处看了看，找它最喜欢的东西，我看到了维茨最喜欢的毛毯，但是我给了那人一件维茨喜欢躺在上面的毛衣。然后我很恨自己，因为我给它毛衣的唯一原因是我不想牺牲一整条毛毯。不过我很高兴我还是留着毛毯，因为那是维茨喜欢的东西，但是它也永远会提醒我我竟然不肯为维茨放弃一条毛毯。我恨自己！火葬场的人走后，毕茨第一次出来，它对着地板上一块地方猛嗅，那是放维茨被带走时躺的背包的地方。我开始到处转，寻找维茨，好像我可能真能找到它那样，好像它没有被装在背包里带出去。它走了，它真的走了。起初这是件很难理解的事，维茨的缺失很难发现。我能看到毛巾、毛毯、枕头上的照片、它的毛。有些什么在我头顶盘旋，它要打倒我。我继续到处转，这儿一定有什么可以保护我。在哪里？是什么？在那里。就在洗碗池前面，就在维茨还没吃过的猫食罐头旁边，是那个灰色的塑料食盆，就像一只身患糖尿病的黑猫一样温柔亲切。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再也不能喂它了。在我朝厨房那边看的时候，它再也不会跑过来了。食物！食物！食物！再也不用给皮蒂买食物了。我冲出门去，一直走，走到走路也开始让我觉得心情低落——我没地方去，回家也没有维茨了——然后，我去了艾柯的办公室。我觉得在我自己创建的地方呆一会儿可能会有帮助。以前这里还是空荡荡的时候我就经常过来，在家具、调制解调器搬进来之前。这里让我感觉所有事都会好起来，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维茨还是消失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5）

我不住地想，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是为了什么，为了5分钟？我的公寓刚刚粉刷过，所有一切都修理整顿好了，就像我想要的那样。我要在墙上挂上新的照片，大多数是维茨和毕茨的。窗户也擦过了，还挂上了苔藓绿的新窗帘，地板也打磨过。所有书、文件、磁带和CD都按顺序放着。圣诞夜，我坐在沙发上想，我的生活不完美，但是基本上还行，因为我有一幢漂亮干净新粉刷的公寓、一台电视机、还有我专门从最喜欢的面包房预定的南瓜派，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有维茨和毕茨。维茨还没吃完它的圣诞大餐我就给兽医打了电话。“可能是上呼吸道的气在到处乱转，”他说，“星期一把他带来，不严重。”一切都是好好的。于是，我吃着我的派，为所有事都似乎差不多运行顺利而高兴。但这都没有持续一个星期。后来的几天，克丽丝一直给我打电话，她知道我可能说不出话。莫罗给我发了一首诗，爱猫训练场给我寄了慰问卡。我的朋友玛丽安，她有一个给孩子们的网站，为维茨编了一个动物故事。贝海岸殡仪馆的安东尼•斯科蒂打来了电话。“你应该告诉我的，那我就能为你好好照顾它了。”“你也做宠物生意吗？”我问。“我不做，但是我会为维茨破例。”在秘密空间，米卡尔写道：“你家的鬼以前对维茨感到不舒服。”我家的鬼，她恐怕不喜欢猫吧？“你家的鬼现在对猫改变了态度，”米卡尔解释说，“她现在照顾着维茨。”两个星期后，维茨被装在一只硬纸盒里送了回来，盒子上面钉了一朵粉色的丝绸玫瑰花。标签上写着：“心爱的维茨”。猫，盒子。猫，盒子。这就像一首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歌曲。真正盛着骨灰的盒子其实是锡做的，盖子上有粉色的花和绿色的叶子。里面有一张证明，表明在1999年1月4日（他们标错了年份），维茨按照纽约州的规定和规章火化。猫，盒子。猫，盒子。我拿到了一个盒子，而不是猫。它的骨灰呈米黄色，加起来可能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杯。我把它放在架子上，在以前我一只藏着它零食的地方旁边，我想让它坐

在以前一直想要爬上去的架子上。我打电话给了克丽丝，“我想我的猫回来。”我说。“每个人都会想某些东西回来。”她告诉我。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音乐

《超越蓝色地平线》，里欧•罗宾作词，理查德•怀丁及弗兰卡•哈林作曲。大风吹，吹散了汽笛声，吹散过去，随处进发。我不在意有多快。继续，从黑暗到黎明一直继续，从风雨到彩虹一直继续，与我一起飞翔。带走，带走我所有的痛苦和忧伤。如果我自由去哪儿又有何妨？超越蓝色地平线等待一个美好的日子。再见，那些烦扰我的事，欢乐正等着我。我看见一条崭新的地平线。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蓝色地平线远处的是一颗上升的红日。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1）

我忘记了原来严格来说悲伤并不是一种感情，它还涉及生理的真实疼痛。轻度的痛，比感冒更糟，不过要比肺炎好点。虽然我完全可以没有合适的理由就在沙发上躺两个礼拜不动——是啊，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之一——维茨死后的两星期，我一直和毕默茨躺在沙发上，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心很疼，也因为我身上其他任何什么地方都很疼。我不能做其他什么事，我请朋友帮忙照看艾柯，我只有拿食物和补给时才离开沙发。这给了我足够时间思考。维茨死之前，我坚信在我上半辈子结束前我的人生有点实质性的进展，我找到的快乐是真正的、内在的。但是现在我才发现那全都寄托在两只猫身上。而一只已经死了，另一只很快也会步后尘。我确信我再也不会开心快乐了。我登录了秘密空间发起了一项投票。我：我是怪胎吗？乔：是的。玛丽安：不是。霍华德：不是。米卡尔：不是。除了乔以外的所有人：不是。我仔细反省我觉得让维茨失望的地方：1.我太快就让他安乐死了。如果它能恢复健康怎么办呢？我本应该带它去医院，勇敢地尝试每种帮助恢复的药剂。如果是误诊了，它根本就没有癌症而是得了可以恢复的其他病呢？最终检测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如果这只是兽医犯的大错呢？2.我没有像照顾毕默茨一样好好照顾它。除了去年，它总是排在毕默茨后面，但它对这个却那么有风度。我欺骗了它，我不够爱它。维茨是那么完美，我却那么差劲。3.我永远都不该让它节食。一年来，我一直让它按严格的规定进食，因为我读到的所有东西都告诉我超重的猫会英年早逝，而且死相令人作呕。在那以后，它对更多食物的渴望是那么强烈，让人看了都伤心，但是它会陪我走得更长的想法给了我继续的力量。这完全是无用功，我本可以喂给他所有他想吃的东西。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2）

所有事情变成了一系列的第一次。第一次没有维茨在旁边时给毕茨打点滴。我哭了又哭，毕默茨挣扎着，因为没有维茨舔他的头安抚它了。第一次我只要给一只猫买东西，只要喂一只猫，只要为一只猫收拾清理。我还是保存着维茨最后注射的胰岛素瓶子，还有所有它没吃过的食物。我从垃圾桶里捡出一只空的猫食罐头，那是盛着我最后喂维茨食物的罐头，我感觉好像是解救了维茨的本质一般。我因为那个猫食罐头感觉到了爱。就好像我没有完全失去维茨，因为你看，我有他最后一次吃的罐头在这儿。我肯定我现在所做的这些都带有DSM的标签（DSM，《精神错乱诊断及统计手册》，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我猜这一定和“恋物癖”这个词有点关联，虽然我从来没有正确理解这个词。几个星期以后，来打扫我房子的阿姨不知不觉把它扔了，我就像丢了联结维茨依旧跳动的心脏的最后存在一样。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笑声都感觉像是背叛一般。我不能听欢乐的歌曲，我不能看有趣的电视，我也不能吃南瓜派。我不能吃南瓜派，直到维茨得到了他应得的每分、每时、每天、每月、每年的悲痛。在我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做时，我也想了在我不厌其烦每12小时给维茨和毕茨注射胰岛素时所有说过的我要做的事。我又一次意识到，我的人生不是正要开始，它已经过了一半。就像苏•罗森说的那样，“一天早上，你醒来，然后意识到，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要去任何地方，我就在我要去的地方。那就是你真正长大的时候。”我的人生就是它原本的样子，而现在我刚刚失去人生的很大一部分。我不能移动，我被击败了。我觉得我就像有史以来最悲哀的失败者，因为我的快乐都寄托在猫身上。我的朋友都很好，只有我是个怪胎。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死亡（3）

接着所有这些关于宠物主人的调查开始出现了。我在《每日新闻》上读到，根据美国动物医院协会调查显示，53%的宠物主人会放下工作照顾生病的宠物。66%带他们的宠物看医生比自己看医生还多。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报告说美国有两亿三千五百万只宠物，53%的宠物主人在回家时会先问候他们的宠物而不是配偶（美国动物医院协会的调查说是72%）。我拿出了计算器，有一亿两千四百五十万像我一样的失败者。有些朋友说："再领养只猫吧。"其他人说："别再养猫了。"在爱猫训练场，专业是猫科动物行为的萨利文医生说："一定要再领养一只猫。这是对你来说最好的事，也是对毕默茨最好的事。"一开始我觉得这根本是背叛，但是，维茨死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接着马上我就在心底怨恨自己有喜欢这个提议的想法。但是我的确感觉到了痛苦得到了缓解。我想现在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全盘招供，承认自己喜欢"电视—墓地—打鼓—猫"的生活，也认同我内在失败者的本质；或者我可以假装那不是真的，我不是真的需要猫，我可以继续在极度悲哀中痛苦地生活。我爬下沙发，开始寻找一只新的猫。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投票

《甜心俏佳人》中有一个情节，特蕾西•乌尔曼扮演一名心理医生，她让艾莉想一首主题曲，在脑子里想一首能够感觉开心的歌曲。我需要感觉开心一点，所以我在寻找属于我自己的主题曲。我马上想到了《超越蓝色地平线》，很惊人，很意外。它从一首地狱之曲变成了希望之曲。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持续，所有都会改变，那么悲伤同样肯定也会结束。但这是维茨的死亡曲，所以我需要找一首其他的。我想试试维瓦尔蒂《荣耀经》中的曲子《Dominefiliunigenite》，旋律完美，而且节奏正好和走在街上的速度合拍，不过歌词是个问题。《Dominefiliunigenite》翻译过来大概是《主，唯一的儿子》。我的状况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歌对我真的有用，不是一开始就有用，也不是在你沉浸在再也没有美好日子的痛苦中有用。而是在最终否认和希冀的思想来临时，一首动人的曲子能带领你走出死亡的阴影。但如果你是去思索的话，肯定是一团糟的。艾柯上140人参与的投票：当你的人生遇到挫折时，什么能让一切好起来？或者，什么至少能让你觉得好受些？当其他一切都差不多很糟时，是什么让生活变得值得继续，或者值得忍受？只有三个人回答“电视”，虽然这会是我的首选答案。也只有两个人说是电影。有一个人说“对自己感到遗憾难过让我觉得很有趣。”这是什么？15%的人说是音乐。13%的人说是美食。10%的人说是他们的宠物。10%的人说是朋友。9%的人说是孩子。9%的人说是他们的配偶或男女朋友。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1）

最后，我收养了第一眼就看上的那只小猫，它从哈林区一家废弃美容院里被救来的，那里有个女人和5只老猫、6只小猫一起生活，那里的蟑螂比救出那些猫的营救者萨莉•史普纳有生以来见过的所有蟑螂还要多。还剩下两只小猫没被领养，它是其中一只。这两只小猫在爱猫训练场，坐在同一个笼子里，虽然两只我都喜欢，不过那只灰灰小小的更吸引我，因为它对我眨眼睛。但是它不让我抱，而我盼望可以再次抱抱小猫。我应该看看更多的猫，我一定要为毕茨做出正确的选择。萨利文医生建议我选另外一只公的好脾气猫，因为毕茨已经习惯做骄纵的那一个，“要确保你没领另一只争宠的猫回去。”我觉得那只小一点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关于谁是老大就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是这一只真的不那么小。我决定继续看看，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因为虽然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的确给了它希望然后又让它失望。他们送来维茨骨灰的那天，朋友玛丽安和我去了动物收容所看了更多的猫。维茨和毕茨就是从那里领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可能会有更好的运气。然而，他们没有足够多的小公猫。我选了两只当中稍微小一点的，但是感觉上去都不像我要的那只。我告诉自己一直等，等到找到那只感觉上去合适的。但是我等不了，于是我回到了爱猫训练场。“它是个火爆性子。”萨利文医生指着灰灰小小的那只提醒我。太好了！我把放维茨的盒子放进手提包，又借了一个袋子放那只小灰猫，然后把它们都带回了家。后来的两天我没有再看过这只小猫，因为它一直持续哭叫了两天，我开始怀疑也许它在爱猫训练场的那个笼子里觉得更开心。上帝啊，我依然感到悲伤难过，不过不是为了这个。我暂时叫他“巴迪”，因为我不能马上想出一个真正合适的名字。外加我还有这样一个骇人的想法：也许我不该这么匆匆地就给这猫取名字，因为名字太……太永恒不变了。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2）

我拿出了水和食物，但是小猫都不碰。呵。又有一只猫要在我的照顾下死去了。我试了不同的食物，维茨和毕茨病了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它们总会吃婴儿食品或者软的食物。我给这小猫吃婴儿食品和软食。但是两天两夜过去了，它依然不吃不喝。我给爱猫训练场打了电话。“到了合适的时候，他会好的。”我努力不哭。维茨和毕茨是马上就喜欢上我的，它们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蜷缩在我的臂弯里。这只小猫是谁？它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会在这里？那天晚上我梦见小猫睡在一只球上，就在维茨最喜欢的地方——我的肚子旁边，后来我在痛苦中醒来。渴望是难以忍受的，它永远也不会像维茨那样热情，而我们也不会那样亲近。那个被我刻意回避的想法冒了出来：我领了只错误的猫回来，我要把它带回去。然而，我知道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领了一只永远也不会爱我的猫，而我却一直缠着它。然后我哭了，我的哭声让小猫也哭了。毕默茨走进另一间房，躲了起来。第二天晚上是《黑道家族》新一季第一集播出的时间，我一直盼望着能收看。就在《黑道家族》刚刚开始时，小猫开始在沙发底下伤心地哭叫。“怎么了，宝贝？你想要什么？你害怕吗？”它还是继续哭啊哭。我想，忽略它，我都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接着看电视好了，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没用的。“喵，喵，喵，”它叫着，听上去就像“谁来帮帮我？”看电视根本不可能。好吧，什么？什么？我试着也对它喵喵叫。我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一只难过害怕的小猫——那是高八度的喵喵声，最后声调像问句一样上扬。这让它叫得更厉害了，接着是一阵猛烈的抓啊刮啊的声音，因为它把自己从沙发底下拖了出来。它从远处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叫，看着我叫，就好像对它的痛苦我能做些什么似的。接着它开始爆发了，吃了它所有的食物，然后用了它的小盒子撒尿。哦，很好，我正在想我是不是该训练它用那盒子呢。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3）

两天以后，巴迪变成了我所知道的最热情的猫。如果有机会——意思是如果我不移动位置——它就会和我蜷缩在一起，然后像小型机关枪一样不停地咕噜咕噜叫。除了它到处乱跑把整个地方弄得一团糟的时候。它会到处东奔西跑，撞翻所有可以撞翻的东西：书、订书机、眼药水滴管。我在写作的时候只要抱着它，它就非要拿头顶着我的脖子不可。所以我必须习惯脖子上隔着一个脑袋打字。如果巴迪试着靠近毕默茨的话，毕默茨会发出嘶嘶声，但是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巴迪不会走开，而且即使白天毕默茨会嘘巴迪，晚上的时候，他还是会让巴迪把头搁在它肚子上睡觉。你从哪里来的，这么棒的小猫咪？我又给爱猫训练场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它们是从一个叫城市动物的动物抢救机构把它领来的。接着，城市动物给了我萨莉•史普纳的联系方式，她是那个收留巴迪还有其他所有猫的人。我打电话找了她。“去第十七大街，在第123街和第124街中间，找一块有美国黑人女性照片的美容院招牌。”她这么指示我。我找到了，在一项叫恩尼斯•弗朗西斯住宅的工程对面，一家自助洗衣店和一幢废弃楼中间。招牌上的女人看起来也可能是拉丁血统。招牌上写着：“露丝小姐呈现……天使之手，美发&美甲，第123号理发店。”窗户用水泥封起来了，一扇棕色的大门彻底阻挡在店面前，一个蓝色的电话亭里挂着一个坏掉的电话位于右边。我往里看了看，却只能看到大门后自己的映像。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嘿，小妞，来和我上床吧。”“嘿，好了，”另一个人说，“你不认识她。”我从来没有去过哈林区，不过我喜欢我看到的。我想住在这儿。（自我提示：哈林区，斯泰西和朋友们的退休之家另一个可能的选址？）

《与猫共舞的单身女人》猫（4）

现在，每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不动的时候，巴迪就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以它最快的速度，还总是会撞到些什么，然后狠抓掉下来的任意东西。轰隆，是放在我咖啡桌上的宗教三联画。暂停。抓了一分钟。跑。轰隆，是我书桌上的笔筒。暂停。像疯了一样抓，狠抓狂暴症。跑。轰隆，是电话。暂停。抓了几秒种，没法抓。跑。轰隆。是我的眼镜。暂停。抓了一分钟。跑。巴迪这个名字定下来了，这很好，巴迪是个好名字。他的昵称表会慢慢长起来的。我刚刚加上了“巴迪牛脊肉专卖”，根据我以前在剑桥最爱的餐厅取的。我闻了闻他的头，看看他的味道和毕默茨的比起来怎么样。巴迪闻上去像葡萄苏打水。（毕默茨，你该记得的，闻上去像树叶。）米卡尔说：“你家的鬼喜欢巴迪。”我又提醒了他一次说这是一个不喜欢猫的鬼。“我一直告诉你，”他回答说，“那个鬼希望屋子里能有个孩子，现在有了。”